



# 汉水

HANSHUIWENXUESHUANGYUEKAN



襄阳新风·桃园春晓（枣阳市）

2026

01

文学双月刊

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办

准印证号（鄂）4200-2025397/连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 风是有形状的

■ 弄潮襄江 摄影 / 配诗

风三级跳跃过大山时，翻滚出“几”字形  
风跑过幽长的隧道时，是明亮的圆柱形  
风挤过老家漏风的房屋时，是多棱形的  
大象无形。我知道风也是无形的  
它的形状来源于目之所及处的折射  
比如，在北戴河不同小镇  
桥上有两个把风笑弯腰的人  
和桥下孤独的影子  
三人正好构成了不等边三角形  
如果不是墙上那句“你和风都很浪漫”  
我看到的无疑是紧张焦虑与不安  
就像那只蹲在墙上瞪大双眼的黑猫  
你以为它在盯着你，其实，它盯的  
从来都是那只准备出洞的老鼠

## 新大众文艺的生活质感

■涂玉国

日前，从未写过小说的樊城区干部开来，给我发来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险峰》，让我大吃一惊。当我以怀疑和审慎的眼光看完这部小说后，先入为主的质疑顿时烟消云散。

《险峰》是一部关于中国保险业发展断代史的小说，也是一部基层保险员的奋斗史和创业史。小说以主人公刘自强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一波三折的人生起伏，书写了一个处在人生低谷的保险员，不甘命运安排，逆风而行，最终实现华丽转身的奋斗史诗。小说把保险员的个人命运与保险业发展历程相互交织，不仅呈现了中国保险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也让人从中窥见了中国经济的沧桑巨变。

这部小说最吸引我的，一是题材新颖，小说所描写的保险行业，很少有作家涉足。二是小说内容真实生动，充满着生活质感。虽然创作手法还不太成熟，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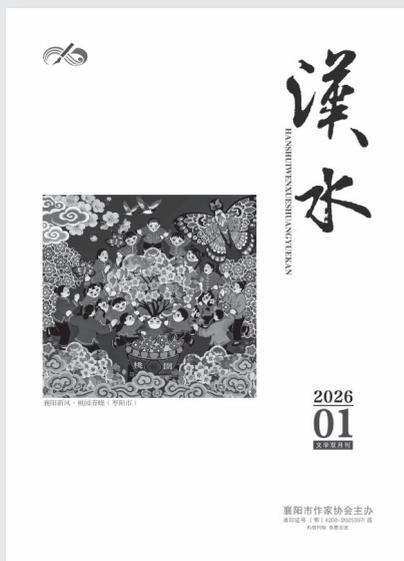
由这部小说，我想到当下一个特别流行的创作现象：素人写作。素，《说文解字》说，“白缣缁也”，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织品。由此引申出来的素人写作，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作者的身份都是普通人，如，在北京当育儿嫂的襄阳老乡范雨素、煤矿工人陈年喜、外卖小哥王计兵、快递小哥胡安焉等等。二是这些人的创作几乎没有经验和技巧，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带有原生态生活的质感，又不时吸引着公众眼球。

《庄子·天道》说：“朴素而天下之莫能与之争美。”西晋玄学家郭象说：“夫美配天者，唯朴素也。”内蒙古大学教授高建新也说：“朴素是一种质朴无华的原生之美，它所展示的是事物的本真状态，有打动人的内在力量，所以天下众美莫能与之争锋。”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明确目标。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希望对人倾述、希望记录生活，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就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向往，素人写作也便应运而生。随着大众文化素养的不断提升，素人成为作家已不再稀奇。网络小说的持续火爆，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个希望精神富足的人，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用心体察生活，并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态度、生活感悟真实呈现出来，兴许就能开辟一片新天地。诚然，有些素人作品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因为他们的故事鲜活，充满烟火气，充满人情味，充满生活质感，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假以时日，这些作者没准儿就能成为优秀作家。

湖北文学奖优秀文学期刊



总第 114 期



襄阳市作协微信公众号

### 本刊诚赠：

湖北省作协主席团

全省兄弟市（州）作协

全国知名文学刊物、全国 50 家知名大学图书馆

襄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直相关单位

襄阳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全市作协会员、全市农家书屋

# 目 录

CONTENTS

## 卷首语

001 新大众文艺的生活质感 / 涂玉国

## 昭明小说

004 带着继父去报恩 / 吕先觉

011 正月里 / 秋 泥

020 十万火急 / 张 旗

032 离人怨 / 子 青

041 哑炮 / 杨光举

## 习池春水

049 唐河记 / 席星荃

057 远方的远方在哪里 / 茉 莉

064 天池山的秘密 / 魏祖华

070 襄阳碑刻记 / 李俊勇

077 生活点滴录 / 徐丽萍

082 儿时农事 / 郝敬东

088 兄弟 / 余先强

## 鹿门诗苑

095 刘路遥的诗 / 刘路遥

097 在神农架（组诗）/ 牛合群

099 开往春天的列车（组诗）/ 肖 棣

101 堤岸上的茶摊（外三首）/ 余 公

102 平凡的我们（外二首）/ 李 振

103 阳光照耀我们（组诗）/ 秦 慰

104 记忆中的荒原 / 李 默

105 城墙薜荔（外一首）/ 大 江

## 新时代报告

106 云上光阴 / 柯 凌

114 尧治河的昨天和今天 / 郑能新

123 黄龙观的路 / 杨龙声

## 美术欣赏

全景壁画《荆山楚源》欣赏

稿约

征稿启事

主管：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

襄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襄阳市作家协会

顾 问：孙 峰 桂全宝

社长、主编：涂玉国

执行主编：唐启意

编辑部主任：唐启意（兼）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春 王宇飞 王海燕 李道立

张 旗 周世菊 涂玉国 唐启意

蔡咏梅

地址：襄阳市襄城区铁佛寺路 57 号

邮编：441021

邮箱：3960822371@qq.com

承印：襄阳鑫汉江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襄城东街 67 号

印数：3000 册

印刷日期：2026 年 1 月 18 日

# 带着继父去报恩

■ 吕先觉

周末早上，突然接到继父周世德的电话。他像先前喊摇把子电话那样，喂喂喂一阵后大声问，立峰吗？你是立峰吗？我说是我，有事儿？你说。他说，没有，没有。我说，真的没事儿？他说真的没事，就是问问你不在家。我说，哦，哦哦。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于是匆匆挂了电话，匆匆从我住的小区到他住的小区。我敲门。他开门。我进门。他关门。他让我坐。我在沙发上坐了。他也在旁边木椅上坐了。我一眼瞅见他右手正轱辘盘着两颗核桃，晓得他身上并没啥事，一下安定许多。我问，到底有啥事？现在说。他说当真没啥事。我说没事儿你能打我电话？他说，看你说的，我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我说，我还不晓得你，老人机一天到晚都关着，从来不接，从来不打，你啥时主动给我打过？他低下头，一脸秘密被揭穿后的尴尬。我趁空环视，这才发现只他一人。我看看手机，问，小崔呢？她还没来？小崔其实不小，跟我一样奔六了，但继父只能叫她小崔。继父一叫，我也跟着叫。她是我专

门就近请的保姆，每天从家里来给继父做三顿饭，顺便做做保洁啥的，剩余时间自由支配。继父看看门口，又看看厨房，说，真没来？我问问，我打她电话问问。刚把老人机拿起，又一拍脑门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她老公中风住院了，我专门交代她晚点来的。我说那就算了，让她先忙她的。

于是又匆匆出门，赶到小区楼下买早点，拎回来侍候他吃。他把油条拿起来，一截一截地撕，撕一截就往胶碗白米粥里放一截，再用筷子往下按一按。他按第三截时一下按偏了，差点把胶碗弄翻。恰在这时，两股清鼻涕不由分说流出来，他赶忙腾出手来擦上一把，又擦上一把。好像眼泪也跟着出来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小酸楚。我仰起头把天花板看了半天，然后对他说，算了，你还是搬过去跟我们一起住吧。继父把一截刚夹到嘴边的油条扔回胶碗，说，笑话，我一个大活人去跟着你们受憋？不去，把俩钱儿都不去。我看他这么说，也不再勉强，只问他，那你说，一大早打电话究竟有啥事？继父把

又一截夹起的油条停在嘴边，一脸惊异地看着我，说，我打你电话了？我当真打你电话了？我说，你看看，刚才还承认的转眼就忘，你是不是真得上健忘症了？继父一拍脑门说，都怪你，一提小崔的事儿我就忘了，一提去跟你们过我就忘了，你刚才说啥？我说你打我电话有啥事儿要说。继父说，没有，我当真就是问问你在不在家。我把手机往茶几上不轻不重地一丢，说，不是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还把我们当外人，还这样弯弯拐拐的。说，究竟有啥事儿？再不说我可真的要走了，真的再不问了。

直到这时，继父终于憋不住，一五一十说了他想说的事儿。

继父说，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儿。那时候他三十刚出头，在我们旁边那个县的镇上木制品加工厂供销科上班，那年秋天的一天，厂里派他单独到河南信阳木工机械厂采购旋切机。他之前也跟着别人到外省搞过几回采购，有这方面经验，就爽快答应了。于是到厂部开介绍信，到财务科领钱，到宿舍把设备款缝在裤衩里，把路费零用钱塞进衬衣口袋。然后出发，坐敞篷代客车到襄阳。然后坐k1198次火车过枣阳，过随州，过孝感，过汉口，再过花园、广水，一直到信阳。然后出火车站，坐公汽到信阳木工机械厂。一路顺顺当当，没出任何丫杈。接着进厂看设备，谈价格，订合同，验设备，付货款，提设备，找货车拉设备。也是顺顺当当，没出任何丫杈。出丫杈的是在准备随车押运设备回来的头天下午。继父本来准备出发往回赶，但甲方负责安装调试的技术员家里出了点急事要处理，只好等第二天一早再一起走。继父在旅社房间一时闲得无聊，决定到隔不多远的贤隐寺

逛逛。于是出门等公汽，上公汽。一路也还是顺顺当当，没出任何丫杈。出丫杈的是在公汽刚开到贤隐寺站，他正准备下车的时候。他跟着人群刚挤下车门，忽然感觉胸前有动静，像有只老鼠打那儿哧溜跑了一下。他本能地伸手一摸，发现衬衣口袋瘪瘪的。他心里一惊，抬头看见他前面一个女的正把他的钱包往旁边一个男的手里递。他猛地朝前一扑，死死薅住那女的后颈，然后大声喊着抓小偷啊抓小偷啊。那女人拼命挣扎，还想跑。他猛地把她掀翻在地，这才发现原来是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他伸手去夺钱包，早扑上来三四个同样留着长头发的男人。一个一扑上来就照着他的额头给了一拳，他猛地一闪闪过了，但后脑勺却挨了另一个男人重重一拳。他眼睛一黑扑倒在地，手里仍然死死揪住偷钱包的那个男人不放。接着他感觉背心挨了一脚，腰里挨了一脚，脑袋上挨了一脚，大腿上挨了一脚。他感觉身上到处都在挨脚。他仍然死死揪住偷钱包的那个男人不放。他忽然感觉后腰间像是被黑狗狠狠咬了一大口，接着像有一根筷子顺着伤口猛地一插，一直插到腰子上。最后他啥都感觉不到了，直到被人送到医院抢救过来。

继父说，他至今记得，那个送他到医院的人碰巧是木工机械厂的职工，姓仁名叫仁长贵，也跟他一样，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时在原料加工车间上班。那天他下班，也到贤隐寺玩，看到昏倒在地的继父，连忙拦下一辆的士将他送到医院。医生说，虽然小偷那一刀被皮带挡了下，腰部被捅得不深，但患者失血过多，加上浑身是伤，要是再晚来一步命就难保了。他就这样在信阳的医院住下了。过后一个多月时间，仁长贵只要有空，

就跑到医院来陪他，一直陪到他出院，还亲自送他上火车。

继父说到这里忽然打住，自顾低头吸溜米粥。我问，说完了？他吸溜一口说，说完了，就这事。我问他，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笑话，我老老的还哄你不成？继父说着，忽然弓下身子，解开皮带，把衣服努力往上掀。我一看，靠右边腰子的地方果然有一块拇指大的白疤。我相信他说的是真事，脑海里不知不觉跟着过起了电影儿。屋里一时很安静。

过了许久，我又问他，当时住院费还有回来的路费是谁出的？是不是仁长贵？他说不是，是厂里出的，实报实销。出事的第二天，厂里就安排人送过去了。送钱那个人当时也没走，一直照顾到他出院后才同他一起回来的。我问他后来又见过仁长贵没？感谢过人家没？他把头低下，吸溜一口米粥，又吸溜一口米粥，说都几十年了，几十年了嘛。我说，哦？你是不是回来后被这事那事给整忘了，连信也没给人家写一个？他这时不再吸溜米粥，而是把头捧起，轻轻摇着，说，呃，算是吧，算是吧。我说，我晓得了，你心里一直在抱愧，一直在抱愧这么多年没顾得报上人家的救命之恩。你现在给我说这个事的目的，是想在你有生之年让我带你到信阳去见仁长贵，当面感谢人家，把这个多年没报的救命之恩最后报上，是不是？继父一听我这样说，立即把头偏向一边，努力装着不正眼看我的样子，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这样说。我说你看你，又跟我搞弯弯拐拐那一套。算了，不多说了，明天我就带你去。

于是当真给单位请了调休假，当真带着继父去信阳。我想我必须这么做，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继父，再怎么说他陪伴照顾

了我母亲十多年，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如今他既然有这么大个心愿想了，我就得尽全力帮助他了了。不管咋说，我都不能背上一个忤逆不孝的骂名。

一开始，他想还坐那趟 k1198 次火车去。我说这趟车怕是早停了，坐不了了。他说那就坐高铁去。我说路程不是太远，坐火车不方便，不如我自己开车去。我原想把妻子也带着去玩玩，她开始满心欢喜，后来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又说单位上这一向事儿多，走不开，不去了。我也乐得简单清静，只带继父周世德一个人去。临走前我问继父带些啥礼物好，他说随便。我说那就带上一箱本地好酒，到了再用支付宝给人家转一笔钱。继父说随便，反正不要你出钱，我有退休金，我自家出。我说好好好，你出，你出。

我们早上八点多出发，走呼北高速，走麻安高速，走许广高速，再走 240 国道，走 312 国道，一路当走的走，当歇的歇，一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总体来说算是顺顺当当。不大顺当的是我的心情。这都怪继父周世德。他一上车嘴里就开始像抱窝老母鸡那样，一个劲儿地嗑嗑嗑，嗑嗑嗑。刚进高速时他嗑，哎哟，这路修得真好啊，好宽敞，好平坦。遇到隧道时他嗑，哎哟，这个洞子咋这大这长？看到路两边楼房时他嗑，哎哟，变了变了完全变了，我们那个时候在火车上看到的房子可都是矮趴趴的，一伸手都摸得着屋檐。总而言之，他是看到啥稀奇就嗑啥。路上跑着他嗑，服务区歇着也嗑。我忍不住很委婉地数落他了。我说他几十年没出过远门，外面世界变化肯定大得很，感到稀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好都放在心里莫嗑出来。我还说在车里嗑不要紧，要是下车了到人场中还

这样嗑，别人就会看我们笑话，就会把我们当成没见过世面的山巴佬儿。我说着说着，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响。是继父发火了。他用手咚咚擂着扶手让我停车，说不去了，不去了。我在心里笑了笑，说，真不去了？他说真不去了，把俩钱儿都不去了。我说高速上不能停车，也不能调头咋办？他说我不管你的，反正我不去了。我说那就等下一个出口再说。继父哼了一声，重新坐周正，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我在心里笑了笑，伸手在屏幕上点开音乐。伴随着轻快优美的旋律，车外视野越来越开阔，一幅幅有如油画的秋天风景不断朝我们扑来，又不断在我们背后退去。不知不觉中继父又开始嗑上了。不知不觉中我看到了信阳的路标。不知不觉中我们到了信阳木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大门口。一看显示屏，已经十二点过一刻了。

于是把车子开到离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停好。于是扶继父下车，随便走进一家小餐馆吃饭，然后就在小餐馆一直等着。下午行政班时间一到，我就扶着继父直奔公司办公室。继父自打一到厂区大门口就开始嗑，说变了变了完全变了，连当年的魂儿都看不到了。现在进了厂区他嗑得更厉害。走几步就嗑一气，走几步就嗑一气。我也懒得说他，任他嗑。不一会儿工夫我们来到办公室。我一进门就点名要找办公室主任。一个戴着副大黑框眼镜的小伙子仰起头来，问我们有啥事儿。我说我们是哪儿的哪儿的，专程过来找一个人。他说咦，我以前听我爷爷说过，他好像也在你们那边待过。说着站起身和我握手，吩咐一个正低头掐手机的姑娘为我们泡茶，然后领我们到沙发上坐下。一阵礼节性寒暄后，我再次说明来意，说要找仁长贵这个人。小

伙子问我，仁长贵是谁？没听说过啊。我就把继父说的那个事简略地说了一遍。我说的的时候，继父不时做补充，并一再强调重要性。小伙子当即对继父伸了个大拇指，说咦，老爷子您行，真行。继父说，你说啥，我没听清。小伙子大声说，我说您年长德高，知恩图报，让人敬佩。继父说，看你说的，有恩不报，那还叫个人吗？小伙子说那可是那可是。继父问，仁长贵原来是你们这儿的职工，你没听说过？他是仁义的仁，长短的长，富贵的贵。小伙子说咦，都四十多年了哩，老板换了七八个，员工也换了十几茬，不光我不认得，恐怕公司所有人都不认得。继父说，那这可咋办？说着看向我。我想了会儿，用商量的口气对小伙子说，能不能帮我们查查原始档案？小伙子说，咦，这倒是个法子。

小伙子领着我们进到里间档案室。我们在旁边看着他找。一柜挨一柜打开。一袋挨一袋打开。一册挨一册打开。最后小伙子无奈地朝我们摊摊手，说建厂以来的所有花名册都翻遍了，只找到一个叫任传贵的，没有找到叫仁长贵的。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说不定继父当年听混了，记错了，兴许他所说的恩人就是任传贵。我把想法一说，小伙子说有道理，在厂时间对得上，上班车间也对得上，应该就是他。继父也连连说是，他说可能当真听混了，当真记错了。我当即用手机把写着任传贵家庭住址的那一行拍了下来。

于是谢过小伙子离开厂区。于是按着导航指引直奔任传贵所住的任洼村。这是个紧挨信阳市区的小村，四周都是些高高低低的丘陵，中间一大片一大片稻田。丘陵上下多是乌柏树和柿子树。乌柏树叶都红得发亮。柿子树叶落光，只剩一疙瘩一疙瘩柿子，也

是红得发亮。稻子早已收割完毕，田中尽是一些枯黄的稻草把子。偶尔看见几个人影儿在远处晃动，不时听到三蹦子跑动的声音。整个村子有些空旷寂寥。忽然刮起大风，满洼乌柏树叶乱飞，不时有几片打在挡风玻璃上。说来真有些神奇，我刚把车子开到一栋老红砖房子跟前时，风就无来由地停了。满地都是金灿灿的阳光，满地都是红得发亮的乌柏树叶。凭着直觉，我把车子直接开到场子中间停下。我刚一下车，恰好看个戴着黑色线帽的半老女人正端着簸箕出来。簸箕里装满已锄好的柿子，分明是要端到场子边柴垛上晾晒。我喊了声大姐，上前问她这里是不是任传贵的家。半老女人瞄一眼我和继父，又瞄一眼车子，回答说是的，咋啦？我和继父顿时兴奋不已。我又问，是不是曾在信阳木制品机械厂工作过的任传贵家？半老女人说，是的，咋啦？我说不咋，我们是专门打湖北那边过来的。我说完又把继父说的那事简短地对她说了一遍。没想到半老女人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泄气的消息。她说这里原来确实是任传贵的家，但他们早把房子和山林田地卖给她们家了，现在和任传贵没有半点瓜葛了。我问任传贵呢，他搬到啥地方了？她说死了，早在十年前就得病死了。我说那他的家人呢？女人说都走了，他老伴儿当年跟着唯一的儿子到广东那边住了。我说你晓得他们的联系方式吗？她说不晓得，不光她不晓得，村里人都不晓得。我和继父都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我哦哦半天，最后问她晓不晓得任传贵坟墓在哪儿？她腾出一只手往对面水田边上一指，说，那儿嘛。

于是谢过半老女人，到车上取出一瓶酒，扶了继父沿着田埂一步一步走到任传贵的坟

地。这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土岗，长满了叫不上名的野草和叫不上名的灌木。叫得上名的只有一棵柿子树，两棵乌柏树。两棵乌柏树一左一右分别长在坟墓两侧，分明是下葬时有意栽上的，都老粗老粗了。继父看看墓碑，又看看四周，连出两口长气。继父说，这人，真说不到啊。我说唉。然后一左一右在墓碑前蹲下，一起动手清理杂草和枯叶。很快能看清全部碑文。果然是任长贵的坟墓，果然是十年前因病去世。我问继父，咋办？继父说，你说咋办？我说要不你先这样。我说着递上酒瓶。继父说，也行，我先敬我传贵兄弟一杯。说着接过酒瓶，双膝跪下。继父一下一下拧开瓶盖儿，把酒瓶一点一点举起，忽然又把酒瓶放下，回过身子看我。我说，你先说上几句，不要干巴巴地敬。继父不开口，一直看着我。我说你是不是一时想不起说啥好？继父还是不回答，一直看我，还流鼻涕。我立马想到了中风，赶忙上去扶他。继父忽然眨了眨眼睛，利索地擦掉鼻涕。继父说，如今的人都喜欢在手机上发个啥音，是不是？我说那叫抖音，也就是把自己拍的东西发到抖音上。继父说，听说只要一发，满世界都看得见，是不是？我说是。继父说，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我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你报恩这事儿也发到抖音上？继父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这样说。我说你看你，还在跟我搞弯弯拐拐那一套。

于是围着继父用手机前后左右拍摄。于是对拍摄内容稍加整理修剪。于是将视频发到抖音上。视频中先是一段任洼村的远景近景，继而推出一行楷体字幕：年近八旬的继父周世德，不远千里从老家安康赶到信阳，报答四十年前的救命之恩……接着镜头慢慢

拉近，拉近，继父手捧酒瓶神色庄重地伫立在任传贵坟前。继父用类似哽咽的腔调说，传贵兄弟，老哥我来看你了。老哥来晚了啊。继父说完，朝着墓碑双膝跪下。继父一下一下拧开瓶盖儿。继父双手把拧开瓶盖儿的酒瓶一点一点托起，托起，一直托到他不能再往上托的地方，然后停住。继父说，传贵兄弟，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是四十多年了啊。这么多年不是我想不起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老哥我确实有难处啊。自打分别后，老哥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不是这事就是那事，不是这病就是那病，哎传贵兄弟，你在里头看得到我们吗？听得到我说话吗，来，老哥现在敬你一杯，不，老哥敬你一瓶。哎传贵兄弟，你慢慢喝，喝好。继父说罢，把酒瓶放低，再放低。然后朝墓碑抵近，再抵近。再然后，他开始像浇菜苗那样，来来回回地倒酒。为了突出效果，我专门趴下身子来了个特写。这样最后镜头就格外醒目，一股股清亮的酒水源源不断流下，流下，一直流，涌泉相报的寓意十分明显，不言自喻。

说来抖音还真是个好东西，我刚把这段视频发上去，没过十分钟，就收获了528条评论，1500个红心，4369个转发。等我们再上车时，评论已达789条，转发已达9561个。红心更是蹿升得惊人，竟然高达36541个。

于是带着继父回到市区，随便找了个宾馆登记住下。我向继父建议，晚上好好歇一歇，明天上午带他到市区附近景点随便逛一逛，然后取道唐河、南阳、西峡、商洛，最后到西安，一路玩个七八天后，再从安康竹溪方向回家。继父听说自己报恩这事儿已在网上引起那么多人关注，当然很高兴很满意，一口答应我的建议。

于是有说有笑地出来吃晚饭。这时天已黑定，满街灯火亮起。一眼望去，尽是小餐馆和快餐摊儿。我扶着继父，一家挨一家往前找，最后进了一家名叫鄂豫人家的餐馆。我们一进去才发现这个小餐馆其实蛮大，生意蛮红火。早有一个胖胖的小嫂子迎了过来，将我们引到靠里边的一个位置坐了。小嫂子一说一脸笑，声音好听得像在唱歌。她问我们吃点啥，自己点。我就拿起菜单点了一个信阳板鸭，一个焖罐肉，一个筒鲜鱼，都是信阳地方特色小吃。我问继父还想吃点啥，他说随便。于是又点一个小白菜和一个紫菜鸡蛋汤。正准备动筷，继父弯腰捂住了肚子，嘴角跟着一扯一歪。我又立马想到了中风，赶忙上去扶他。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在我面前直摆直摆，接着站起来四下搜寻。我一下明白他这是内急，忙问小嫂子一号位置。她伸手指了指楼梯间，就小跑着去门口迎候又一拨客人。我上前要扶继父，他一把推开了我。继父说，笑话，我又不是小娃子，还怕找不到厕所？我只好回到餐桌安心等他。忽然又传来小嫂子唱歌似的声音。我抬头一看，打门口进来一老一小。是小的搀扶着老的进的。老的虽说红光满面，但后背驼得厉害，胡子眉毛全白了，年纪少说也有九十往上。小的不胖不瘦，斯斯文文，戴副大黑框眼镜，竟然是下午接待过我们的那小伙子。我正考虑是不是上前打个招呼，他们已被小嫂子引到跟前，到我们旁边空桌上坐。小伙子显然也认出了我，嘴里一声咦，又是一声咦。我也说，嗨，嗨。我们双手不由自主地握在了一起。小伙子说，咦，巧，真巧。我说，那是，那是，人生无处不相逢啊。小伙子问，找到任传贵没？我说找到了找到了。小伙子

说，找到了就中，找到了就中。咦，老爷子呢？我笑着指指楼梯间。小伙子也笑。接着向我介绍老的，说这是他爷爷。我问贵姓，他说免贵姓阚，门里敢的阚，我们这边人老人少都喊他老阚。我上前握住老阚的手说，幸会幸会。小伙子接着向老阚介绍我，说我是哪儿的哪儿的，这次来是做啥做啥的。老阚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忙问我继父姓啥叫啥。我说姓周叫周世德。老的一拍桌子说，搞半天，是他呀。我说您认识我继父？老阚说，烧成灰铺大路上我都认得。我当年就在那个镇上分管乡镇企业嘛。

于是赶忙倒茶，还邀请他们一起吃饭。于是接着说我继父。老阚说，我继父年轻时其实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孝之子，对两个老的从来都没好好孝顺过。在木制品加工厂上班时，一年到头也懒得回家看望，一有空闲就跟街上混混儿们赌博抹牌。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我真不晓得。老阚说，你们隔着一个县在，当然不晓得嘛。对了，他还有个笑话，你听说过没？我说，你说说看。老阚瞄了眼楼梯口，说，不说了吧。我说，没事你说，他的习惯我晓得，没得大半个小时解不好。于是他就说了。他说有一年，继父的父亲得急病死了，家里派人到厂里把信儿，找遍了全厂没找到。最后在一个麻将场上找到了。把信儿的人把情况一说，继父却纹丝不动，嘴里嗯一声，继续摸牌打牌。把信儿的又催，说还是赶快回吧，家里等着你主事儿哩。继父还是纹丝不动，嘴里嗯嗯两声，继续摸牌打牌。把信儿的只好继续催。一家伙把继父催烦了，说慌啥，慌啥，等我这把清一色和了再说。就这样，这个笑话一下传开了，以后只要有和继父开玩笑，都会说，慌啥，慌啥，等我这

把清一色和了再说。也正是这个缘故，继父忤逆不孝的名声传得更开更响了，并且严重影响了他的婚姻大事，一直到六十多了还是光棍一条。老阚说他不明白的是，继父最后是咋七转八转成了我的继父。我说具体原因一言难尽，还是不说为好。老阚说好，不说，不说。于是又转到说继父这回专程报恩的事儿。我刚说到他在贤隐寺被小偷捅刀，却被老阚一挥手打断。老阚说，听他瞎说，他当年就是一个做饭大师傅，根本没出过远差，更没到过信阳。我说这，这不可能吧？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儿的事儿，他不可能瞎编吧？老阚说，谁晓得他的？

继父的事儿就这样穿帮了。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尴尬。眼看继父就要回来了，我连忙说声对不起，现在这个情况是不能一起吃饭了。我请求老阚他们赶快离开，尽量坐离我们远一点儿的桌上，过会儿继父回来时啥都莫说，假装都不认得。就是他真认出小伙子了，就当是碰巧，三言两语打发就是。至于老阚，因为年代久远变化太大，谅他也认不出了。我说的这些他们都同意了，照办了，总算没出丫杈。

接下来要说的是以后的事儿。继父的秘密虽然被揭穿，但我却一点儿都怨不起来，一点儿都恨不起来，相反还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我翻来覆去地考虑了一整夜，最后决定把这个秘密永远替他保守下去，一直保守到他百年归山为止。第二天上午，我装作啥事儿都没发生的样子，仍然按说好的计划带他到市区附近景点逛了半天，然后取道唐河、南阳、西峡、商洛，一路玩到西安，等我们回到县城时，已是第五天傍晚了。

于是先送继父到他住的小区。于是打电

# 正月里

■ 秋 泥

昭明小说

正月里

这个冬天，没怎么下雪，给人感觉是干巴巴的冷。河流位于城市西部，这几年的降雪总是不那么平均。这不，眼看就要出正月了，突然开始下雪了。

雪是一点一点下起来的，先是飘那么一点细细的东西，落在人脸上，微凉。用手去摸，看看天，呀，下雪了，是兴奋的表情。渐渐地，

雪就密集起来，笼罩起整条河道，一派苍茫茫的景象。北方人爱雪，下雪的时候会产生大量负离子，当人吸入饱含负离子的空气时，会感到呼吸顺畅，神清气爽。下雪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使城市空气得到脱胎换骨般的净化。

阿斜就是在这个令人愉快的下雪天，回

话让小崔过来做晚饭。小崔刚一进屋，就给我们说了件怪事。她说，中午的时候，她正在给阳台上的花盆浇水，突然门被敲得砰砰响。她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老一小两个陌生男人，一人手里拎着个大包。那老的跟老爷子差不多年纪，小的跟我差不多年纪。小崔问他们找谁，做啥。那个小的说，他们从广西那边赶过来的，要找谁谁谁。小崔问他找老爷子做啥。 he 说是专程赶过来报恩的。小崔问他报啥恩？他说他爷爷有一年到老爷

子那个镇上做生意，犯了急病摔倒在山沟里，是老爷子亲自把他背到卫生院救活的，所以专程赶过来报答救命之恩。我问小崔他们人呢？小崔说她暂时支走了，说不定明天还会再来。我说，哦哦，哦哦。我转过头问继父，真有这事儿？继父说，笑话，我从来没跟广西人打过交道，也从来没救过哪个。我说，哦哦，哦哦。

继父仰起脸问，你老是哦哦是个啥意思？我笑笑说，没啥，就是我晓得了的意思。

到了居安里小区。

最先发现阿斜的是保安老张，老张负责居安里小区的西门守卫，他刚刚还在院子里扫雪，扫了门外又扫门里，扫出一身热汗后才清理出一条通道。当他回到保安室的时候，迎头撞上老佟的一脸坏笑。老佟也是保安，是他的搭档。他问，你笑啥，中五百万了？他知道老佟平时爱买双色球。老佟往外面歪歪下巴，说，瞎子点灯白费蜡了。原来老张刚扫完的地方，又被落雪覆盖了。老张就笑，我也没把这当活儿干，空气这么好，就是出去活动活动筋骨。说完，“咚咚”地踩着鞋子上的雪。

老张脱了大衣，接住老佟丢过来的烟，点着，然后抹了把玻璃上的水汽，习惯性地往西门外查看，这一看就被愣住了，前额好像被沾到玻璃上——老佟你快来，好像是阿斜回来了！不可能呀，老佟有些水蛇腰，摸着桌子蹭过来，也趴在窗户上看，呀！还真是阿斜回来了，这大冷的天，他怎么回来了，还没出正月呢，他还回来干嘛呢？俩人面面相觑，是啊，他怎么回来了，他女儿呢？

阿斜站在对面的槐树林里，细长的身影被乱纷纷的雪花模糊着，和槐树林几乎融为一体了。他只是稍稍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打开苫布，铺排起他的家什了。老张和老佟几乎同时跑了出去，他们跑进槐树林，跑到阿斜身旁，一左一右望着他：是阿斜吗，你怎么回来了？啊，你怎么回来了？

阿斜说，张哥、佟哥，是我……

这时，进出西门的居民有的也认出了阿斜，也纷纷围了过去，呀！这不是阿斜吗，你怎么回来了，你说，你怎么回来了！

阿斜回来了。这消息像雪花，一下子就

落遍了居安里小区的各个角落。人们顾不得下雪路滑，纷纷往小区的西门聚拢。这些人当然是在小区里走动的，或是出来玩儿雪赏雪的，今天是周日，所以人比平常要多。那些没出门的，趴在楼上，端着茶杯鸟瞰落雪，看别人打雪仗、堆雪人，似乎别有一番情致。可是，楼下的人忽然都跑了，好像老鼠搬家，一个衔住一个，往西边去了。那边出啥事了呢？要不要也出去看看呢。人呢，都好奇，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比猫都好奇。穿了大衣，裹了围脖，也下去了。西门外的槐树林里很快就聚集了一些人，有人大声问，阿斜你还回来干嘛？你怎么不在老家好好歇一歇？下这么大的雪，你还出来干嘛呀？

有随人流赶来的，不知情，就问：谁是阿斜，这人怎么啦？

就是西门收废品的阿斜呀，细细高高的个子，看人有点……

哦，他叫阿斜？问的人似乎就想起来了。

西门外收废品的阿斜，谁会不认识呢？谁家过日子还没有些废旧东西要处理呢？况且，阿斜来居安里小区已经六七年了。居安里小区的居民，熟悉阿斜的身影，简直就像熟悉槐树林里的那些树。甚至觉得，细细高高的阿斜，说不定哪天也会长在那里生根发芽的。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认同，不带一点排斥反应。事实上，沉默寡言的阿斜也确实像一棵树。

每天早晨六点钟，阿斜都会准时来到居安里小区，夏天还会提前一个多小时。而且永远都会推着那辆大号三轮车，三轮车两边各绑着一块牌子，牌子上用红油漆写着：收废品，收家具，收旧家电，收旧自行车、电

动车。字迹已经褪色、斑驳了。其实他主要是收些旧书报、废纸壳子、塑料瓶等生活杂品，其它项目都是替别人联系的，好像人家会给他一些提成，不多，但这也就是动动嘴的事儿。他在道旁的槐树林里放好台秤，再铺开两个大编织口袋，和一个绿色的大网兜。编织口袋用来装杂品，绿色的大网兜专门装塑料瓶子，金属类的直接放在车上。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阿斜就会笑眯眯地望着渐渐醒来的小区，等着老主顾上门。

阿斜的眼睛好像是天生斜视，当他若有所思地瞥着远方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注视着你。居安里小区的居民都叫他阿斜。是谁最开始叫的呢？好像是保安老张。物业经理为此还批评过他，说你怎么管人家叫阿斜呢？拿人家生理缺陷取绰号，多不文明。老张闻言拍着手笑，我是听他老婆这样叫，才跟着叫的。我也问过他老婆，我说你怎么管老公叫阿斜？他老婆听了也哈哈笑，说他小名儿就叫阿斜，在家里，他爸爸、妈妈和邻居都这样叫他，打小儿叫惯了。

也有人问过阿斜，我们叫你阿斜你生气不？阿斜听了就羞涩地笑笑，然后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说，我本来就叫阿斜的，这小区的人对我都挺好，我知道。

阿斜好像知道大家伙儿挺喜欢他，至于为什么喜欢他，就说不清楚了。老张说，是你阿斜长得帅呗。阿斜就不好意思了，张哥你净逗我，我一个收破烂儿的，和帅有关系吗？真的！老张煞有其事地说，打老远儿一看，阿斜，就你这身材，你这个头，真的很帅。老佟，那些女孩儿管这号儿身材的叫什么来着……

长腿“欧巴”。老佟大声说。

对，长腿“欧巴”，老张哈哈笑着说，你看你佟哥都这么说了，我没逗你吧。

但是近看不行，老佟接过话说，近看就完犊子了。三人又是哈哈大笑。老佟的话是有道理的，乡下人打小在田地里耕作，面皮总是先于年龄沧桑。细打量阿斜的脸，总是干巴巴的，翘着一层细小的白皮，还有眼角、嘴角，堆积着许多细细的褶皱。那双手就更惨不忍睹了，粗糙不说，还起了很严重的疹子，疤疤癞癞的。阿斜说，有时候女儿一边给我上药，一边掉泪，说爸以后咱不干这个了，什么也不用干了，我养着你和妈。

老张说，你女儿多懂事儿。

提到女儿，阿斜的脸上就笑开了花，懂事儿归懂事儿，人怎么能干闲着，什么都不干哪行？

阿斜不是懒人，整天忙，忙完自己的事又忙别人的事。有人喊，阿斜，帮我把菜拿楼上去吧，人老喽，实在拎不动了。阿斜就笑呵呵地帮人送菜。有人喊，阿斜，借你的推车使使，推点东西。阿斜应声，好嘞，我帮你推吧，你冷不丁儿使唤不好这车。人家说，不耽误你做买卖？阿斜就羞涩地笑，比人家还不好意思，我那算啥买卖。

阿斜总是有求必应，还童叟无欺。小孩子来卖东西，无论多少，他该过秤过秤，该点数儿点数儿，从不糊弄人。也有心细的人，大都是女人，在家自己用秤称好了，再让阿斜过秤。然后吃吃笑，真准，还多算了一点。阿斜就明白了，您称过了？下回直接告诉我斤数就行。人家说你信吗？阿斜听了就羞涩地笑，说这有啥信不信的。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好像凭空冤枉了人家。人家转过身去就念叨：这阿斜，真是个老实人。

五十号楼有个老头儿，八十多岁了，拄着拐棍，好像是得过脑血栓，落下了后遗症。老头儿走路的时候上身往左歪，走得极慢。老头儿住在小区三期，没事爱捡东西卖。老头儿好像捡东西不单单是为钱，就为有点事儿做。但捡东西这件事好像容易上瘾，老头儿一晃就捡了十几年。这几年老头儿更老了，身体也就越发歪得厉害。老头儿从三期过来，要走过好几栋楼，这对于八十多岁腿脚还不利索的老人来说，真不是一段近路。而且呢，老人也没多少力气，人家一只手拎着的東西，够他来回跑三趟的。

时间久了，阿斜就认识老头儿了，大爷，你不用来回跑，我去帮你拿过来。老头儿就笑，你帮我拿过来，我还怎么活动腿脚？阿斜就明白了，老人家不单是为卖俩钱儿。老头儿有时也会趴在围墙栏杆上喊，阿斜，有两箱啤酒瓶子，邻居给的，太沉了，我拿不动，你去我办公室取一下吧。阿斜听了就呵呵笑，好的，我一会儿就去。他知道老人说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家的楼道间。

有一次，阿斜发现老人一边走路一边往地上掉钢镚儿，有一元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的，沥沥拉拉掉了一路。阿斜跟在后面一一捡起，还给老头儿，发现是他衣兜漏了，就摸出个别针给别上了，嘱咐老人说，回家让儿媳妇缝上，不然都丢了。

老头儿逢人就讲，阿斜这人可真是不错，又勤快，又和善，比车库那边儿的强百套。

车库那边儿是哪边儿呢？原来居安里小区内还有一家收废品的，是两口子，住在13号楼下的车库里。小区居民觉得这两口子挺神奇的，想想，居安里算是高档小区了，寻

常收废品的连院子都进不来，他们却能在这里安营扎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对看着不起眼的夫妇，可能是有背景的。事实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原来男人的外甥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这个车库是男人的姐姐，也就是开发商的母亲送给男人安身落脚的。开发商的舅舅，在园区里操持个小营生，谁还会阻拦呢？物业乐意卖给开发商面子，这对后续的工作有好处。

车库的这两口子，男的叫黑子，人长得确实对得起他的名字，黑里透红，典型乡下人的面孔。黑子还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这就让他看上去更显得粗糙。黑子长相粗糙，人却很随和，不笑不说话。可是他的老婆呢，就让人看着不那么舒服了，个子矮矮的，俩腿儿短短的，最可笑的是，她的脸竟然也是短的，五官仿佛受了挤压，眉毛、眼睛、嘴，向两边咧着，让人觉得很滑稽。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这女人整天拧着眉头，仿佛对眼前这个世界，和出现在她家门前的人充满了怀疑。有人就问，黑子呀，你老婆怎么总是拉着脸，摆给谁看呀？每到这个时候，黑子就会陪着笑脸说，她有病，她心脏不好，总是心烦，大伙多担待。听黑子这样讲，大家就不说什么了。人都是有同情心的，谁会和一个病人计较呢？

说归说，人们还是不愿看到那张脸，因为那矮婆娘还时常奚落人。人家去卖废品，她用手掂掂，就扔在一旁，随手给你块儿八毛钱。想想，就她那副鬼样子，谁会信她呢？就问：你不用秤，缺斤少两咋办？矮婆娘听了就不愿意了，捡起东西“砰”地丢回人脚下，你们这些人真小气，个个住大房子，开好车，一堆破烂东西还跟人计较，你们缺钱吗？人

家听了当然不高兴，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缺不缺钱和你有关系吗？矮婆娘转身回了屋，你爱卖不卖。拿来的东西还会拎回去吗？人家一生气，就丢在路边，气呼呼地走了。人家走了，矮婆娘就走过去，捡起东西扔回自己家的大堆里，嘴里依旧嘟嘟囔囔，那么有钱，还这么抠门，死了能带进棺材吗？

五十号楼的老头儿也去黑子家卖东西，矮婆娘就更苛刻了，无论你拿来什么东西，就是给你一两毛钱。老头儿问，是不是给得少了点儿？矮婆娘听了就发火，把东西摔回老头脚下，嫌少以后不要来了。老头儿可怜巴巴儿地说，我也没得罪你呀，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摔我干什么呀？矮婆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走吧走吧，以后别来了。老头儿一步一摇头地走了，心里还在纳闷，我没得罪她呀。

尽管受气，老头儿还得去，谁让人是蝎子屁股——独一份儿呢。去归去，却学乖了，先远远地看一看，如果是黑子在那儿，就过去，如果是矮婆娘在，就再等等，或是明天再卖。但黑子老是开着车出去送货，还是矮婆娘在的时候多一些，如此，老头儿心里的烦恼也就多一些。

直到阿斜的出现，这种情况才得到改观。阿斜很受欢迎，人们宁可多走一段路，也愿意到他那里去卖东西。看着那些拎着废品的人，络绎不绝地穿过自己家门前，矮婆娘更生气了，见天朝着西门骂：婊子心里三把刀，连毛胡子不可交，最毒不过是斜眼儿，斜眼儿毒不过水蛇腰……

大家听了就发笑：你说这傻娘们儿，连带她自己和黑子，甚至连老佟都骂了。阿斜听人讲起，也不介意，说黑子大哥还是很不

错的，不笑不说话。

老张记得阿斜刚来居安里小区的情景。那时候阿斜经常挨欺负，有收废品的同行、有环卫的、园林管理的等等。阿斜刚开始铺摊的第三天，就有两个蹬着三轮车的人来了，看样子也是收废品的，是走街串巷的那种。他们把车“哐”地横在路旁，两人眼神不善，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阿斜，把阿斜打量毛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保安老佟看见了，对班长老张说，好像那边在欺负人？

欺负谁？老张问。

就是对面新来的那收废品的。老佟说。

那人挺好啊。老张说，不吱声儿不吱气儿的，每天收摊儿都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才没撵他走。老佟说，嗯，一看就是老实人。

槐树林里，那两人开口就问：谁让你在这里干的？

我自己来的。阿斜说。

你以为这里是你家院子，说干就干？另一个说。

还咋？阿斜懵了。

还咋？在这一片儿干，老四知道吗？

不知道啊，俺不认识谁是老四呀。

两人嘿嘿冷笑，撸起袖子，露出手臂上吓人的纹身，恶狠狠地说，你个傻子，打掉你俩门牙你就认识了！

这咋说呢？阿斜懵了。

咋说？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社会有社会的讲究，知道不？我们是老四的兄弟，你要想在这里干，得交保护费知道不？

这时，老张就走过去了，指着两人吼，

把三轮车推一边去，横道上不碍事儿吗！好狗还不挡道呢。两人见状，慌忙推车走了，临了压着嗓子说，我们明天来。

阿斜好像是吓坏了，站在槐树林里俩腿直打突突。好像是想，收个废品怎么就算踏进了江湖？还招惹上了流氓地痞？他害怕了，中午饭都没吃。后来想起，那两个人有些怕小区的保安，就买了一条“黄鹤楼”，去央求老张给说说情，看能不能少交点保护费。

老张听阿斜说明来意，就哈哈笑，老四？还他妈老五呢！不用搭理他们，这两个人见你老实唬你呢。老佟说，以后你就说是张班长家的亲戚，看他们还敢不敢讹你？老张说，烟你拿回去吧，我们不要。阿斜一张脸羞得通红，忙把烟塞进办公桌抽屉，说拿不出手的，拿不出手的。

第二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不过还没等靠近槐树林，就被老张叫进了保安室。阿斜隔着玻璃看到老张比比划划，拍着桌子吼叫，吼的什么他听不太清，但看那两个人好像是挺害怕的，犯人似的靠墙边站着。一会儿工夫，那两个人出来，顺着墙根溜走了。老张跟出来对他们背影吼，下回再敢来扯犊子，直接给你们送派出所去，妈的！

阿斜站在槐树林里，隔着道给老张作揖，可能是想到从此有了靠山，眼圈都红了。后来环卫的、园林的来找麻烦，都让老张挡了。

过后，阿斜问老佟，那些人咋那么怕张大哥？老佟说，这你就不懂了吧，告诉你，你张哥过去在保卫部门干过二十多年，收拾这些个山猫野兽，是他的拿手业务。

阿斜从此在槐树林站稳了脚跟。他视老张为贵人，隔三差五给老张送点东西，或是请老张老佟他们喝点小酒，因此相处得很好。

老张由此知道，阿斜的老家在辽南，祖祖辈辈是渔民。到了他这一辈，海里无鱼可打了，只好改种地了。岛上的地薄，长不出什么像样的庄稼，就随村里人出来打工。阿斜没啥手艺，只凭一把力气混饭吃，可是他天性木讷，蹲在路边根本抢不着活儿。后来跟人学收废品了，这行当又脏又累，但不用和人竞争，倒符合他与世无争的性格。阿斜的老婆呢，做临时工，有时跟人去刮大白，给人打下手；有时在烧烤店打零工，给人穿肉串，一天能穿二十斤肉，大概能赚个三十多块钱。但是这活儿也不好干，阿斜老婆的手几乎让竹签子扎烂了。阿斜心疼老婆，也没办法，他们得拼着命给女儿挣学费。

阿斜给老张讲，他有一儿一女，老大是儿子，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落下了残疾。但儿子腿瘸脑子不瘸，中学毕业后去汽校学了汽车修理，现在是县城修车行的技术主管。老板非常喜欢他，还把他招为上门女婿。老张说，行啊，你儿子厉害呀！那可不，阿斜也是满脸自豪，虽说老板那闺女长得不出众，但人家是全乎人儿啊。再说，也省了一大笔彩礼钱呢。

你占便宜了，老张指着阿斜笑，你小子看着挺实在，其实心眼儿挺多。阿斜吃吃笑，占啥便宜了，儿子不给人家了么？不过没啥，俺还有闺女呢。

说到女儿，阿斜的脸上就发出光彩来了，好像说话也利落了。要说俺闺女，那可不光是俺们家的骄傲，也是俺们村子和俺们镇子的骄傲，他以全县高考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省城医学院，也是俺那村子唯一的大学生。俺闺女从小就想当医生，说是做了医生就能给他哥治腿，给我治眼睛。

是啊，老张张大了嘴。这简直太让他意外了，收废品的女儿竟然考上了大学，居然还是医学院。不由得对阿斜心生敬佩。忽然想起：那医学院离这里不远啊，在仙女湖那边，也就几站地。

说是呢，阿斜笑，不然我跑你们这里干嘛。感情，你两口子是来陪读的。老张说。

嗯，阿斜若有所思地瞥着远方。父母都走了，儿子给了县城，老家也就没啥人了，女儿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其实就是坚持一下的事。老张对老佟说。老佟点点头，在一起做保安好几年了，老佟晓得老张心中的遗憾。老张是七四届知青，下乡没多久就累出了毛病，办了因病回城手续。养病期间正赶上恢复高考，老张匆忙上阵，报考了辽大中文系，结果当然是落榜了。成绩离走读生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收到了函授通知书。老张心气儿高，那些学习底子明显不如自己的都考上了，自己怎么能读函授大学呢？他决定重振旗鼓再拼一年。这节骨眼上，分配工作的消息就下来了。当时大批知青开始返城，整天浪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能进工厂上班，简直就是天大的诱惑。也是为了给父母分担些生活压力吧，老张放弃了高考，进工厂做起每月只有十九块钱的学徒工。几年后，那两批大学生陆续毕业了，他们全部分进了省市机关，公、检、法，或是电台、报社。

其实就是坚持一下的事儿，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老张的叹息里，埋着他的大学梦，或许还有别的。

老张经常嘱咐阿斜，再难也要把女儿供出来，能当医生，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啊。阿斜也会把女儿的事情说给老张和老佟听，不然他还会说给谁听呢？或许还可以说给那些槐树听，但槐树不会像老张和老佟那样，说些温暖体贴的话来鼓励他。阿斜说，女儿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而且学院还免了她好多费用呢。阿斜说，女儿生病了，是学院的同学们凑钱给她做了手术。阿斜还说，女儿处了对象，是医院的青年医生，小伙子挺俊的。每逢这时，老张和老佟就会做出夸张的表情说，是吗？我说阿斜，你女儿可真不赖呀，你晚年就等着享清福吧。

这时，阿斜就会咧开嘴，羞涩又开心地笑起来。阿斜这样开心笑的时候并不多，平时他就像一棵沉默的树，站在那里想着心事。阿斜说，为了女儿上学，家里借了许多债，他们只能拼命地做些事情还债，儿子也总是偷偷地给他们寄钱。老张看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他有时会问，阿斜，老婆今儿给你带的什么菜呀？阿斜说，白菜炖豆腐。第二天老张又问，阿斜，老婆今儿给你又你带的什么菜呀？阿斜就笑，豆腐炖白菜。但他似乎又很快乐，可能是心中有希望吧，那希望当然是她们的女儿。

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阿斜的女儿陪着母亲来给阿斜送饭。女儿的身材随阿斜，匀称修长，长相却随阿斜的老婆，清秀的面容，配着一双漂亮的大眼。老张和老佟禁不住赞叹，你这女儿简直就是挑着父母的优点长的。阿斜的女儿听了就给老张和老佟鞠了一躬，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望张伯伯和佟伯伯的，谢谢你们对我爸爸的关照，我爸爸常跟我说起你们。老张就说，应该的应该的，你爸爸是好人，我们和好人有缘。老佟发现阿斜女儿脖子上吊着一个牌牌，上面有一个又像手

又像鸽子的图案。阿斜女儿解释说，这是中国青年志愿者的标志，做活动时戴的。老佟就看着老张说，真是好孩子。

打那以后，老张就不再收阿斜的东西了，相反还会送些东西接济阿斜。老张说，哥哥怎么说也比你强一些。阿斜十分感动。

这一天，老张因为家里有事，上班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路上，老张看到早市门前有人摆起了节日用品摊子，有大红的对子，有金光闪闪的福字，有各种款式的灯笼，以及各式各样的仿真纸花。老张记起，还有一个月就过年了。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着一双大头鞋，那还是他在工厂时发的劳保鞋。大头鞋，老张想起来就想发笑，这款曾经被指定为军品鞋的大头鞋，里子是羊羔毛做的，又结实又暖和。但它笨重，现在的人讲究款式，谁还喜欢穿它呢。

把它送给阿斜吧。老张的媳妇说。

老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当年解放军就是穿着这种大头鞋在珍宝岛作战的，那可是零下四十多度啊。现在把它送给阿斜，站在雪地里收废品，简直就是物尽其用。时间过得多快呀，一晃，阿斜的女儿已经开始实习了。这意味着，阿斜就要苦尽甘来了。

槐树林里静悄悄的，阿斜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唯独不见他细高的身影。两只老鸱在枝头“哇哇哇”地叫个不停，老张心里一紧，涌上一种不祥之感，阿斜出什么事了？

保安室里站着一些人，他们正在小声议论着什么，他们都是居安里小区的居民。老佟看见老张劈头就说，阿斜女儿出车祸了，就在医院门口的人行道上，被车撞了。

老张脑袋“嗡”的一下子，他问，人呢，

人怎么样？老佟摇摇头说，估计够呛，阿斜接到电话的时候，说是正在急救。

又是汽车！老张把大头鞋“哐”地摔在桌子上，新闻里天天演这事儿，非死即伤，咱们这个城市真需要那么多汽车吗？

又过了十多天，阿斜给老张打来电话说，医院的老师同学都尽了力，可是女儿伤势太重了，没保住。

什么没保住，阿斜你说明白点？

女儿没保住，女儿走了。

女儿是什么呢？对别人家来说，也许女儿仅仅是用来娇、用来宠的心肝宝贝儿。可对阿斜家来讲，那是能撑起他们后半生的全部希望。可是这一切，一瞬间就没有了，好像一下子就被风刮得无影无踪了，令人猝不及防。

老张放下电话时，顿时嘴张得老大，老佟甚至看到了他嗓子里的小舌头。走了？什么是走了，什么是走了？老张晃着花白的脑袋问老佟。

你说，你怎么回来了？这大冷的天，还没出正月呢。槐树林里，老张和老佟一左一右，拉着阿斜的手问。阿斜的脸又黑又瘦，憔悴得让人心疼。这时有居民也围过来了，阿斜怎么回来了？啊，你怎么回来了？

我们回来陪女儿。阿斜说。

陪女儿？大家面面相觑，好像没听懂。

女儿没埋在老家，年轻轻就死了，在老家叫早亡，叫横死，不让埋族里的坟地。

那咋处理的？肇事方赔偿了吗？

赔了，还债啥的，都够用了。女儿的事情是学院和女儿同学帮着处理的，没用我们操什么心。

女儿埋哪里了？老张不停地抚摸着阿斜的后背，好像这样做就会让阿斜暖和一点。

哪里也没埋，按照女儿的嘱咐，都捐了，走的当天就捐了，眼角膜给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老师，还有肝和肾，能捐的器官都捐了。

哦——人群中就响起一阵惊叹声。继而，有人开始抽泣，这咋说的呢？咱这里的汽车把人撞了，人还把……

阿斜说，女儿说要报答学院和同学。

阿斜说，女儿说无以回报……

阿斜仰起脸，望着槐树林的上空，淡淡地说，所以我们就回来了，女儿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老张听了，一下子扭过身，挤出人群，身旁的人看见，有大颗的泪珠顺着老张花白的胡茬滚落。老张在路边弯下腰，狠狠地擤着鼻涕，又掏出纸巾擦着。多少年没这么掉泪了，还是我妈走那年哭过一场。老佟轻轻拍拍他的肩头，又拍了拍。

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停了，而且阳光也出来了。白雪覆盖的城市，少了许多棱角，多了些圆润，像起伏的旷野。那些槐树，根根枝条披着洁白素净的雪挂，雪挂毛茸茸的，像一串串绽放的梨花，沿河排去，晶莹剔透。

老张把阿斜让进了保安室，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说阿斜你喝点儿水。老佟递了条热

乎乎的毛巾给阿斜，说阿斜你擦擦脸。外面的人群呼啦一下就散了，刚才还围着叽叽喳喳的人群，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

也就是一会儿的工夫。陆续有人拎着东西来到槐树林，他们把东西放在阿斜的推车旁，转身就走。阿斜走出保安室，拦住那些人说，你们别走啊，我给你们钱。当他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就哭了。那些东西里有大捆的书报，有大袋子的塑料瓶，有不锈钢锅，有整桶的豆油，还有崭新的毛巾和被子。

人越来越多了，简直就是络绎不绝。

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场景，好像是每座楼里都走出那么一些人，手里拎着东西，往西门蜿蜒而来，让人想起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些支前的队伍。东西也越来越多了，渐渐地就堆成了一座小山。阿斜蹲在小山旁，低着头哭泣，刚开始哭声是压着的，后来好像是压不住了，变成了放声大哭，哭声冲出槐树林，回荡在河道的上空。

有人想过去劝劝，老张给拦住了，老张说，让他哭吧，他哭出来能好受些。

这时，有人看见黑子和矮婆娘也站在人群中，矮婆娘眼睛红红的，也是哭过的样子。矮婆娘扯扯黑子的袖子说，那么多东西，一会儿你就开车给他送一趟吧。黑子说，哎，一会儿我给他送一趟。

# 十万火急

■ 张 旗

咸淳八年，岁在壬申，冬深如铁。

朔风裹着江岸的尘沙，刀子般刮过樊城残破的垛口。城头仅存的宋字旌旗，在铅灰色的天幕下，被寒风使劲地拉扯，发出裂帛般的呜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混合了血腥、焦糊与冰雪初融的泥腥气。这气味，已在这里盘桓了整整六个寒暑。

半蹲在城墙上的陈渡，使劲地缩了缩脖子，喉结不停地滚动着。六年前，家乡随州陷落，父母和乡亲死于蒙古兵的铁蹄，他孑然一身，投奔襄阳。这里，成了他最后的家。袍泽，便是他的亲人。六年过去了，从最初的恐惧到麻木，如今已是深入骨髓的疲惫，可这气味里的绝望，更是一日比一日浓烈。

城下，蒙古人连绵的营盘，如同深冬里蛰伏的巨兽。忽然一阵机括绞动，沉闷如滚雷的声音，瞬间撕裂了死寂。陈渡猛地警觉起来，将身体更深地缩进冰冷的雉堞后面，脸颊紧贴着粗砺的城砖，他几乎能感觉到，那震动正从地底深处传来。他的心脏，在胸腔里开始狂跳。他死死地咬住下唇——他知

道，那催命的回回炮，又要开口吃人了。

“来了！”蹲在他身旁的老兵，从嘶哑的嗓子眼里艰难地挤出两个字，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

陈渡的视线越过垛口，死死地盯着对面。蒙古军阵后，几座庞大的器械，缓缓地昂起了头，狰狞得如上古凶兽的骨架。那是回回炮！数日前它们第一次咆哮时，抛来的巨石，轻而易举地砸塌了城楼的一角。砖石瓦砾混着血肉，瞬间化为齑粉的画面，至今还烙在陈渡的脑海里。他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瞳孔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恐惧。

“吱嘎——轰！”一阵巨大的破空声，比雷更近，更沉。带着毁灭的意志，砸落在士兵们的耳道内。

陈渡只觉得脚下的城墙剧烈地跳起来，仿佛遭遇无形的巨锤狠狠夯击了一样。沉闷的撞击声之后，是令人牙酸的、砖石结构撕裂崩解的巨响。就在他侧前方不远处，一大段饱经战火摧残，刚还在坚强挺立的外城墙，这会儿却如同被顽童推倒的积木，轰然向内

塌陷下去。紧接着，烟尘冲天而起，如同黄龙，遮蔽了视线。碎石顷刻间如雨点般砸在士兵们的头盔和肩甲上，乒乓作响。呛人的尘土里，立刻又掺进了浓得化不开的血腥。陈渡死死捂住嘴，这才没让喉咙里的哽咽冲出来。他知道，又一段防线没了，但他不知道，又有多少弟兄要埋在砖石之下？

烟尘尚未散尽，那塌陷的巨大豁口外，已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嚎叫，如同草原上嗜血的狼群闻到了血腥。黑压压的潮水，裹着皮甲和弯刀的寒光，向着豁口疯狂涌来。守军的箭矢，一波波射下去，却如同投入怒海的小石子，瞬间被淹没。

“堵住，堵上去！拼死也要堵住！”范天顺将军的吼声，从烟尘弥漫的豁口方向传来，嘶哑得已经变了调，却明显带着一股玉石俱焚的决绝。他顶在最前面，铁甲上糊满了血泥，头盔早已不知去向，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散乱地飞舞着。他手中的长刀，每一次挥下，都带起一蓬腥热的血雨。士兵们早已被这位主将的悍勇点燃，吼叫着，扑向缺口，用自己的身体、手里残存的木石，以及身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死死抵住那不断涌入的黑色洪流。陈渡看着范将军那佝偻却异常坚硬的背影，鼻子一酸。将军都快六十了，本该在家含饴弄孙，却要在这里，用命去填这无底的窟窿。

陈渡也被这股血气激得双眼泛红，正要跟着冲过去时，胳膊却被从旁边伸过来的一只铁钳般的手死死攥住。是吕文焕的亲兵队长，他脸上沾着不知是谁的血，嘴唇干裂：“陈渡，别去送死！吕帅有令，樊城……怕是守不住了！”

队长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巨大的悲

怆，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狠狠地扎进陈渡心里。他挣了挣，却没挣开，心里又急又痛。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弟兄们这么送死？他突然不知道该怨恨谁。

“吕帅要你活着，活着回襄阳！”队长的手几乎要嵌进陈渡的臂骨，“樊城一破，襄阳便是真正的孤城了。吕帅手中的那点兵马，能撑多久？朝廷的援兵……朝廷的援兵在哪里？”队长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质问。这质问，六年来已在每个守军士兵心中回荡了无数次。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指粗细、用蜂蜡封得严严实实的竹筒，塞进陈渡贴身的衣甲内层，“这是吕帅的亲笔血书！樊城破时，便是襄阳最后的机会。十万火急！你，必须冲出去！必须把它送到临安，送到官家手里！”

竹筒紧贴着胸口，虽是冰凉的硬物，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陈渡浑身一颤。

血书！

十万火急！

最后的机会！

这几个字的分量，重逾千钧。他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目光再次投向那血肉磨盘般的豁口。范将军的身影在烟尘和刀光中时隐时现，他身边的士兵正一片片倒下。陈渡的心被揪成一团乱麻。范将军、牛将军，还有无数弟兄，都在拼命死守，自己却要转身而逃？可队长的话，吕帅的嘱托，又像重锤敲在他脑壳上：活着，才有希望。

“可是范将军他们……”陈渡喉咙发酸。队长的眼神，如灰烬般黯淡下去，最后用力推了他一把，因力道过大让陈渡打了一个趔趄：“走！往西水门，趁现在乱，快走！别回头！”他最后的声音，淹没在一声震耳欲聋

的巨响中。

又一段城墙在回回炮的轰击下坍塌了。

陈渡最后看了一眼那浴血的身影，一咬牙，转身沿着城墙内侧的马道，向着浓烟升腾的西面狂奔。脚下的城墙在呻吟，回回炮的每一次轰击，都会让它剧烈地颤抖。耳边的厮杀声、惨叫声、城墙崩塌声，汇成一片地狱的喧嚣。

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脚步。双臂死死护住胸前的竹筒，仿佛护着襄阳城最后一口微弱的喘息——这竹筒里，是多少人的命啊！

通往西水门的狭窄巷道，已被倒塌的房屋和燃烧的梁柱堵塞了大半。陈渡手脚并用，在呛人的浓烟和灼人的热浪中艰难穿行。火舌舔舐着断壁残垣，火光映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转过一个街角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猛地刹住脚步，血液几乎瞬间凝固。

一小队宋军残兵，被数倍于己的蒙古兵死死压制在一条死胡同里。为首的那员将领，铠甲破碎，满身血污，手中一柄卷刃的朴刀却仍在疯狂挥舞，正是樊城副将牛富！他状若疯虎，每一次朴刀挥出，都伴随着蒙古兵的惨嚎。他身边仅存的几名亲兵，已个个带伤，背靠着燃烧的墙壁，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地上层层叠叠，双方士卒的尸体纠缠在一起，血水在石板缝隙里蜿蜒流淌，流近火焰，被烤得滋滋作响。陈渡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疼得几乎无法呼吸——牛将军，那个总爱拍着他肩膀笑说“小陈渡，等破了敌，我请你喝家乡的黄酒”的将军，怎么会落到这般境地？

“牛将军！”陈渡失声惊呼，下意识就要

拔刀冲过去。

牛富似乎听到了喊声，猛地一刀劈开一个扑上来的蒙古兵，血红的眼睛朝陈渡这边扫来。那目光里没有求救，只有一种生命燃烧殆尽的疯狂和决绝。“走——！”他的嘶吼声如同受伤的野兽，盖过了兵刃的交击，“告诉吕帅……樊城兄弟……没丢人！”

话音未落，两个蒙古兵从侧面扑了上来，手中的弯刀一先一后狠狠地劈向牛富后背。牛富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个踉跄前扑，避开要害，朴刀反手向后猛扫，将一人砍翻。但另一柄弯刀，已深深嵌入了他的肩胛。牛富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竟不顾剧痛，反手抓住那蒙古兵的手臂，用尽全身力气，将他狠狠掼向旁边燃烧得最旺的一堆烈焰。那蒙古兵惨叫着，在火中不停地翻滚。

因这奋力一搏，牛富自己也失去了平衡，踉跄着退后两步，后背重重地撞上了身后熊熊燃烧的屋架。火焰瞬间吞噬了他的战袍和须发，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狂舞的火人。

“将军！”陈渡目眦欲裂，眼睁睁看着那团人形烈焰在狭窄的巷道里爆发出令人肝胆俱裂的咆哮。牛富没有倒下，反而张开燃烧的双臂，如同浴火的凶神，扑向最近的两个惊呆了的蒙古兵。三人瞬间滚作一团，火焰疯狂蔓延，凄厉的惨嚎声撕心裂肺。陈渡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渗了出来。他看到了将军的眼里，迸发着从未熄灭的火焰。

陈渡闭上眼，一股滚烫的液体夺眶而出，不知是泪还是被火焰灼出的水汽。他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浓浓的血腥味。牛富将军最后那声“走！”，如同烧红的铁锥，深深地刺进他的脑海。他不再犹豫，借着浓烟和火焰的掩护，用尽全身力气，撞开一扇摇摇欲坠

的后门，朝着西水门的方向亡命狂奔。身后，牛富将军眼中那团燃烧的火焰，渐渐被更浓的黑暗，更大的爆裂声吞没。陈渡在心里一遍遍地喊：将军，我记住了！樊城兄弟没丢人！我一定把信送到。一定！

西水门附近，早已是人间地狱。显然，蒙古军已攻入城内，到处是混乱的巷战。残存的宋军被分割包围，零星的抵抗，如同风中残烛。通往西水门的最后一条长街，尸体枕藉，血流漂杵。陈渡伏在一辆倾覆的粮车后面，粗重地喘息着，胸口竹筒的压迫感，从未如此清晰，仿佛与心脏一起在狂跳。西水门那巨大的、被投石砸出裂缝的拱券，就在前方不足百步。门洞下，堆满了障碍和尸体，但隐约可见外面汉江的水光。那是唯一的生路。可他知道，生路从来都不好走。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里的血腥味。正待跃出时，“咻，咻咻！”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紧接着，数支力道强劲的狼牙箭，重重地钉在他藏身的粮车木板上，尾羽在剧烈颤抖。蒙古的游骑，如同嗅到血腥的秃鹫，在清扫战场，捕杀漏网之鱼。

陈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猛地缩回身体，背靠着冰冷的车轮，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衫。心想，硬冲过去，必死无疑。目光急速扫过四周，他发现除了尸体，只有几匹无主的战马，在街角惊恐地徘徊嘶鸣。冷汗，顺着额角滑落，后背已被浸湿，脑子里飞速旋转：硬冲是死，等待也是死，必须想个法子。

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带着腥味的氣息吹过，陈渡的鼻子下意识地抽动了一下。这味道……异常熟悉，不是血腥，也不是寻常的烟火，是那种特殊的油脂燃烧的气味。

他猛地想起：四年前，蒙军水师初成，在虎尾洲第一次大败宋军援兵时，江面上漂浮的蒙军战船残骸，燃烧起来就是这种刺鼻的味道。这是蒙古人战船上特制的桐油混合了兽脂。这味道此刻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混乱的思绪。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几乎同时，街角的一具“尸体”动了一下——那是一个装死的蒙古兵，正悄悄抬起手中的弩，对准了陈渡藏身的方向。陈渡的心跳骤然停了半拍，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电光火石间，陈渡猛地抓起一块尖锐的碎砖，用尽全力朝不远处一匹离群的战马掷去。碎砖砸在那马的屁股上，马吃痛，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嘶，发疯般朝着蒙古游骑的方向狂冲过去。他此刻只有一个念头：乱起来，越乱越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吸引了所有游骑的注意。惊呼声、呵斥声、马匹受惊的嘶鸣声，乱成一团。趁着这稍纵即逝的混乱，陈渡如同一只扑食的猎豹，从粮车后猛地弹射而出。他没有冲向水门，反而扑向旁边一具穿着皮甲的蒙古军，那是一具还算完整的尸体。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有时反而是最安全的。

他以最快的速度扒下那身沾满血污的皮甲，胡乱套在自己身上，又抓起尸体旁一顶带护颈的皮帽，扣在头上，总算遮住了大半边面容。皮甲上的腥臭味直冲鼻腔，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死死咬紧牙关——这点屈辱算什么？襄阳还在等他，血书还没送到，他不能死。做完这一切，他不再看水门一眼，而是弓着腰，学着蒙古兵受伤后蹒跚的姿态，朝着与西水门相反的方向——城内更深处，

跌跌撞撞地“逃”去。口中还含混地用刚学来的几句蒙语粗话，咒骂着，声音里充满了惊惶和痛苦，每一个动作都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生怕露出一丝破绽。

一个蒙古游骑似乎注意到了他，刚想开口喝问，旁边另一个同伴指着那匹还在横冲直撞的惊马，大喊起来，还好转移了注意力。陈渡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脚步却不敢有丝毫停顿，踉跄着混入一股被蒙古军驱赶着的、哭喊震天的宋人俘虏队伍之中。冰冷的蒙古军皮甲，紧贴着皮肤，那股浓厚的腥膻和死亡气息，包裹着他，仿佛坠入了地狱。他死死地护住胸前那个小小的竹筒，那是这地狱里唯一的光。他在心里默念：吕帅，范将军，牛将军，等着我……

隆冬的寒风，刀子似的刮过江汉平原，卷起地上的浮雪和灰烬。陈渡裹紧了身上勉强能蔽体的破袄，混杂在一股缓慢蠕动的人流里。这是被蒙古军驱赶着、离开已成废墟的樊城地界的难民，他们连在一起，像一条无声流淌的、绝望的河。

他脸上涂着厚厚的泥垢和烟灰，头发板结打绺，早已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只有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眸子，偶尔抬起，望向灰蒙蒙的南方天际时，才掠过一丝焦灼如焚的光。胸口那个硬邦邦的竹筒，隔着粗糙的布料和冰冷的皮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此行的目的。

血书！

十万火急！

吕帅最后的重托！

临安！

然而，距离冲出樊城西水门那地狱般的

景象，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他像一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野狗，靠着装死、乞讨、在野地里刨食一切能下咽的东西，才终于跌跌撞撞绕过了蒙古军大部队的封锁线，踏入了南宋控制的荆湖北路。本以为踏上故土，希望就在眼前，可这荆湖大地，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看着路边荒芜的田垄，听着难民口中断断续续的哭诉，陈渡的心一点点往下沉。这一路过来，竟没看到一支像样的宋军，也没听到一句关于襄樊战事的议论。难道朝廷真的忘了，还有一座城、一群人，在严酷的寒风里，用血肉苦苦支撑着？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这焦灼里，渐渐掺进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他心里飘起一丝疑虑，自己这任务，能完成吗？但很快他又挺直了佝偻的背。心想，不管怎样，得去临安，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把血书递到官家面前。

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沿途的城镇，十室九空。侥幸未被兵燹完全摧毁的村落，也透着一股沉沉的暮气。田野荒芜，偶尔能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农人，眼神中充斥着麻木，在残雪覆盖的土地上翻找着可能遗漏的草根。陈渡望着那片萧瑟的土地，忽然想起樊城城头的冬夜。也是这样冷，他和阿武背靠背，靠着垛口，分食一块冻硬的烧饼，阿武呵着白气笑道：“等开春了，老子要回家种两亩地，专种甜麦。”可他们都知道，阿武的家，早在三年前就成了焦土。如今，他自己也倒在了樊城的街巷里。

官道上，流民队伍像一条僵死的蛇，缓慢地蠕动。一个扎着总角的孩童，怀里抱着个破布缝制的娃娃，跟着老婆婆跌跌撞撞，每走几步就回头望，奶声奶气地问：“爹还会

来追我们吗？”老婆婆不说话，只是把孩子往怀里拉了拉，露出的手腕上，有一圈狰狞的疤痕——那是蒙古人烧村时留下的。队伍末尾，一个瘸腿的老兵拄着根断矛，嘴里反复念叨：“张都统当年多勇敢啊，他肯定能打回来……”可他浑浊的眼睛里，连一丝光亮都没有。

陈渡看着他们，只觉得那个藏在怀里的竹筒，瞬间又沉了几分。这哪里是护送一封血书啊，分明是背着数万亡魂的念想去寻找归宿。

他在路边一个支着茶摊的老丈那里，用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换了一碗浑浊的温水，喝完后，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问：“朝廷……朝廷的大军呢？”

老丈比那水还浑浊的眼睛，扫过他破烂却还残留着兵戈痕迹的袄子，叹了口气，声音干涩得像两块枯木在摩擦：“大军？后生，你是北边逃过来的吧？哪里还有什么大军哟！这几年，耳朵里灌的都是坏消息……张都统败了，夏将军败了，范驸马也败了……骨头渣子都埋在北边喽！听说……听说连樊城都……”老丈摇摇头，没再说下去，眼神里只剩下无尽的空洞。

“那襄阳呢？襄阳还在守吗？”陈渡急切地追问，声音都在发抖。

“襄阳？不久前听一位送信的说，吕帅常登城北望。”老丈茫然地抬眼望了望北边阴沉的天空，“谁知道呢？山高皇帝远，消息都断了。听说……贾相公在临安城里，日子过得倒是安稳。”提到“贾相公”三个字时，老丈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畏惧，还有一些麻木的讥诮。

贾相公，贾似道！此时此刻，这个名字

像一根毒刺，狠狠扎进陈渡的耳朵。在襄樊前线，这个名字就是所有绝望和愤怒的源头。克扣粮饷，拒发援兵，封锁消息。六年来，多少将士的血泪控诉，都指向这个远在临安、醉生梦死、未曾谋面的宰相。他想起去年冬天，粮道被断时，弟兄们嚼着树皮的情景，那天，吕帅望着他们，眼眶红红的，终究却只能叹口气。谁又敢真的把状告到临安去？想到这里，陈渡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已超出突破生死，搏命送信的范畴。他猛地咬住牙关，就在那股腥甜涌上喉咙时，硬生生给咽了回去。

后来，队伍行至一个稍大些的集镇，陈渡看到街角有座驿站，心里忽然燃起一丝希望。他攥紧竹筒，想找驿卒递封急信，可刚走到门口，就被一个挎刀的小吏拦住：“干什么的？”小吏斜着眼打量他。“官爷，小的有襄樊急报，十万火急！求您……”话没说完，小吏脸色骤变，像被那话烫到似的，后退了半步，厉声打断：“襄樊？胡说什么！快走！”陈渡还想争辩，小吏却压低声音：“前阵子有个货郎多嘴，说樊城怕是守不住了，当晚就被巡夜的兵丁拖走，听说扔进了钱塘江。你也想学他？”说完，推着陈渡往外赶，仿佛陈渡身上带着瘟疫。

陈渡踉跄着退到街边，心口一阵发寒。他早听说贾似道钳制言论，却没料到竟到了这般地步。连一个小吏都怕成这样，那临安城里，又有多少人敢说真话？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进入队伍。

后来一日，进入一座还算有些规模的小镇，镇口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的告示，几个残破的大字刺入眼帘：“……荆湖……大捷……斩获无算……圣心甚慰……”落款处一个花押，依稀是贾

似道惯用的笔迹。

陈渡身旁一个瘸了腿的汉子，眼里充满了怨气，看着告示沉默良久，狠狠啐了一口带血的浓痰，落在告示下方那摊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上。然后转身，蹒跚离去。

陈渡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沉入一片冰冷彻骨的黑暗。仅存的最后一丝侥幸，被碾得粉碎。看来贾似道不仅封锁了败绩，更在无耻地伪造捷报。那临安城里的官家能听到的，恐怕都是这些捷报。怀里的这血书，还能送到官家面前吗？那竹筒，此刻重得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一波波袭来，冲击着陈渡的意志。耳边，吕文德老师临终前那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叹，仿佛穿越了数年的时光和生死的阻隔，再次无比清晰地回响在耳畔：“误大宋者，我……也！”那声音里，是倾尽三江五湖之水也洗刷不尽的悔恨。当年就是他，力主在樊城外设置榷场，却变成了引狼入室，让蒙古人得以在眼皮子底下筑起那些最终锁死襄樊咽喉的堡垒。老师用生命为代价，刻下了这血的教训。可这教训，这两座坚城、数万将士枯骨写就的教训，可曾传到临安？可曾警醒那庙堂之上？

陈渡踉跄了一下，扶住路边一根冰冷的拴马石柱，这才勉强站稳。他抬头望向南方，临安的方向。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看不到一丝阳光。前路茫茫，希望渺茫如风中残烛。他下意识地伸手入怀，隔着破袄，再次紧紧攥住了那个小小的竹筒。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来，犹如离开樊城时在垛口摸着阿武被冻僵的脸。泪光中，他看见队长、阿武、范将军、牛将军都在对他微笑。这一刻，他坚定信心，就算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就

算注定撞得头破血流，他也要把这血书，送到金銮殿前，让那高高在上的官家，听听襄阳城最后的呐喊，听听无数个范天顺、牛富，在城破之时，用生命发出的不甘与怒吼！

他深吸了一口冰冷刺骨的空气，里面混杂着尘土、绝望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尸臭。重新迈开灌了铅似的双腿，汇入那无声流向南方的、绝望的灰色河流。行进的每一步，都踏在故乡破碎的山河之上。

咸淳九年早春，临江城。

料峭的寒意尚未褪尽，但御街两旁的垂柳已迫不及待地抽出了点点嫩黄。西湖水波不兴，画舫如织，丝竹管弦之声，随着暖风若有若无地飘散，熏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慵懒。这里仿佛被一层无形的琉璃罩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听不到北方的金戈铁马，闻不到樊城焦土的血腥，只有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

陈渡站在涌金门外，望着眼前这锦绣堆成的都城，只觉得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樊城破城那日，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他踩着弟兄们的尸体往外冲时，阿武最后塞给他的那半块烧饼，还带着温热的血渍。可这里的人，穿着绫罗绸缎，嚼着精致点心，仿佛襄樊的厮杀只是一场遥远的梦。他身上那件好不容易在途中用所有值钱物件（不过是一把蒙刀、几枚铜钱）换来的半旧布袍，在这衣香鬓影的人流中，不光显得格格不入，简直就像个误入仙境的乞丐。脸上之前刻意涂抹的脏污虽然洗去了些，但长途跋涉留下的风霜刻痕和深陷的眼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遮掩的烙印。守门的厢军兵卒，眼神像钩子一样在他身上扫来扫去，带着毫不掩饰的

轻蔑和警惕。

他紧紧按住怀中冰冷的硬物，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胃液，朝着那巍峨的宫城方向走去。路过清河坊一带，高大的邸店门前车马喧阗，朱漆大门内传出阵阵酒香和豪客的喧笑。一面巨大的粉壁墙上，赫然张贴着墨迹似乎还未干透的邸报，被一群人围着指指点点。

“……枢密院奏：荆湖制置大使夏贵，督率诸军，于虎尾洲力挫北虏凶锋，焚其战船数十，斩首千余……圣上嘉其忠勇，赐金帛……”

“……京湖安抚副使吕文焕，婴城固守，屡挫敌锋，忠义可嘉……”

“……虏酋阿术、刘整，顿兵坚城之下，师老兵疲，败亡之日可待……”

看着这些邸报内容，陈渡的脚步像被钉死在了原地。虎尾洲？那是四年前夏贵援军被阿术打得全军覆没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无数宋兵掉进冰窟窿，呼救声像火钳一样烫得耳朵生疼。焚船数十？斩首千余？吕帅婴城固守？那樊城的血呢？牛富将军浑身是火冲向敌阵时，那声震天动地的怒吼，难道被这墨汁淹没了？范天顺将军在城楼上自缢时，那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绝响，难道被这风刮散了？守城将士的诸般壮举，难道都被这轻飘飘的墨字，一笔勾销了吗？

他死死盯着那粉壁，眼前一阵阵发黑。周围看客的议论声，嗡嗡地传入耳中：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有贾相公坐镇，北边翻不起浪！”

“就是就是，夏将军还是老当益壮啊！”

“听说襄阳固若金汤，耗也耗死那些鞑子了！”

“官家圣明，贾相公运筹帷幄，自然……”

陈渡猛地闭上了眼睛，使劲攥住拳头，直到指尖渗出血滴，才勉强抑制住冲上去撕碎那些邸报的冲动。

无耻！谎言！

这用将士鲜血和白骨粉饰的太平，比樊城下的尸山血海，更让陈渡感到窒息和愤怒。他忽然怀疑，自己这一路九死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有人在乎襄樊的死活吗？可队长临死前推他一把的力气，还有把血书塞进他怀里时的眼神，又分明烫得他心口发疼。

他不再停留，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向宫城方向。巍峨的凤凰山宫阙在望，那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红墙金瓦，在春日下闪耀着冰冷而遥远的光泽。宫门森严，禁军甲冑鲜明，长戟如林，散发着不容侵犯的威严。

远远地，陈渡便被拦在了警戒线外。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宫门广场冰冷坚硬的石板上，用尽全力喊道：“军爷！求军爷通禀，小的有十万火急的军情，襄樊军情，要面呈官家，面呈官家啊！”颤抖的手从贴身处掏出那个视若性命的竹筒，高高举过头顶，蜡封上仿佛还凝着樊城烽火的丝丝余温。

守卫宫门的班直军官，是个面皮白净、眼神透着精明，却满是不耐烦的年轻人。他皱着眉踱过来，挑剔的目光扫过陈渡褴褛的衣衫、枯槁的面容，落在那双手高举的竹筒上，嘴角一撇，带着毫不掩饰的厌烦：“哪来的刁民！襄樊军情，还十万火急？邸报上写得明明白白，我军大捷，鞑虏败退在即，休要在此妖言惑众，扰乱宫禁！”声音尖利，官威十足。

“军爷！不是的！那是假的！樊城……樊

城已经陷落了！襄阳危在旦夕啊！这是吕文焕将军的血书。求官家速发救兵！晚了就来不及了！”陈渡急得几乎要磕碎额头，声音里裹着哭腔。

“血书？吕文焕？”军官嗤笑一声，眼神愈发轻蔑，“谁晓得你这东西是真是假？怕不是细作，滚开！”他厉声呵斥，手已按上刀柄。周围的禁军也握紧长戟，冰冷的锋刃在春日里闪着寒芒。

千钧一发之际，身后突然传来沉凝的声音：“且慢！”

陈渡猛地回头。只见一顶青呢小轿停在宫门侧，轿帘掀开，一位身着紫色常服的大臣，他腰间的佩剑，应该是家传抗金的旧剑。此人年约五十许，面容清癯却透着刚毅之气，正目光如炬地望过来。他眉头紧锁，视线掠过军官，最终定格在陈渡高举的竹筒和那张刻满风霜与绝望的脸上。

“何事喧哗？”大臣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军官神色一凛，连忙躬身：“回禀江侍郎，此刁民妄言襄樊军情，扰乱宫禁，卑职正要将其驱离。”

“襄樊军情？”被称作江侍郎的大臣目光一凝，快步走下轿，径直走到陈渡面前，“你是何人？从何处来？手中所持何物？”他的声音急促，带着一种陈渡久违的、对前线消息的急切。

陈渡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额角瞬间青紫：“大人，小的陈渡，是吕文焕吕帅帐下亲兵。樊城……樊城破了！范天顺将军已然殉国，牛富将军……牛将军他……”巨大的悲痛让他哽咽难言，只能指着北方，涕泪横流，“襄阳……襄阳快撑不住了！吕帅……吕帅最后的血书在此！

十万火急，求大人救救襄阳！救救吕帅和弟兄们吧！”他再次高高举起那个蜡封完好的竹筒，仿佛举着整个襄阳城。

江侍郎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差，当他从陈渡手中接过竹筒时，依然能看见他指甲缝中清晰地留有办公的墨渍。他拿在手中，感觉竹筒沉甸甸的，似坠着千钧分量，仔细审视蜡封，确认完好无损，未曾私启。抬眼时，目光死死盯住陈渡布满血丝、只剩最后一丝希冀的眼睛：“你所言……句句属实？”

“句句属实，小的愿以性命担保。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陈渡嘶声力竭。

江侍郎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像是在压制滔天的怒火与惊骇。他猛地转身，对早已噤若寒蝉的军官厉声道：“此间事，本官自会处置！对此人，要好生看顾，不得怠慢！”旋即，他攥紧那个小小的竹筒，仿佛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再看旁人，步履沉重却异常迅疾地走向那巍峨森严、象征无上权力的宫门。

这位以刚直闻名的兵部侍郎，据说曾三度上书请缨援襄。但此时此刻，那绛紫色的背影，在春日虚假的暖阳下，竟透出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

陈渡瘫软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透了破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

送进去了，终于送进去了！吕帅，范将军，牛将军，你们看到了吗？我陈渡也没给樊城兄弟丢脸，信，我送到了！

巨大的狂喜、忐忑与虚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洪流，瞬间要冲垮了陈渡。他蜷缩在冰冷的地上，眼睛死死盯着那扇吞噬了江侍郎和竹筒的宫门，仿佛要将那砖石望

穿。时日，从未如此滞涩难熬。宫门内是死寂，宫门外却是临安城一如既往的喧嚣与甜腻。西湖画舫的丝竹声，清河坊酒楼的喧闹声，此刻都成了扎进耳膜的钢针。每一次宫门轻微的响动，都让他浑身一颤。宫墙内，飘出缕缕檀香，混着西湖醋鱼的甜腥气，熏陶得他想睡觉，而他的舌底，干渴难耐，还散发着樊城焦土的涩味。

日头从当空渐渐西斜，宫墙的影子越拉越长，像一条冰冷的巨蟒，缓缓缠上陈渡的心。他从正午等到日暮，希望也如同残阳，一点点沉入冰冷的宫墙之后。

终于，那扇沉重的宫门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开了一道缝。江侍郎的身影，重新出现了。他缓缓走出来，脚步沉重得像拖着千钧镣铐。脸上之前的刚毅和急切，似乎也散了，只剩下灰败的铁青，眼神复杂得如同深渊，疲惫而冰冷。他径直走到陈渡面前，将那竹筒递还过来。

竹筒依旧冰凉，但那层象征吕帅最后嘱托的、坚硬的蜂蜡封口——赫然已被撕开过。

“此信……”江侍郎的声音，干涩而嘶哑，每个字都似乎要耗尽他的力气，“官家与贾相……已阅。”他避开陈渡骤然燃起又瞬间熄灭的目光，望向远处铅灰色的天空，“然……时机已晚，庙堂自有庙算。”顿了顿，脸上似乎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东西，最终都凝成彻底的冰冷，“你……走吧。”

“大人！”陈渡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他难以置信地接过竹筒，双手抖得像秋风中的枯叶，“庙堂……自有庙算，那是怎么个算法？……襄阳呢？吕帅呢？”

江侍郎的喉结蠕动着，却终未发声，只

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裹着太多陈渡读不懂也承不住的东西——有愤怒，有无奈，有悲悯，还有一种绝望。他转身，一言不发地走向自己的小轿，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无比佝偻。

陈渡呆立当场，像一尊泥塑木雕。冰冷的竹筒，硌得手心生疼。时机已晚！庙堂自有庙算！这十个字像十根烧红的铁钉，狠狠钉进他的脑髓。他不信，吕帅的血书，樊城数万将士的血泪，自己把头颅拴在裤腰带上，不远万里，忍辱负重送来的血书，难道就换来这轻飘飘的几个字？

一股混杂着不甘、愤怒与最后一丝侥幸的冲动，驱使着他用尽全身力气，拨开竹筒的塞子，将里面卷着的薄绢猛地抽了出来！

这是一纸泛黄的枢密院专用桑皮薄札。

展开。映入眼帘的，不是他想象中用热血写就的淋漓字迹！

是墨迹，是工整的馆阁体。

薄绢顶端，赫然是吕文焕将军的官衔印信！陈渡认得那印。

他像一个溺水者，目光疯狂地在那些工整却冰冷的字句间搜寻。他识字不多，可那些词句，却像淬了毒的匕首，深深地扎进他的眼睛：

“……浴血六载，粮秣早罄，援兵久绝……士卒折损殆尽，拆屋为薪，易子而食……”忽然，他想起阿武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塞给他的半块烧饼，想起城头分食树皮的弟兄们。

“……外城尽毁，内城崩颓，回回炮石，日摧楼橹……樊城已陷，牛、范殉国，忠魂昭昭……”此时，牛将军在火中扑向敌人的身影，范将军自刎时的决绝，瞬间扑进他的脑海。

“……今困守孤城，兵不满万，矢尽援绝……实已山穷水尽，力难回天……”薄绢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巨石砸在心上。而最后那几行字，更是让他浑身血液逆流，眼前阵阵发黑：“……朝廷视襄樊如弃子乎？六载血泪，竟换不得一兵一卒？……若事终……不可为，敢问庙堂，当如何权宜……以全一城生灵？”

看得出，那个“全”字，被反复涂改过，先似“殉”，终成“全”，唯‘弃子’二字墨色深浓，笔锋颤抖，却力透纸背。

弃子？权宜？这两个词，像两把烧红的烙铁，硬生生烫在陈渡的眼底。

这不是求救。这……这分明是绝望之下的试探，是走投无路时的质问，是……是递向朝廷的一把……刀子！

就在陈渡被这冰冷的墨迹和锥心刺骨的字句击得魂飞魄散之际，突然听见，远处街市金器铺收摊的刺耳刮擦声，紧接着，马蹄踏碎琉璃瓦的声音传来。门廊里的贵妇，掀翻果盘惊呼；眼前的书生，撕毁诗稿哭骂，就连乞丐，也趁机抢夺散落的首饰。

“报——！”

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嘶吼，像从地狱里传出来的厉吼，骤然撕裂了临安城黄昏的宁静！一骑快马疯了一般，从御街尽头狂飙而来。马尾上缠着红绢，马上骑士背插三根染血的赤翎，正是八百里加急的最高标识。他满脸烟尘血污，嘴唇干裂得翻出血肉，眼神空洞得像死人，只是机械地挥舞马鞭，朝着三省枢密院的方向亡命冲击！

“襄阳急报，襄阳城——降了！”

“吕文焕——开城降元了！！”

“鞑子，鞑子要过江了！！！”

轰——！一个“降”字，瞬间如瘟疫般炸开，一切全塌了。满街的绫罗，突然裹上了丧幡的惨白。整个宫门广场，乃至整个临安城，瞬间被这石破天惊的消息点燃。巨大的恐慌，快速蔓延。惊呼声、哭嚎声、绝望的咒骂声、慌乱的奔跑声，汇成一片末日降临的喧嚣。

“吕贼！是吕文焕那狗贼误国！”

“早就说他靠不住！贾相公明察秋毫！”

“降了！真的降了！天塌了啊！”

“快跑啊！鞑子要杀过来了！”

各种声音，尤其是对吕文焕将军的唾骂与指责，像冰冷的毒箭，密密麻麻射向呆立当场的陈渡。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墨迹未干的血书。

他全明白了。

江侍郎那灰败的脸色，那复杂的眼神，那句冰冷的“庙堂自有庙算”。

吕帅这封字字泣血，却又字字“授人以柄”的书信，落在贾似道手里，成了什么？成了吕文焕“心志动摇”“怨望朝廷”“早怀异心”的铁证。成了贾似道推卸责任、坐视襄阳陷落、甚至可能暗中促成逼降的最好口实，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陈渡，九死一生，穿越尸山血海送来的，不是救命的稻草，而是——催命的符咒。是他亲手将吕帅和襄阳城最后的悲鸣与挣扎，递到了仇敌的刀下，成了钉死他们的棺钉。

“嗬……嗬……”陈渡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像破风箱般的嘶鸣。他想哭，却流不出一滴泪；他想吼，却发不出一声。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绝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扼住他的咽喉，捏碎了的心脏。

世界在旋转，在崩塌。耳边是临安城越

来越响、越来越恐慌的哭喊和“吕贼误国”的唾骂。眼前是宫门禁军冷漠而警惕的脸孔，是那封被他攥得几乎要碎裂的、浸透墨汁的血书。胸中，是已经沦陷的襄阳城，是范将军自刎的城楼，是牛将军燃烧的怒吼，是吕帅亲兵队长将竹筒塞进他怀里时那沉重的嘱托，是无数袍泽兄弟在血与火中消逝的面容……

所有的画面，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坚持，最终都汇聚成手中这轻飘飘、却又重逾万钧的薄绢。

他慢慢地，伸手入怀，摸索着掏出那个一直贴身藏着的粗陶碗。碗沿缺了个小口，碗身布满污垢，唯有碗底那用刀尖刻下的、笨拙却无比清晰的两个字——“襄阳”，在暮色中依旧刺眼。那是他当年初到襄阳时，怀着满腔热血，亲手用刀尖刻下的。多少个守城的日夜，他就用这个碗，和袍泽们分食着有限的粟米饭，畅想着打退鞑虏后的太平日子。这碗，是他对那座城、那段岁月、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最后的念想。

他贪婪地、近乎疯狂地盯着那两个字。仿佛要将这座城、这些名字、这六年所有的血与火、忠与义，还有绝望与坚守，都烙进灵魂最深处。

然后，在临安城末日降临的喧嚣中，在宫门广场冰冷光滑的石板路上，在无数惊愕、麻木或奔逃的身影旁，在远处西湖画舫上的

乐章中，陈渡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努力地伸直佝偻了太久而变形的躯体，将这个碗猛地举过眉际，碗沿的豁口，割破了他的手指，血已浸入“襄阳”二字的刻痕里。然后，任其轰然吻向脚下的石板！

“砰——哗啦！”

那清脆刺耳的碎裂声，如同一记迟来的耳光，抽得他双耳开了道场，久久地回荡开来。这声音，瞬间压过了周遭所有的嘈杂。粗粝的陶片，带着那碎裂的、承载着无数生命和信念的“襄阳”二字，激射开来，散落在光洁如镜的石板上，如同洒落一地的枯骨。一片刻着“襄”字的陶片翻滚着，刚巧停在一个身着华服的孩童脚边，孩童嬉笑着踢开，奶娘慌忙抱起孩童。

陈渡却恍若未闻。他双目呆滞，像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手中，那枚蜡封开启的竹筒无力地垂下。

那份被误读、被利用，浸透了血泪却以冰冷墨汁呈现的薄绢，从他松开的手指间滑落，带着指间的鲜血，在带着暖意却充满恐慌的暮春的风中，无力地飘荡、翻转，像一片无主的落叶，像一缕无处皈依的亡魂。最终，它缓缓地、悄无声息地落向冰冷的地面，覆盖在那一片刻着“阳”字的陶片之上。

西湖画舫上的丝竹管弦，隔水飘来，曲调柔靡婉转，缠绕着宫门前满地的狼藉与无声的绝望，像一个巨大而轻柔的漩涡。

# 离人怨

■ 子 青

—

车站的钟敲了三下。声音混在雨里，听起来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男人站在遮阳棚的边缘，雨水顺着帆布滴下来，落在他的肩上，深色的斑点在卡其布外套上晕开。他看着那些斑点，没去掸。

女人站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背靠着柱子，手里拎着一个小皮箱，皮箱的扣子坏了，用一根麻绳捆着。她看着轨道延伸的方向，雨幕中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偶尔亮起的信号灯，像困倦的眼睛一眨一眨。

“一直都是那样吗？”男人问。他没看女人，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有泥。

女人转过头，视线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又移开了。

“嗯。”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

男人掏出烟盒，抖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摸索着火柴。第一根火柴被风吹灭了，第二根也是。他弯下腰，用手护着，第三根才点着。他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飘出来。

“你是作践自己。”他说。

女人没应声，只是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上。她的手腕很细，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啥事都要人做。”男人又说，这次声音大了些，像是要说服谁。“人要活出个人样。”

“能活着就不错了。”女人说，终于看向他。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男人的眼睛是棕色的，眼尾有几道很深的皱纹。女人的眼睛颜色浅些，像是褪了色的天空。她比记忆中瘦了，颧骨突出，下巴尖得能戳人。但她的眼神没变，还是那种混合着固执和疲倦的眼神，他记得那眼神。

雨下得更大了，打在棚顶上像密集的鼓点。一阵风吹来，把雨丝斜斜地刮进棚下，男人的裤脚湿了一片。他往后退了半步。

“你去哪儿？”他问。

“南边。”

“有活儿？”

“嗯。”

“什么活儿？”

女人抿了抿嘴唇，没回答。她的嘴唇干裂，

有一道小口子，结了暗红色的痂。

男人明白了。他把烟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烟蒂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发出“嘶”的一声。

“多久了？”他问。

“两年。”女人说，“自你走后。”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传来汽笛声，像是从雨里传来的呜咽。

“我没想过会这样。”他说。

女人笑了，很短促的笑，没有任何温度。“你以为我会怎样？找个好人家嫁了？生几个孩子？过安生日子？”

“起码不该是这样。”

“什么该什么不该？”女人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你走了，钱也带走了，只把一堆债留下来。妈病了半年，走了。房子抵押了。我还能怎样？”

男人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大，骨节突出，手背上有一道白色的疤，是很久以前留下的。他用拇指摩挲着那道疤。

“我可以给你钱。”他说。

“不用。”

“我有钱。”男人从内袋里掏出一叠钞票。票面很新，折痕清晰。他递给女人。

女人没接。她看着那些钞票，眼神空洞，像是在看别的什么东西。

“拿走。”她说。

“拿着。”男人坚持，“够你重新开始的。”

“重新开始什么？”女人终于看向他，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从哪里开始？怎么开始？你以为钱能买回什么？”

“至少你不用……”

“不用什么？不用卖笑脸？”女人的声音低下来，却更加锋利，“有什么区别？我卖

劳力，卖时间，卖脸面。你卖什么？卖良心，卖了多少钱？”

男人的脸抽搐了一下。他把钱塞回钱包，动作很慢，像是每个动作都需要思考。“我没想伤害你。”他说。

“你只是做了你想做的。”女人说，“一直都是。”

远处又传来汽笛声，这次更近了。雨小了些，变成了细密的雾状水汽，悬在空气中，让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车要来了。”女人说，她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

“等等。”男人说，“我们可以谈谈。”

“谈什么？”

“过去。将来。”

“过去已经过去了。”女人说，“将来……”她顿了顿，“我还有将来吗？”

“有的。”男人急切地说，向前走了一步，“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去别的地方，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可以工作，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什么？”女人打断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假装你没在半夜收拾行李离开？假装你没拿走家里最后一点钱？假装妈不是因为你气病的？”

男人的肩膀垮了下来。他看起来突然老了许多，背也有些驼。

“我后悔了。”他说，声音几不可闻。

“后悔什么？后悔回来？后悔看到我这个样子？”

“后悔离开。”

女人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神慢慢软下来，不是原谅，而是疲倦，深深的疲倦。

“太晚了。”她说。

汽笛声又响了，这次就在不远处。火车

进站的声音传来，铁轨震动，车轮摩擦，蒸汽嘶鸣。雨几乎停了，只剩下零星的雨点，像迟来的眼泪。

月台上开始有人走动，提着行李，匆匆忙忙。一个穿制服的车站员工吹着哨子，挥舞着小旗。

“我得走了。”女人说。

“让我帮你。”男人说，伸手去拿她的皮箱。

女人躲开了。“不用。”

“至少让我……”

“别碰我。”女人的声音很冷，“别碰我，也别再找我。就当今天没见过。”

男人收回手，垂在身侧。他看着女人，像是要记住她的样子，又像是要忘记。

火车缓缓驶入月台，喷出大团蒸汽，把他们包围。蒸汽散去时，女人的身影已经模糊了。

“保重。”男人说。

女人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她提着那个破旧的皮箱，走向最近的车厢。她的背影很直，但步伐有些踉跄，像是随时会跌倒。

男人站在原地，看着她上车，消失在车门后。车窗玻璃上结了水汽，看不清里面的人影。火车鸣笛，缓缓启动，车轮转动，越来越快，驶出月台，驶进雨后的薄雾中，直到变成一个小点，消失不见。

他站了很久，直到月台上的人都走光了，车站员工开始清扫积水。天色暗了下来，远处的山峦变成深紫色，像沉睡的巨兽。

## 二

男人转身离开车站，走进暮色中的小镇街道。街灯刚刚亮起，在潮湿的路面上投下

昏黄的光晕。他经过一家小饭店，门口挂着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老张饭店”，玻璃门上贴着“炒菜、米饭、面条”的红字。里面传出炒菜的声音和隐约的说话声。

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去。

饭店不大，摆着五六张方桌，其中三张坐了人。靠墙的柜台上摆着几瓶白酒和啤酒，后面的玻璃柜里放着卤菜。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系着围裙，正在给一桌客人上菜。

“吃饭？”女人边问，边用围裙擦着手。男人在角落找了张桌子坐下。

“吃点啥？”女人走过来，把一张塑封的菜单放在桌上。菜单边缘已经卷起，上面油渍斑斑。

男人看了一眼菜单：“一盘花生米，一盘青椒炒肉，一碗米饭。”

“喝点啥？有啤酒，白酒。”

“来瓶二锅头，小瓶的。”

女人点点头，朝后厨喊：“花生米一份，青椒炒肉一份！”然后从柜台拿了瓶125毫升的二锅头，放在桌上，又拿来一个酒杯。

菜上来时，男人拧开瓶盖，倒了一杯。酒很烈，一口下去，从喉咙烧到胃里。他夹了几粒花生米，慢慢嚼着。

饭店门开了，又关上。一阵冷风吹进来。男人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在靠门的桌子坐下。她的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有些憔悴。

“吃点啥？”系围裙的女人问。

“一碗面条。”年轻女人说，声音很轻，“素的就行。”

“不来点酒？天冷，暖和暖和。”

年轻女人犹豫了一下：“那……来瓶啤酒吧，最便宜的。”

面条和啤酒很快上来了。年轻女人小口吃着面条，偶尔喝一口啤酒。她吃得很慢，像是没什么胃口。

男人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刚才车站里的那个女人。她们不像，一点都不像。那个女人已经褪色了，像洗了太多次的衣服，颜色淡了，布料薄了，轻轻一扯就会破。

他吃完青椒炒肉，又要了一碗米饭，就着菜汤吃完。二锅头已经喝了大半瓶，脸开始发烫。

“刚才有辆南下的火车。”男人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开口。

系围裙的女人正在擦旁边桌子，头也不抬：“每天这个点都有一班。”

“去南边的人多吗？”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女人说，“南边有工厂，招工。听说工资还可以，就是活儿累。”

男人点点头，喝了口酒。“要是有人想去南边，该去哪儿找工作？”

“车站对面有个劳务介绍所。”女人看了他一眼，“不过得小心，有些是骗人的。最好找熟人带。”

“有正规的吗？”

“正规的……”女人想了想，“劳务市场在城西，每个周三、周六开市。不过……”她顿了顿，“有些活儿不适合女人。”

“什么活儿？”

“厂里一般只招男工。女工的话，大多是……”女人没说完，但男人明白了。

他又喝了一口酒，觉得嘴里发苦。他抿了抿嘴，问道：“刚才有个女人，提着一个破皮箱，用麻绳捆着的。你见过吗？”

女人摇摇头：“每天来往的人太多，记不住。”

男人不再说话。他喝完剩下的二锅头，付了钱，走出饭店。

### 三

夜色已经完全降临。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路灯在风中摇晃，投下晃动的光影。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两声，然后沉寂。

男人走向车站。月台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长椅孤零零地摆着。他坐在下午站过的遮阳棚下，看着轨道延伸的方向。

雨已经完全停了，云层散开，露出几颗星星。月亮还没升起，天色是深蓝色的，像天鹅绒。

他想起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当今天没见过。”

他能做到吗？假装没见过？假装不知道她在哪里，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叠钞票，借着远处路灯的光，又数了数，两万块。这是他在矿上干了两年攒下的。本来想给她，让她过得好些，但她不要。

也许她是对的。钱买不回什么，买不回时间，买不回青春，买不回信任。

他把钱放回内袋，又从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解开绳子，里面是一枚戒指。很简单的金戒指，没有花纹，没有宝石。结婚时他给她买的，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她一直戴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她不戴了。问为什么，她说干活不方便。

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就已经有什么东西碎了，只是他没在意。

他把戒指倒在掌心。金色的圆环在昏暗的光线下微微发亮。他握紧拳头，戒指硌着

手心，有点疼。

远处传来钟声，敲了九下。该找个地方过夜了。明天有北上的火车，他可以回去，回到矿上，继续干活，继续攒钱。或者去别的地方，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但他知道，无论去哪里，今天的情景都会跟着他。她的眼神，她的声音，她的哀怨，她提着破皮箱的背影。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转身要走时，看到长椅下有什么东西在反光。他弯腰捡起来，是一个发卡，很普通的那种黑色发卡，已经有些锈迹。

她用的就是这种发卡。他记得，她的头发很厚，总是用两个发卡才能别住。

他把发卡擦干净，放进装戒指的小布袋里，一起收进内袋。

#### 四

走出车站时，月亮升起来了，半轮明月挂在东边的天空，清冷的光洒在湿漉漉的街道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地上，随着他的走动而晃动。

街角有一家旅店，招牌上的灯有一半不亮了，“迎宾旅社”的“迎”字只剩下“印”字旁还在闪烁。他推门进去。

柜台后面，一个老头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听到门响，他抬起头，眯着眼睛看过来。

“住店？”老头问，声音沙哑。

“嗯。一晚。”

“三十。”

男人掏出钱，放在柜台上。老头推过来一个登记簿和一支笔。男人写上名字，想了想，

又划掉，写了个假名。

“二楼，203。”老头递给他一把钥匙，“楼梯在那边，热水在楼道尽头，自己打。”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后巷，能看到晾衣绳和堆积的杂物。床单是白色的，有洗不掉的黄渍。枕头很硬，里面大概是荞麦皮。

男人脱了外套，挂在椅背上。在床上坐下，床板发出吱呀的声音。他坐着不动，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火车的汽笛声，近处猫的叫声，风刮过屋檐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躺下，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处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片叶子，边缘有深色的纹路。

他想起他们以前住的房子，天花板上也有水渍，是屋顶漏雨留下的。她说要修，他总是说等有空了，有钱了再修。后来漏得厉害了，她自己去买了沥青，爬上屋顶补。他回家时，看到她从梯子上下来，手上沾着黑乎乎的沥青。

“修好了。”她说，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那样笑。

他闭上眼睛，但睡意迟迟不来。脑海里反复闪现着今天下午的场景：雨中的车站，她的脸，她的声音，她说“能活着就不错了”时的表情。

突然，他坐起身。从内袋里掏出那个小布袋，倒出发卡和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它们看起来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

他能做什么？追去南边？找到她？强迫她接受他的帮助？那样只会让她更恨他。或者，他可以去那个劳务介绍所，给老板一点钱，让他如果见到她，给她找个好点的活儿，不要太苦，不要太危险。但那样她会知道是他

做的，不会接受。或者，他可以匿名寄钱给她，如果他能找到她的地址。但南边那么大，工厂那么多，怎么找？

他把戒指和发卡放回布袋，收紧袋口。躺回床上，这次真的闭上眼睛了。

入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也许有些错永远无法弥补，有些人永远无法挽回。你只能带着这些活着，像带着一道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伤口，平时不觉得，但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 五

第二天早上，他被窗外的声音吵醒。天刚蒙蒙亮，巷子里已经有人活动了：倒水的声音，咳嗽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

他起床，去楼道尽头打了热水，洗漱，穿上外套。下楼时，老头还在柜台后面，正在烧开水泡茶。茶叶的香味混着煤球炉的味道，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

“退房。”男人说。

老头点点头，接过钥匙，没说什么。

走出旅店，早晨的空气很清新，带着雨后泥土和植物的气味。街道上已经有了行人，大多是赶着上工的，步履匆匆。

他走到车站对面，找到了那家劳务介绍所。店面很小，窗户上贴着招工告示，有些已经褪色卷边。门关着，还没开门。

他在旁边的早点摊买了两个包子，边吃边等。包子是白菜粉条馅的，没什么油水，但很热乎。

八点左右，劳务介绍所的门开了。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走出来，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他注意到对面等着的男人，扬了扬下巴。

“找活儿？”

男人走过去。“想打听个人。”

“什么人？”

“昨天下午，可能来你这儿找过活儿。女的，三十多岁，提着破皮箱，用麻绳捆着的。”

老板眯起眼睛看他。“你是她什么人？”

“亲戚。”

“什么亲戚？”

“表哥。”

老板打量了他一会儿，摇摇头。“没见过。昨天就来了几个人，都是男的。”

“你知道南边哪些厂招女工吗？”

“有几个。”老板说，“纺织厂，制衣厂，电子厂。不过……”他顿了顿，“有些女工不去厂里。”

“那去哪儿？”

“有些地方……”老板没说完，但男人明白了。

“如果有个女的，三十多岁，看着挺老实，会缝纫，能去哪儿？”

“制衣厂也许要。”老板说，“不过得看她有没有经验，有没有人介绍。现在活儿不好找，女工更不好找。”

男人从钱包里抽出五十块钱，放在柜台上，说：“如果她来，给她找个好点的活儿。别太苦，工钱公道些。这些是介绍费。”

老板看着钱，又看看男人，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男人说了她的名字。

“要是她不来呢？”

“钱还是你的。”

老板想了想，收起钱。“我记下了。不过不一定能碰上。”

“谢谢。”男人说，转身离开。

## 六

走回车站的路上，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屋顶上，反射着金光。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店主们搬出商品，摆放在门口。卖菜的推着三轮车走过，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车辙印。

车站比昨天热闹些。月台上有人在等车，长椅上坐着老人，孩子在空地上追逐打闹。售票窗口前排着不长不短的队。

男人排到队尾。轮到他的时候，他说：“一张北上的票。”

“去哪儿？”

他愣了一下。去哪？回矿上？还是去别的地方？

“终点站。”他说。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说了价格。男人付了钱，拿到一张红色的纸质车票，上面印着时间和车次。

离上车还有一个小时。他在月台上找了个地方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全家出行的，大包小包，孩子兴奋地跑来跑去；有单独旅行的，表情茫然或疲惫；有告别的，拥抱，挥手，抹眼泪。

他突然想起，他们结婚后不久，她送他去外面干活的情景。那是在一个车站，不过比这个小。她给他准备了午饭，用铝饭盒装着，塞在他的行李里。

“早点回来。”她说。

“一个月就回来。”他保证。

那时他们都相信，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生活会以怎样的方式磨损一个人，磨损一段关系，直到什么都不剩。

汽笛声响起，火车进站了。是一列绿皮火车，车头冒着黑烟，车厢是墨绿色的，漆已经斑驳。

人们开始上车，拥挤，喧闹。男人等到最后才起身，慢慢走向车厢。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月台。

阳光正好，照在水泥地上，照在铁轨上，照在远处信号塔的红灯上。几个迟到的旅客跑过来，差点撞到他。

“借过。”有人说。

他侧身让开，上了车。

车厢里人不多，他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月台上的人影渐渐模糊，车站的建筑物向后退去，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小镇就被抛在后面，取而代之的是田野、树林、偶尔闪过的农舍。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火车的节奏很规律，车轮撞击铁轨的咔嚓声，车厢摇晃的幅度，都让人昏昏欲睡。

但他睡不着。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她的声音：“能活着就不错了。”

她说这话时是什么心情？哀怨？认命？愤怒？还是绝望后的平静？

他不知道。他从来都不真正了解她，不了解她的痛苦，她的挣扎，她的放弃。他只看到她表面的变化：不再笑，不再说话，眼神越来越空洞。但他没问，没深究。他选择了逃离，以为这样对两个人都好。

火车经过一条河，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对岸有牛在吃草，悠闲地甩着尾巴。牧童坐在树荫下，帽子盖在脸上。

他想起有个夏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去河边野餐的情景。她准备了简单的食物：馒头、咸菜、煮鸡蛋，还有她自己腌的萝卜干。他

们在树荫下铺开塑料布，吃着，聊着，听着河水潺潺的声音。

有一次，她睡着了，头枕在他的腿上。他看着她熟睡的脸，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觉得这就是幸福，简单，真实，触手可及。

但后来，那种感觉越来越难捕捉。生活的压力，钱的烦恼，工作的不稳定，像一层层灰尘，覆盖了原本明亮的东西。他开始喝酒，开始抱怨，开始觉得被困住了，需要逃离。

现在他明白了，被困住的不只是他，还有她。不同的是，他没有试图带她一起逃，而是选择了独自逃离。

## 七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上下车的乘客不多，月台上很安静。一个卖东西的小贩沿着车厢叫卖：“苹果，新鲜的苹果！”

男人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卖的苹果。又红又亮，整齐地摆在篮子里。

他打开窗户，叫住小贩。

“多少钱？”

“一块钱三个。”

“来三个。”

小贩递过来三个苹果，用塑料袋装着。男人付了钱，关上窗户。

苹果不大，皮上有斑点，但很红。他拿起一个，在衣服上擦了擦，咬了一口。很脆，很甜，汁水很多。

他慢慢地吃着，看着窗外又开始移动的风景。田野，树林，村庄，桥梁。一切都在后退，像被卷入时间的洪流，无法停留，无法挽回。

吃完苹果，他把果核用塑料袋装好，放在小桌上。另外两个苹果，他看了很久，最后放进外套口袋。

火车继续北上，穿过隧道，翻过山丘。阳光的角度在变化，从斜照到直射，再到斜照。车厢里的光线渐渐暗下来，黄昏将至。

乘务员推着小车走过，吆喝着：“盒饭盒饭，十块钱一份！”

男人要了一份盒饭。米饭，土豆丝，几片肥肉。他慢慢地吃着，味道很一般，但他吃得很干净。

吃完饭，他从内袋里掏出那个小布袋，解开绳子，倒出发卡和戒指。在渐渐暗下来的光线中，它们看起来很古老，像是从另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物品。

他拿起发卡，用手指摩挲着。金属已经有些氧化，摸起来也有些粗糙了。他想象她别着这个发卡的样子：低头缝纫时，几缕头发滑落下来，她会用戴着顶针的手指把它们别回耳后。

戒指更简单，就是一个金色的圆环，内圈刻着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和日期。那是结婚时他特意请人刻的，以为这样就能把承诺固化在金属里，永不磨损。但承诺磨损了，金属还在。

他把戒指套在右手小指上，有点紧，但还是套进去了。金色的圆环在指根处留下浅浅的压痕。

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偶尔经过村庄，能看到零星的灯光，像是散落在地上的星星。大多数时候，窗外只有黑暗，深不见底的黑暗，偶尔被火车的灯光划破一道口子，露出一闪而过的树木或岩石。

他靠在窗边，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闭

上眼睛，这次终于有了睡意。

梦中，他又回到了那个雨中的车站。她在前面走，提着破皮箱，麻绳捆着。他想叫住她，但发不出声音。他想追上去，但腿像灌了铅，迈不动步。她越走越远，消失在雨幕中，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旷的月台上，雨打在脸上，很凉，很真实。

醒来时，火车正在减速。广播里传来乘务员的声音：“终点站到了，请乘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他坐直身体，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窗外已经是完全陌生的景象：高大的建筑，明亮的灯光，宽阔的街道。人们开始收拾行李，涌向车门。他等到最后才起身，跟着人流下车。

月台上人很多，各种声音混在一起：说话声，脚步声，小贩的叫卖声，广播的提示声。

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车站广场上，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和闪烁的霓虹灯。

这是一个比家乡大得多的城市，人更多，灯更亮，声音更嘈杂。空气里有煤烟、汽油和食物的混合气味。他站在广场中央，有些茫然。该去哪里？找个旅馆住下？找个地方吃饭？还是直接去找活儿？

远处的大钟敲了九下。夜晚的城市才刚刚醒来，饭店、大排档、小旅馆灯火通明，街上行人如织，自行车、摩托车、公交车来来往往。

他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一个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咬了一口。还是很甜，很脆。吃完苹果，他把果核扔进垃圾桶。然后，迈开步子，走进城市的霓虹中，身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

## 稿 约

《汉水》文学杂志常设下列栏目，并面向国内作家征集原创文学作品：

◆昭明小说：主要刊发本地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要求作品富含正能量，且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习池春水：主要刊发散文、随笔类作品。作品要求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真知灼见，有人文情怀。

◆鹿门诗苑：主要刊发现代诗，亦欢迎古体诗、词、曲等作品。要求思想深刻，意境优美，情理交融。

◆隆中对：专门刊发关于襄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

◆游子吟：专门刊发旅居外地的襄阳籍作家的作品。

上述栏目所有作品必须是原创首发，必须保证署名作者即为合法著作权人。来稿请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并注明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邮箱：3960822371@qq.com

《汉水》文学杂志社

# 哑炮

■ 杨光举

昭明小说

哑炮

## 一

我从矿井里出来的时候，天已麻黑。鹅毛大雪洋洋洒洒飘下来，落了两指多厚，踩上去，噗嗒噗嗒响。一股寒风，劈头盖面地吹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宿舍。火炉上，水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喘着粗气。

来铁斗坪一个多星期了，这是我上的第一个正班。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行人到铁斗坪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王矮子叫我们把行李放在场子边上，他走到一道门前，听了听，推开房门。满屋子烟味，一群人正在打麻将。王矮子喊了一声皮老板，一个秃顶的家伙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全频道的麻将，那一盘他赢了一把大和。他嘴里叼着一支烟，把钱往屉子里一塞，叫我们在操场上站成一排，身后跟着一条大狼狗，小马驹一样，摇头摆尾的，有些狗仗人势的意思。老板皮强矮矮的，胖胖的，圆脸，光头，挺着个大肚脯，背着双手，一双眼睛

滴溜溜直转，像牛贩子看牛那样把我们打量了一番，径直走到我面前，把烟屁股往地上一吐，往我胸前捣了两拳，沙哑着嗓子，用温州口音很重的普通话问我，操，多大了？我怯生生地答道，十九了。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说，操，毛都没长全，真十九了？说话不老实，嘴巴要修理一下的。

王矮子走过来，递给皮强一支烟。皮强接过烟，看都没看，叼在嘴上。王矮子掏出火机，咔嚓一声，给皮强把烟点燃，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我邻居，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皮强吸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我说，细皮嫩肉的，干得了这活？王矮子说，都是体力活，我都能干，他咋不能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过了半晌，皮强猛地一摆头说，好，先干一星期杂工。

虽说是第一次见到皮强，但他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在九里，不知道县委书记是谁的大有人在，不知道皮强的却少之又少。皮强弟兄三个，他是老幺。小时候一家人也是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学没念完，

就跟着帮老乡出门打工，搬过砖，挑过砂浆，上过新疆，下过广州，吃了不少苦，挣的几个小钱，也只能养家糊口。听人说挖矿来钱快，就误打误撞，来到铁斗坪矿区。开始是扒渣工，后来跟人学打钻。慢慢有了些积蓄，便想着包工程。第一年包工程到年底，积蓄赔了个精光不说，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家里还有老爹老妈，出门一年了，过年不回去看一眼，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便跟工人商量，剩余的工资明年发。事已如此，明年发就明年发吧。王矮子不乐意了，几个打炮眼的在宿舍喝得烂醉，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王矮子浑身缠满炸药，腰间系着一个空雷管盒子，盒子里插着导火线，一脚踢开皮强的房门，又一把箍住皮强的脖子，将打火机对着导火线，大着舌头对皮强说，别人的钱你爱给不给，我的钱你不给，今晚就别想活着走出这屋。皮强二话没说，把王矮子的工资给付齐了。

第二年开春，王矮子在外面浪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合适的活儿，实在没办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来了铁斗坪。皮强当时正在地质队竞标，他二哥在矿上主事。一见到王矮子，不敢说要，也不敢说不要，只得打电话征求皮强的意见。皮强问他二哥，还需要钻工不？他二哥说，要是要，可矮子这人……皮强抢过话头说，欠钱还钱，天经地义，有活就让他留下，干活挺好的一个人。王矮子压根儿都不会想到，他会这样宽宏大量。从那以后，王矮子就再没挪过窝，死心塌地跟着皮强，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我要上矿山这事儿，我爹是一百个不同意，说就你那体格，干得了那活？我说，你看看王矮子，比我矮一头，一年挣好几万，他能干，我咋就干不了？就家里几亩地，累

得死去活来，还不如人家干一个月呢！我爹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勉强同意了。

那年，我刚十九岁，高中刚毕业，一米七八的个头，跟王矮子往一起一站，立马有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有点瘦，但人年轻，有一把子力气，一百多斤的石头，一咬牙，喊一声“一二三”，一下子就扔到一米多高的罐车上。头几天还好，时间一长就不行了，一天干下来，只觉得腰酸背痛，浑身像散架了一样，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再加上在矿井里干活，时时处处都有危险，我真动过打退堂鼓的心思。

但既然来了，这活就算是一泡狗屎，也得吃下去。不然，那个面子我丢不起。

我洗罢澡，正要去食堂打饭，手机响了。打开手机一看，是王矮子打来的，叫我去“金毛狮王”的小店里吃狗肉火锅。

“金毛狮王”我认识，被子脸盆都是在那里买的，矿工们暗地里都说她是第二夫人。“金毛狮王”这个绰号，是前几天王矮子的幺叔给起的，说她一个女人，长得五大三粗，云盘大脸，看上去比一般男人都壮实，经常披着一头卷发，两个大鼻孔高高翻起，像极了动物世界里的母狮子。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个外号太富有诗情画意，这个女人也没雄壮到那个程度，不配，还不如叫她“哮天犬”更确切。幺叔摇摇头说，“哮天犬”好歹是天宫里的神兽，不能这样玷污它。

“金毛狮王”两口子好像是天生的一对，她男人和她一样，也是个头发卷卷的家伙，像个卷毛怪。又矮又瘦，肩膀微微耸着。每次看到他，他总是斜着身子，靠在门框上，嘴里叼着一支“小浪底”香烟，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扭着头，看着山脚下的村子。

我推开店门，肉香味、酒香味扑鼻而来。柜台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正对面坐着王矮子叔侄俩，旁边坐着皮强和一个漂亮女人，跟从年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不经意间就多看了她几眼。她似乎也感觉到我在看她，抬起头来，朝我微微一笑，露出两个好看的小酒窝。我脸红了一下，赶紧扭过头去。

“金毛狮王”和她男人正在忙着上菜，看见我，朝我招招手，示意我坐。皮强的那条大狼狗正趴在桌子下面，跟一块骨头拼命。见我进来，龇牙咧嘴地哼哼了几声，叼着一块骨头，钻到皮强的凳子下面去了。

我狠狠地瞪了狼狗几眼，心想，杀了你做火锅，那才有吃头呢。火锅里炖的这条狗，是条流浪狗，个头不大，也不肥。早上上班时，王矮子就说，要把那条狗杀了炖火锅，我还劝他说，瘦得皮包骨，多可怜，不喂出一身肥膘来，你怎么下得了手？他满不在乎地说，想吃肉，咋下不了手？

王矮子这话我信。他比我稍大一些，又黑又瘦，个子不大，又细又长的脖子上的一颗小脑袋，看着像一根竹竿上插着一个土豆。就这样一个家伙，却是出了名的胆大，老虎屁股他也敢摸一把。

王矮子一边给我倒酒，一边指着皮强旁边的女人给我介绍说，这个是小文。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就是王矮子他们经常说的矿山第一夫人吗？我忍不住又偷偷看了她一眼。唉，好白菜让猪给拱了。

我正在发愣，王矮子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指指皮强说，兄弟，敬皮老板一个，感谢老板对你的照顾。我回过神来，站起身，端起酒杯，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皮老板。皮强拿着筷子的手往下压了压，示意我坐下，说，

没必要这样文绉绉的。小文看了我一眼，捂着嘴，笑了一下。

我记不清楚，那一顿饭，我们究竟喝了多少酒。只记得，我喝得晕晕乎乎的，大着舌头，还说没醉，还要拼命敬酒，一个劲地感谢老板给了我挣钱机会。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宿舍时，工友们都已睡熟了。我关好门，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看着火炉里忽闪忽闪的火光映在屋顶上，怎么都睡不着，一会儿想着跟皮强有没有说错什么话，一会儿又想着小文。小文的脸上也有个小酒窝，太像我高中时喜欢的那个女同学了。

一股凛冽的寒风吹来，把门吹开了。风里夹杂着脚臭味、尿骚味，一股脑儿向我袭来。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有东西往上涌。我咬紧牙，忍住，坚持不让吐出来。到底还是没忍住，稀里哗啦，一口吐了出来。

又做梦了。梦中，我又回到了学校。还是那间教室，还是那些同学。我的同桌，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小文……

起床的时候，脑袋还疼得厉害，天旋地转的。王矮子“呸”了我一口说，就那点出息，吐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我肯定说梦话了，脸一红，羞羞答答地打洗脸水去了。

## 二

初秋的早上，山沟里飘着一层薄雾。红通通的阳光照在薄雾上，像给它镀了一层金边。小文穿着一身白色长裙，迎着太阳站在山谷边，梳理着那一头飞瀑般的秀发。她前凸后翘，唇红齿白，大长腿，水蛇腰，让人浮想联翩。我和王矮子刚吃罢早饭，站在空

压机房门口吸着烟，看得热血沸腾。

在矿山待的时间长了，我的脸皮也一天比一天厚起来。上班下班路上，偶尔跟小文擦身而过，也学着别的矿工那样，扭过头来，盯着小文死命地看上几眼。

我和小文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很特别的下午。

早上，我跟班长请了一天假，到万村去缴完话费，顺便到路口那个书报亭买几本书。左挑右选，最后买了一本《老人与海》，一本《平凡的世界》。回矿山的半路上，走到那个大石包旁，觉得有些累了，就躺在石包上，翻开《平凡的世界》看了起来。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又做梦了。我梦见我是孙少平，喜欢的那个女同学是田晓霞。我在古塔山的杜梨树下等啊等。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晓霞，只有凛冽的寒风撕扯着我单薄的衣衫……

“哟，平凡的世界，挺不错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看见小文靠在大石包上，提着一兜新鲜水果，翻看着我的书。

“哦，哦，今天刚买的。”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洋。

“这两本书我都看过，挺好的。”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揉了揉眼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听他们说，有个矿工喜欢看书，还坚持写小说，莫非就是你？”小文盯着我问。

小文披散着头发，一件水红色羽绒服，一条浅蓝色休闲裤，看着比往常更有韵味了。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有夜来香的味道，也有梔子花的味道，有那么一瞬间，我只觉得晕晕乎乎的。

我极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一切努力

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我有些口吃了，语无伦次地说着：“别，别听他们瞎扯，没啥好玩的，看看书写写字，总比炸金花有意思吧？”

小文笑了笑，却将话锋一转，问我，肯定有不少人说我和皮强叔的闲话吧？我想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何来闲话一说？可那毕竟是老板们的事，挣着老板的钱，还当着他女人的面说东道西，肯定不合适吧。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小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一甩头发说，嘴长在他们头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一点都不在乎。停了停又说，我不想做任何解释，也没那个必要。

都说小文是皮强出高价钱，从一个洗头店里买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我也不想关心这些事情。

从那以后，小文总是有意无意地到矿工宿舍来找我讨论文学。她像把时间算准了一样，知道我几点几分从矿井出来，几点几分洗澡，几点几分吃饭洗碗，然后掐着点出现在工棚外面。一般来说，那个点儿，我和兄弟们正在工棚里围着火炉烤火，小文在篷布上拍几下，冲工棚里喊，李洋，你方便吗，出来一下，我找你说了个事。

我本来话就少，何况矿工们在一起聊天，说来说去都是挖矿，这些我都搭不上话，只好埋着头听他们说。小文突然在外面喊这么一嗓子，我挺难为情，假装没听见。工友们齐刷刷地扭过头来看我。见我低着头，脸上灰一阵白一阵的，就故意起哄，学着小文的声音，阴阳怪气地喊，李洋，出来一下。在一阵哄笑声中，我越发不好意思了。有的工友就伸手把我拉起来，在我肩膀上拍几下，把我往外推。我只好半推半就地出去了。次

数多了，就无所谓了，也习惯了。小文再来找我，一屋子人本来说得热火朝天，一听到喊声，突然安静下来，只听见柴火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能感觉到，在我起身离开的那一刻，背后那一双双眼睛，一定像锥子一样直戳戳地瞪着我。

我和小文出去说话大多在傍晚。小文说，两个人在夕阳下边走路边说话是一种享受。我们从宿舍旁边的那条羊肠小道拾阶而上，小文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最开始一段时间，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是并排坐在山顶的那块青石板上，呆呆地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最后是满天的晚霞。小文忍不住问我，是不是书看多了，呆了，傻了？我还是不说话，只是笑。见我笑了，她也跟着笑。

小文突然问我，李洋，你明年还来吗？

你来我就来。我笑笑，想打破眼前尴尬的气氛。

小文又问，你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吧？

我说，不好说。我想把家里的欠账还完了就不来了。

欠人家多少钱？

大概几万块吧。

多干几年多挣点钱不好吗？

我突然想起贾平凹在短篇小说《倒流河》里的一句话，就顺口说了出来，这活，干一年要屙三年黑水。

小文笑着拍一下我说，你吐口吐沫也是黑的。

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小文也看过。

从那以后，我们的话渐渐多起来。在山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聊《老人与海》里的那个古巴渔夫，也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总之吧，谈论的都是文学。真看不出来，

文学上的东西，小文会懂那么多。有了共同话题，说话也就随意多了，也活跃多了，说到好笑的地方，笑声几乎响彻山谷。回到宿舍，工棚里的鼾声此起彼伏。有几个没睡着的，看见我回来，都骂开了，日你先人，你们俩咋回事，动静不能小点吗？

小文也知道矿工们会说我们的闲话。既然所有人都说我们在搞对象，那我们就假装在搞对象吧。这样，我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就没人说我是在装了，也没人再说小文是皮强的二奶了。

王矮子实在看不下去了，捣着我的脑门警告我，早晚有一天，你会被皮强扔下竖井给活埋了。

### 三

说句良心话，对小文，我没有那种想法，一丝半点都没有，跟她在一起，只是讨论一下写作，何况我那时才二十一二岁，压根儿就没考虑过那事儿。至于小文是不是皮强的二奶小三，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的主要工作还是下井出矿。

不管是下雨下雪，每天天刚麻麻亮，王矮子和他么叔就准点起床，换好工衣，提了炸药雷管，进矿洞去打炮眼。从家里走时，他答应过我，先在扒渣班干着，等需要钻工了，他就跟他么叔分成两班，他把我带上，再给他么叔找个辅助工。我迫切希望能早点进钻工班，能多挣点钱。每天他们上班时，我就义务给他们扛炸药、拉风管。王矮子把风钻机往地上一放，支好机腿，套上钎杆，接好水泵，风管一接，风钻机便突突地转起来。他熟练地挂好档，便开始打炮眼。他教我怎

样打掏心，怎样压顶，怎样打底炮，怎样打腰炮。他还教我要深打眼，浅装药。

放完炮，通过风，就该我们扒渣工上班了。吃罢饭，安全帽一戴，铁耙子往肩膀上一扛，就跟着矿队长下井，在井下一干就是七八小时。在那个又矮又窄的巷道里，我奋力推着装满矿石的罐车奔跑，一趟又一趟。究竟跑了多少趟，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开始几趟，小文还搬把椅子，坐在矿井旁的仓库门口，傻傻地看着我笑。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应该是好笑极了，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学生服，一条大窟窿小眼的裤子，一双深筒水鞋，灰头土脸的。汗水像下雨一样，从脸上淌下来，留下一条条黑色的沟壑。小文说，她一看见我推车，就想起了高中课本上的包身工，也想起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样子好笑，还极不雅观。所以，后来，小文就把椅子搬进仓库，盘点雷管炸药，整理账目去了。

干了一天活，双腿跟灌了铅似的，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宿舍时，听见几个工友正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我一进来，王矮子咳嗽一声，说话声戛然而止。自打我和小文打过交道以后，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找了脸盆，去厨房打来一盆水，去洗澡间洗澡，顺便搓一把衣服。我正在搓衣服，就听见一个家伙阴阳怪气地喊道，哎呀妈呀，身子好白呀。我以为是说我，就回了一句，眼看花了吧，老子生来就是黑泥鳅，白个毛线。那家伙哼一声说，自作多情，谁说你了，老子说的是第一夫人。我回他说，一群没出息的家伙。另一个家伙接话说，刚才王矮子看见了。然后是一阵哄堂大笑。我拎着湿漉漉的衣服，冲出洗澡间，指着王矮子的眼窝子问，他妈的，你个畜牲，真干得

出这事儿？王矮子把凳子往后一挪，腾地站起来，伸手一挡，骂道，狗日的，你想咋地，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又不是你的女人。

旁边的人都拉着王矮子，说，算了算了，别让外人看笑话，可我们越吵越来劲。一不留神，手里的衣服甩在王矮子脸上。王矮子像弹簧一样暴跳起来，扒开人群，飞起一脚，重重地踹在我肚子上。我只感觉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身子往后晃了晃，脚下一个趔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王矮子像猛虎下山那样猛冲过来，把我按在地上，铁锤般的拳头流星雨一样砸在我脸上。

我醒来的时候，扑鼻而来的是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扭头看看，皮强坐在办公桌前，日光灯照在他的光头上，油光锃亮。他愁眉苦脸的，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我试着探了探身子，想坐起来，却浑身酸软疼痛。小文背对着我坐在床边上，听到响动，赶忙转过身来，扶我躺下。小文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我脸上摸了摸，然后做了个鬼脸，咧嘴笑起来。她一笑，我也笑，才觉得脸上又酸又痛，像被篾片绷着一样僵硬。

小文说，她正准备去找我，就听见我们宿舍有吵闹声，跑过去一看，就看见我被王矮子按在地上打。她冲上去，把王矮子拉开，趴在我身上护着我。皮强坐在办公桌前，像一尊菩萨一样，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我叹口气，小声问小文，王矮子咋样了？皮强突然伸个懒腰，轻描淡写地说，被我开掉了。对自己的兄弟都能下这么重的手，这人太不行了，不能用。说完，慢吞吞地站起来，背着手往外面走去。走了两步，又突然停下来，对小文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该把你带

到这里来。然后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我从小文的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外面是一片金灿灿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双手捂着肚子，摇摇晃晃地向工棚走去。小店里，“金毛狮王”趴在柜台上，不停地捣鼓着计算器。她男人还是老样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斜靠在门框上，叼着一支烟，呆呆地看着山下的村子，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我想，他应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吧。

王矮子的幺叔正在工棚外修理那台风钻机。在我的印象里，那台风钻机就像一个病怏怏的中年男子，三天两头地犯病，伤风了，感冒了，只要没伤筋动骨，吃吃药，打打针，还得坚持天天上工。工棚里还是老样子，充满各种气味，通铺上睡着几个上夜班的工友，鼾声一阵紧似一阵，较劲似的。矿山上跟以往并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小文，没人关心过我的死活。

我在床上躺了两天后，继续干活。

矿山上的冬天好像比老家要冷得多，可在工作面上干起活来，只穿一件工衣仍旧大汗淋漓，推着一车矿石一出井口，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一冷一热，搞得我心力憔悴，疲惫不堪。每天眼一睁，除了吃饭就是下井出矿，一回宿舍倒头就睡，《老人与海》还没开封，《平凡的世界》压在枕头下面，看了一半就再也没翻动过一页。

最开始几天，小文仍旧跟往常一样，吃过饭就到工棚来找我，我每次都假装睡着了，不理她。时间一长，她再也没来找过我了。有时候，我推着一车矿石从矿井里出来时，看见她正站在仓库门口，可她一看见我，立马转身回仓库去了。

晚上，工棚外寒风依旧肆无忌惮。我躺

在床上，裹着一床很厚的绒被，尽管柴禾在火炉里燃烧得吱吱作响，我觉得浑身依旧冰冷，久久不能入睡。我看着忽闪忽闪的火光，脑子里不断重复着皮强的那句话，小文，我真不该把你带到这里来，还有那举棋不定的表情。

#### 四

发生事故的那个下午，矿区异常安静。我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王矮子的幺叔突然踹开门，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快起来，快起来，出事了，皮强出事了！我们跟着王矮子的幺叔一路狂奔，刚冲进矿井，就看见一大方石头死死地压在皮强身上。皮强面如土色，两只手露出来，血糊淋刺的。王矮子的幺叔说，这排炮是探矿的，矿部急着要取样，不知咋回事，哑了一炮。皮强着急得很，炮烟刚排完，他就亲自来排哑炮，没想到排着排着，炮又响了。他听到响声赶来时，就见皮强被压在石头下面了。

耙子扒，手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皮强从乱石中抬出来。用手在鼻子上试了试，已经气若游丝。王矮子的幺叔找来一块木板，把皮强平放在木板上，五六个人抬着，飞快地往外跑。等了半个多小时，医院的救护车终于来了。

五天了，小文跟亲生儿女一样，寸步不离地守在皮强的病床前。

病房里，只有我和小文两个人。

第六天一大早，我正准备下楼买早餐，病房里突然进来一个女人，四十五六的样子，手里拎着两包东西。我正要问她找谁，小文突然站起来，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干娘。

女人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皮强，跟小文说了几句话，就进洗手间去了。我碰碰小文的胳膊肘，悄悄问小文，她是谁？小文指指皮强说，皮强叔的爱人。我更纳闷了，他爱人你叫干娘。

小文说，想啥呢？小时候，我家里穷，皮强叔在报纸上看到我上不起学的信息，就联系学校，出钱供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他们一家人把我当亲女儿一样看待的……

我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心里的那个疙瘩终于解开了。

小文的干娘从洗手间出来，似乎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朝我努努嘴，问小文，这是谁。小文介绍说，一个矿工，也是一个朋友，这座矿山上，只有他和我能说得上话。小文的干娘听完，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点了点头，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皮强有老婆和干女儿照顾，我这个外人，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我站起身来，看了小文几眼，给她干娘做个拜拜的手势说，我走了。

小文问她干娘，我能送送他吗？她干娘又看看我，点了点头。

矿山上，矿工们都走完了，只有“金毛狮王”还趴在柜台上，不停地按着计算器，好像有永远算不完的账。她男人斜靠在门上，偏着头，看着山下的村子。

小文坐在一张空床上，默默地看着我往行李箱里收拾东西。我觉得有好多话要对小文说，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好久好久，小文突然问我，你还记得皮强叔说过的一句话吗？我问是啥话？小文说，不该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嘴上说，记得，但我不知道，小文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

小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突然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给我。是一个帅小伙儿，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了一下。小文说，他姓李，二十五六，一月五六千。说着，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还是一个男人。小文说，这个姓南，三十一二岁，刚离了。带着一个儿子，七岁，有房有车，是一个大公司的高管，年薪六七十万。我心里又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了一下。

我不知道小文给我看这些照片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她是想告诉我，她已名花有主，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别动歪心思？我就一个矿工，门不当户不对的，心里即便是有那种想法，也只能烂在心里，这个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小文从我手里接过照片，接着说，都是皮强叔介绍的，叫我月底去相亲，你说我去不去？

我一时无语。咋说呢？去，还是不去？想了想说，去，咋不去？小文又问我，你说哪个好？我苦笑了一下，随口一说，姓南的吧。小文笑笑说，皮强叔也是这样说的。我咬咬嘴唇，点点头说，那就好。小文突然把照片往地上一扔，好个鬼！我扭过头来，看着小文，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过了好久，小文才叹了口气说，除了这件事，别的我都听皮强叔的。

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我不好开口。

沉默了许久，小文突然问我，你挣的钱够还账了吧？

我说，还早呢。

小文又问我，明年还来吧？

我笑笑说，你来我就来。

# 唐河记

■ 席星荃

清乾隆《襄阳府志》载：“唐河，在县东北。源出泌阳县东之铜山，在河南为泌。水经唐县入襄阳境，因称为唐河。南流与白河会，入于汉，亦名唐白河。”鄢家埠口在樊城东北48公里，唐河左岸，与河南省新野县王庄镇水台子村隔河相望，河上有273省道相通。

—

唐河进入襄阳县境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码头，码头也是埠口，这地方鄢姓人多，就叫了鄢家埠口。码头成集，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悠久时光里，因有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的水上航运之便，又地处湖北省襄阳县、枣阳县和河南省新野县、唐河县之交，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四县”之说，这样的码头集市不可能不兴盛。何况我知道，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每逢动荡之世，想跟战争或重大历史事件撇清关系根本不可能。几乎是怀着渴望和暗暗的一丝激动，我动身了，那是2006年9月2日，农历七月初十，一个薄阴天

气的炎夏日子。

从襄阳市到周围各乡镇，总是坐中巴，这段行程共55公里，一路穿过张湾、双沟和程河等三个唐白河边的乡镇。离开樊城不久到了张湾镇，这是唐白河入汉处，从这里开始，路与唐白河就挽起了手。虽然唐白河是汉水的第一大支流，但也许是中国极短的河，从入汉处的张湾镇到双沟镇西南的龚咀村，不过12公里。在龚咀村北，它就分成两条河，唐白河的名称就结束了。像一对姐妹各回婆家，西路走的是姐姐白河，她斜斜的往北偏西走呀走，走过新野，走过南阳，也不停步，又向西北走去，走到了伏牛山深处。妹妹唐河斜斜地往北偏东走，走过新野县东南部，走过唐河县，走过社旗县，走呀走，走到方城县，那里也有山，不如姐姐的山大。走到湖北境内的时候，姊妹俩舍不得分手，依依的，相距并不远，是招招手就可以望见对方的。到了鄂豫交界的埠口，不得不割舍情感，狠心拉开距离。

我跟着妹妹的脚步走，沿着唐河东岸一

路往北，看到地形地貌渐渐变化。西岸与河同行的长冈时离时合，山河隐约，渐渐远了，到后来再也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有两河之间的河套上的村庄和河套上空无垠的蓝天。

东岸是远古时期造就的冲积平原，沙质土壤，地势平旷，村落稠密。风物景象已经不同，再见不到稻田。满眼所见以旱庄稼为主，玉米、棉花、花生、芝麻以及高粱。玉米棒子已经掰下了，青苍色的玉米秆上挂着枯黄的掰开了的包衣；原野上遍地堆放着拔下的花生秧子。妇女头顶花手帕，坐在门前摘花生，身边摊晒着黄澄澄的新鲜花生果，空气里有花生的奶甜味。而刚才在唐白河大桥一带，空气里还充满了水稻和鱼的气息呢。

唐河的岸很陡，没有河滩，不到近前难以发现。一眼望去全是庄稼。然而，一晃，玉米丛闪出一条缝隙，其间一条小河从桥下流过，露出了河和陡峭的岸，一晃，又不见了。不时看见窄深的溪沟从东边过来，穿过桥下，流向看不见的唐河，总有白鹭在溪水茂密的苇丛和柳林上空飞翔。

车在程河十字街稍作停留。我用目光在街上寻找一种东西——程河柳编。这里的河滩适宜柳树生长，河边的人靠河吃河，用天然柳条编制器具用品。说来话长，明末清初，遍地战乱，北方逃难来的手艺人来到程河夹河套地区，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柳编技艺，至今已有300多年了。经过长期的发展，柳编技法日益繁多，平编、穿编、拧编、线编、立编、混编等等，制品五花八门：篮、箩、筐、篓、团窝、簸箕、撮箕……唯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程河人做不出来的。近年又创新了花瓶、屏风等工艺品用于出口。据说达到400多个系列3000多个花色品种。从2016年起，该

镇每年举办程河柳编文化节、编工技能大赛和柳编产业论坛。2020年，程河柳编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可是街面上却看不到，也许这东西不是在当地出售的，本地人都会这一手，不买，都卖到了外地。

出程河街继续北行，半小时后到达埠口。十年前，埠口曾是襄阳县的一个行政乡，后来并入程河镇。因为当年作为乡政府时的基础建设，街道宽畅，两边是整齐的二层楼房，还贴了白瓷砖。但这里农商杂处，经商的门面不多，靠街边摆着花花绿绿的塑料制品、日用品和农具，生意清淡。看上去既像乡村，又像集镇。

## 二

这可跟我脑壳里的景象大不相同。朋友老任是土生土长的埠口街上人，听他多次谈过旧时的埠口街，那是一条有很多铺面、字号林立的老街。街道也讲究，街心铺着鹅卵石，两边铺着青石板，无论阴晴雨雪，不用穿雨鞋；仰面看屋脊，是齐齐整整的风火墙。五行八作，样样俱全。不仅有酒楼茶肆，甚至还有旅馆和妓女，供外来的商旅和船夫住宿和消遣。这话不假，我另一个朋友的夫人娘家就是埠口开鱼行的，唐河上下游几十上百里之内的渔民打了鱼，就送到她家的鱼行，路远的当天回不去，就在鱼行吃住。她家收了鱼就批发给樊城的鱼行。鱼行从她的曾祖开始，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意一直红火。我听说过各种商行，鱼行是头一回听说。

那时候，因为富庶繁荣，风俗方面就格外讲究，庙会、地方性祭祀和节庆活动很多，

每到节日都举行内容不同的娱乐活动，大街小巷人如潮涌，种种民间表演和竞技争相登台，鞭炮烟花照亮夜空。老任特别提到一种埠口独有的“牯牛抵战”，双方挑最强壮的小伙子，两个小伙子肩头共架一个选手，选手双腿前伸，从十几步外对冲过来，用双脚相撞，砰！山崩地裂，谁被撞倒谁败，一次不分胜负则来二次、三次，常常有人骨折脚断，有人吐血而败，终身残疾。但没有谁害怕，活动年年如期举行。

可是现在，我找不见当年老街的影子了，我走的是新街。新街远离了码头，把老街扔在一边。据说还有一截保留着，但已经不再有商业，冷落了。

十字街赫然耸立着当年的镇标：一只黄灿灿的镀铜帆船。不是本土传统的楸子船，而是西洋的多桅船，正鼓满了风，昂首行驶。台侧的说明文字解说以帆船为镇标的理由：埠口街地处两省四县的繁华码头，码头上的船上抵社旗、方城等地，下至襄樊，然后顺汉水直抵汉口。航运是埠口重要的经济方式，是其繁荣兴盛的根基。

其实，埠口码头上的船远不止抵达汉口，它走得非常遥远。中国近年有一个文化热点：正在向世界科教文组织申遗的“万里茶道”，它于17世纪末期在亚欧大陆兴起，以茶叶贸易为主，途经中蒙俄三国，将福建武夷山、鄂赣交界的幕阜山、湖南西部的雪峰山、武陵山等地的茶叶通过水陆路运至汉口，向北通过汉水经湖北襄阳抵达河南社旗上岸，再用马、驴、骡、骆驼和人力等继续北上，经山西、河北、内蒙古抵达中俄边境重要商贸城市恰克图，向西经西伯利亚，横跨漫长的俄罗斯大陆到达圣彼得堡，而后转销欧洲各

地。商道东西绵延14000余公里，是继陆上丝绸之路后，又一条联通欧亚的人流、物流大通道。

在埠口歇脚，又从埠口扬帆出发的船，风帆万里，接通着茶道的欧亚大陆两端。但如今水上航运早已消歇，当年建造镇标时唐河上已经不见船影，帆船已经是历史的记忆了。而现在此镇已撤，镇标又成为历史记忆的记忆……

镇标下摆着两个水果地摊，当地产杂牌苹果和小麻梨四五角钱一斤，而河北来的大梨一元钱一斤，套有塑料软套。卖水果的妇女面皮晒得黑红，说话有河南口音。我问她是不是河南人，她笑笑说，我是本地人。东街本是跑车的大街，现在拦断作了农贸市场，钢架塑料大棚下是一排排水泥台子摊位，主要是蔬菜鸡鸭的买卖。今天是热集，人不少，但也不是很稠。现场无人管理，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有点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意思。

我顺西街往前去看河。西街很短，家家门前人们正忙着摘花生。有一台花生摘果机正在工作，机口吐着剥出来的新鲜花生。我尝了两颗，不如襄阳城东鱼梁洲出产的甜。

路上跟一个赶罢集回家的跛脚老汉攀谈起来，老汉精瘦，头发干燥花白，穿着化纤布裤褂，皱巴巴的，沾染着斑驳的农家日子的痕迹。他肩头背一条蛇皮袋子，一走一跛，但速度不慢。老汉是对岸村庄水台子人，浓重的河南口音。水台子归新野县王庄镇管辖，老汉说，唐河两岸的人赶集都到埠口，王庄镇反而去得少。这时我才相信那卖水果的妇女的确是埠口本地人，只不过带上了一点点河南口音。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历史上很多事是说不清的。据有关资料记载，1953年

3月19日，为了解决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水利纠纷问题，唐河南岸原属襄阳县的于湾、栗湖赵和朱李湾等三个村划归河南省唐河县。这三个村就在埠口东边三五里。这种情况西边的白河两岸也有，却是反起来，由河南划归湖北。这还只是村级行政归属变更，有些地方的变更有县级甚至地区级的。区划变了，但人没有变，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不会变。即使渐渐发生变化，仍然有许多变不了的东西在。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老汉说以前河里船可多啦，船挨船，船碰船，码头上热闹得很，现在一只也没有了。现在都用车，跑起来又快又方便，谁还到河里使船呢？我抬起手腕看看表，现在是2006年9月2日。

说话就上了大堤，看见了堤下的唐河。

### 三

立岸上向东北望去，唐河拐了弯，看不见了。我知道上游还很远，溯流而上分别可达中原腹地和桐柏山北麓。这条河，上下游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名字，而叫唐河的河段并不长，下游止于双沟镇龚家咀村，上游过新野县东南之后止于唐河县境内。再往上叫泌河，而古代则称赭水，发源于桐柏山北麓。起初向西流，至唐河县东北时分两支，北去者为赵河，上游达社旗县及方城县境。南下者为溧水，经唐河县而至新野县东，在埠口进入襄阳县境，然后在龚家咀跟白河汇合了。但这一段溧水后来不叫溧水了，叫棘水。

泌水、赭水、溧水、棘水，尔后唐河……这是怎么一回事？名称的变换何以发生？

白河也好，唐河也好，唐白河也好，古代都不叫这名称。在《水经注》里白河被认作主河，称“澗水”；唐河被认作它的支流。“澗水”这名字有点古老，有点奇怪，怪冷僻怪罕见的。澗水是个大概念，包含了下游唐白河在内的整条白河。郦道元《水经注》说：“（澗水过新野县后）又东南与棘水合……（棘）水上承赭水。棘水自新野县东而南流，入于澗水，谓之为力口也。”这句话是说唐河当年不叫唐河，叫棘水；在唐河县境内称溧水；再往上叫赭水。棘水在襄阳境内汇入澗水，那地方叫“力口”。《水经注》接着解释：“棘、力，声相近，当为棘口也。”近代历史地理学家熊会贞说：“溧河自新野县东北（向）西南流，至襄阳县东北入白河。溧、棘音近，即棘水之道。”原来“棘水”由“溧水”转音而生成。二位大家的解释基本相同。

像一个姑娘出了远门，走呀走呀，山一程，水一程，走了千山万水之后，乳名丢了，有了新名字。他乡人口音不同，又把音念走了，于是“溧”成了“棘”；“棘口”成了“力口”。而如今，当年的溧水、赭水和棘水都成了泌水，所有的旧姓名一概摒弃。除了学者，已无人再提。河名的演变，扑朔迷离，让人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而名字的变化还没完呢。唐河跟白河会合后就被取消了自己的本名，像旧社会的女子，嫁了汉，与人成了夫妻，就改名某某氏，夫姓在前，妻姓缀后，两条河就成了“唐白河”。一条河，名字就是身世，就是历史。而名字往往是一团谜，这个谜深邃玄远，纷纭缥缈，你有多少学问，对历史了解多少，它就有多深远。而它一路行来，千回百折，其中又有多少故事？

埠口的位置在古棘水上、新野县东，枣阳到新野之间。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家乡枣阳白水乡，举事初期同王莽军队鏖战，史称“后汉兵起，击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这是后汉的肇始之战、奠基之役，星星之火头一回爆燃。唐子乡在哪里？就在埠口东一箭之遥。湖阳在哪里？就在埠口东北举首可望之处，这样说埠口就不简单了，原来它是一个长期隐姓埋名的古战场。

《水经注》说：“棘水又南迳新野县，历黄邮聚，谓之黄邮水。”郭守敬按语称：黄邮聚有三百五十户，是加封给王莽的封地。这个黄邮聚在哪里？郭守敬引《续汉志》称新野县有黄邮聚，在今县东，“其聚落悉为蛮居，犹名之为黄邮蛮。”黄邮聚是不是埠口？按上述诸公所述地理位置，埠口正当其地，非它莫属。

湖阳可是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后汉建立，光武帝将湖阳作为大姐刘黄的封地，史称湖阳公主。湖阳公主有许多故事，其中之一是她的家奴大白天杀人，湖阳公主让他躲在自己府中不出来，出入同车，官吏无法捉拿。洛阳县令董宣在夏门亭拦住公主车子喝斥家奴下车，将其打死。光武帝大怒，命董宣磕头谢罪。董宣直着脖子不肯低头。光武帝命武士按住董宣强迫磕头谢罪，董宣挺着脖子，不肯低头，最终光武帝赏给董宣三十万钱。这就是“强项令”的出典处。湖阳公主早寡，刘秀有意给她再找个丈夫，她看中了大司空宋弘，为试探宋弘，光武帝召宋弘入内官，让公主在屏风后听他俩对话。刘秀对宋弘说：“谚语说人贵了就换朋友，富了就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明白皇帝的话中话，断然答道：“臣听到的说法是‘贫贱之交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无语，回过头向里边的湖阳公主说：“事不谐矣！”用现代汉语说就是：“搞不成了！”这就是“贫贱糟糠”成语的出处。

除了上述那场战斗，黄邮聚本地也直接发生过大战。刘秀初步统一中原后，唯有荆襄地区的割据势力秦丰不肯臣服，成为心腹大患。建武三年，光武帝命大将傅俊、岑彭进击秦丰，两军对阵，刀剑铿锵，最先攻下的就是黄邮聚。随后，大司马吴汉乘胜借势，连续战斗，破秦丰于黄淳水上，逼迫秦丰退回到襄阳老巢，扼守鹿门山，不二年灭亡。现在，站在埠口，我一下子明白了：后汉建国，一头一尾的两次大战，都在此地进行，正好标志着后汉从起兵到建国的完整过程。这是巧合，更是当年地理和形势的必然。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些历史辉煌，包括埠口人在内。因为我从来没听人谈起。

唐白河，唐白河，现在看起来地处偏僻，遭受冷落，但骨子里它是天造地设的热点地区，每逢国家有事，民族有难，这里就挺起了脊梁，担起了重任。后汉起兵击唐子乡、杀湖阳尉之后一千九百四十年，日寇侵我河山，抗战烽火遍地。唐白河流域再次成为激烈交锋的战场。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卞彬率领的31师在枣阳西北的杨家塄、七房岗、太平镇与日军交战。营长董树楨奉命向唐梓山日军发起猛攻，日军一个连缴械投降。但旋即被大量日军包围，董部退至太平镇固守。因信息断绝，孤军作战，顽强抵抗三日三夜，突围失败，500名官兵壮烈殉国。与此同时，襄河东岸战事激烈，5月16日，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阵亡于宜城南瓜

店。战后，31师师长乜子彬为战死者立碑，此碑今存于宜城县抗战纪念馆。兹谨摘数语如下：

呜呼！自军兴以来，死事者多矣，而荆襄尤为忠义所萃云。二十九年五月，师方有事于桐枣，力堵鄂北之敌，连克杨家塄、七房岗、刘家砦、太平镇、高公桥诸要隘。唐白不波，宛城如故，士将□休于穰东。间，敌转锋西向，张上将殉国，襄西震动。六月一日，师奉檄星驰，一日夜二百余里及于谷城，而襄阳失陷。挥军挺进，逐寇于宜城雷家河、快活铺、胡家集、乐乡关而南，所向无前，可谓至顺。宜昌又以十二日不守，告事机之难，有如是耶。迨奔命迳向远安、当阳间，军出万中，驰驱岭表，溽暑熏蒸，馈饷无地，忍饥赴急，求一战而不可得，何遇之穷也！窃有蓄势久，一发而不可遏之隐忧矣。敌既据守我国防工事，阻我于要隘穷谷间，将士□□□□□□死而甘心于敌，以求旦夕之效……

今天读来，仍不禁使人热血沸腾而泪流满面。

这唐梓山即唐子乡，在湖阳之南，正是当年光武帝首战之地，而埠口可以引颈翘望焉。

#### 四

登上高高的河堤，对岸的中原景象尽展眼前；而背后是楚地，真正的南方的开端——在西边三十里的黄渠河，就竖着明代的“湖广北界碑”。

河岸陡峭，河面宽约两百米。河道不直，

两头望不多远就转弯不见了，有点扑朔迷离的意思。跛脚老汉说出一句当地俗语，“唐河弯，白河滩”——那边的白河沙滩大，这边的唐河转弯多嘛。河水清澈，左岸堤下树木高大，左岸庄稼茂密，风景开阔。前些年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唐白河的水酱油一般，漂着白腻的泡沫，发出难闻的气味。后来樊城一个小学生给河南省委书记写了信，书记批示要坚决整顿，方才有今天河水的清澈与空气的清新。

耳朵里很静，传来远处村庄的鸡鸣声，听起来细细的，是声音中的微雕作品。但这静似乎有一点寂寞，少了点河流应有的生气。这感觉不独因寂静而起，也因视觉而来。看看河上，多空啊，空得荒凉，空得落寞，既不见鹭鸶、鱼鸥之类大型水鸟，也不见一只小小的翡翠鸟。流水孤独，没有水草，没有芦苇。要使一条饱受创伤的河流完全复苏，我们还需要等待若干年月……

河上有一座低矮的水泥桥连通两岸，建桥人知道用不着再行船了，桥墩几乎贴着水面。河南一边泊着两只铁壳平底挖沙船，却没工作，也不见人。我搜寻码头的遗迹，除了泥岸还是泥岸，岸上种了芝麻、花生和高粱，一片野地风光，码头在哪里呢？跛脚老汉记忆中的繁华何在？

桥上可以跑汽车，但最多的是农用车和手扶拖拉机，车上坐些妇女孩子。一辆小型客车驶过来，牌子上标着“新野——埠口”，坐满了旅客。一河隔两省，埠口也早已不是当地行政中心和航运码头了，但两省仍然通着客运，历史传统依然存在，地理特殊性依然在起作用。

桥上有一个收拾晾晒花生的男人，矮矮

墩墩的，脸黧黑而圆，正在把机器打下的花生装车，十七岁的儿子帮忙。攀谈起来，知道他是埤口这边的，种了四十亩地，算一个大户，每年只种一季花生。如果种两季，上季小麦，下季花生，那花生就瘪小，两季反不如一季。

我的家乡距离此地不过百里，却是稻麦产区，花生罕见，我的童年时代花生是稀罕物，在这里却是大宗庄稼，贱得就像我家乡冈坡上一到深秋就扔得一堆一堆的红薯。毕竟纬度不同了，襄阳在版图上属于中国南方的最北缘，而这里却属于北方的最南缘，埤口恰处于分野线上。我们那里到处是山冈、水塘、溪流和水田，是娟秀的南方水乡景色。而这里的平原一望无际，是质朴的中原风光。

## 五

过了桥，登上河南一侧的大堤。紧挨大堤下出现一个村庄，一式的青瓦院落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村里人正在做午饭，炊烟袅袅，鸡鸣犬吠，村口的水泥牌子上写着“水台子”三个红字；汽车牌照都写着“豫”字，而不是我见惯的“鄂”字。蓦然惊觉：满耳已经是地道的河南口音了，自己正身处异乡呢。但不是陌生之地，因为有一个人物使我感到了共同的亲缘关系——曾听当地朋友讲，传说当年刘秀被王莽的军士追杀，逃到唐河边，困乏至极，躺下休息，身子下蚂蚁来来往往。一个乞丐对他说，我划一个圈，蚂蚁就跑了。说着顺手掰一根树枝，围着刘秀划了个圈，顿时，蚂蚁纷纷撤离。乞丐又说，你躺在这河岸下，头上的土崖崩了咋搞呀？刘秀回：“我躺在这儿，这儿就不会崩塌。”从那时到现在，

唐河边的泥岸崩了不少，刘秀躺过的那个土崖却坚挺不垮，成了一个突兀的台子，逆迎河水，成了一道显眼的风景。台子边的这个村庄便叫了个“水台子”。

我的家乡跟刘秀的老家枣阳白水乡相距不远，也有很多刘秀的传说。白水乡现在属襄阳，按当年的行政区划却是南阳。汉水北岸这块土地，历史老根儿是分不开的，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曾归属南阳郡。但更早的时候，南阳属于楚国的疆域，大名鼎鼎的范蠡就是楚人，但他的故乡是南阳河川，而他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专家，也是楚学的开创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独襄阳南阳，整个华夏都是这样根脉牵绊，难分难解，千里万里，实为一家。

返回湖北一侧后，到堤下的村子里串了串。水台子的院落房屋都是传统的中原风格，整齐严肃，道貌岸然。这边却是自由散漫，横者自横，竖者自竖，各不相干。村中有大片隙地，长满野草杂树——树也不一样，水台子村里最多的是枣树、楝树和椿树，这边多的是梧桐、杨柳和桃杏，呈现的是荆楚传统。河东河西，是两幅风格迥异的画。

返回埤口，吃了一碗饺子，走出东街来到野外。路边有一块菜园极富诗意，冬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半枯的叶丛中，韭菜开了白色的小碎花，朝天椒红如火焰，只有火葱受了干旱，瘦弱萎黄，被看园的老汉小心地培了土保墒。园子中间栽一架葡萄，一棵毛桃树，一棵樱桃树，一丛小茴香。看园的老汉告诉我，毛桃每年都结得很多，吃不了。他把“葱”说成“琼”，上声，当地土音。而街上的年轻人，却不这样说了。

虽然口音有河南味儿，但并不影响这块

土地属于正统的襄阳地盘，有史为证，《明史·吴宗伯附任亨泰传》：“襄阳任亨泰亦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第一，以礼部尚书使安南，交人以为荣。”进士第一俗称状元。任亨泰为礼部尚书时发生过一件事：日照县民江伯儿为给母亲治病，杀其三岁儿子祭祀岱岳。皇帝朱元璋闻知震怒，责打一百杖并罚充军海南。出了这事后，朱元璋命任亨泰拟定表彰孝行的律例。任亨泰奏道：“这类杀子救母的事，堕宗绝祀，是最大的不孝，应该严行戒谕。不宜在旌表之例。”诏曰“可。”此类恶性事件在中国从此绝迹，不知挽救了多少人子生命。任亨泰就是埠口人，其后裔至今犹在，老宅犹在，人称“状元家”，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宗族，所述其事甚详。

## 六

回城后，翻了翻1989年出版的《襄阳县志》，其中有一幅手工绘制的民国时期襄阳县行政略图，见于卫生部首席参事、社会学家孟广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所写的《巡视襄阳县报告》，当时他任湖北省民政厅长。这幅地图上埠口在襄阳县东北伸出的一只锐角上，圆圈加点，是区公所所在地。圆圈上插着一面小旗，是保安队驻防地的标志。这张图上的重要地名多数现在已经不知名了，许多地名跟现在不同：双沟镇在图上叫双镇，泥嘴镇叫泥镇，朱集叫朱家集，古驿叫吕堰驿……几乎没有一个完全相同了。

这些地名变更的一个规律，是尽量简化原地名，去掉了原名里根本性的元素。比如竹条铺简称为竹条，鄢家埠口简称为埠口……

地方的原名像一个人的乳名，带着它的生命信息，标志出它的血脉和基因，能够引发后人的历史想象和感情回溯。随意改变，就会失去这些宝贵的原生信息，蒸发掉淋漓的生命元气，变得苍白孱弱。

埠口的诞生与得名就是一个例证。据近世编撰的《襄阳鄢姓考》记载：元朝时期，一支鄢姓氏族自中原某地来到鄂豫交界的唐河边，见此地因常遭水患，土地荒芜而人烟稀少，就落脚下来。为抵御洪水，鄢姓人夯土筑台，台上造屋，称为“垫庄子”。当时庄子在唐河北岸，鄢姓人便设了渡口，方便两岸百姓过河。渐渐地，渡口变成唐河上漕粮运输船和船帮停泊的码头，成了物资集散口岸和两省四县的集市。人呼为鄢家埠口。至康乾盛世，荒废已久的土地被开垦，生产恢复，人口增多，鄢家埠口的手工业、商业随之兴旺起来。清朝道光年间，唐河改道北移，鄢家埠口由北岸变为南岸，村北露出大片油沙地，为河运提供了更大的货运场地。咸丰三年，为防御红巾军和捻军进犯，鄢家埠口奉旨修筑官寨，挖寨壕，筑寨墙。寨子呈方形，寨内形成街市。东、南、西各设一寨门，单单北门设两座门，因为北门临唐河码头，两座门方便行人与货物运输。河上百舸竞帆，河岸商贾云集，寨内百业兴旺，是微型的清明上河图节选。

而今，山河未改，而土寨和码头不存，只保留街道两条，一东西向，一南北向。旧影依稀，可供缅怀。

唯有不老的唐河，朝朝暮暮，能忆起它的往昔繁华。

# 远方的远方在哪里

■ 茉莉

七月末，昆明不热。于是，我来到昆明避暑，如火如荼的襄阳，被丢在了身后。

昆明的街上，穿什么的都有。有的人穿吊带，有的人穿羽绒背心。漂亮的小姐姐骑着电动车，吊带外面披一条薄薄的羊绒披肩，五彩缤纷飘飘而过。披肩好看，有种不经意的时尚，显出几分贵气和雍容。披肩有很多功能，挡风，保暖，还是不同衣服的绝佳配饰。不需要时去掉披肩，裸露出性感的吊带，展示出性感的身材。关键是，这种性感的显露，自然大方，一点也不刻意和造作。这种时尚，十分合适，合适到必不可少。这里虽然四季如春，却常年干燥多风，紫外线强烈。昆明街上的妹子，看不到胖子，却又很少见到白皙细腻的皮肤。而这种吊带加披肩的穿搭，青春朝气，正好扬长避短。可见，一个地方人的装扮，多与当地的气候有关，时尚的时，大约就是指天时吧。来时，我带了厚厚薄薄的一堆衣服，却也没有当地姐姐们那样合适的穿搭，将就着穿，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外地来的。

小雅来了，骑着电动车，白色的吊带，浅蓝的牛仔裤，脚上蹬一双运动式的凉拖，肩上斜挎着白色的大书包，上身披一条白底兰花的薄羊绒披肩，披肩的本白色底子上，印着湖蓝和桃红的如意卷草花纹，色彩鲜艳图案雅致，小雅身形健美，小麦色的皮肤更衬得唇红齿白。哈哈，小雅已经是妥妥的一枚本地漂亮妹子。

学生小雅，襄阳人，在云南暂住几年了，她是个不寻常的女孩。上大学时，在我的水彩课上，她迟到了，我问她原因，她笑嘻嘻的，说睡晚了一点。之后，她上课很准时，画画也很用功。我们常常会聊几句，我教她画水彩画，也扯些闲篇。慢慢了解到，她是个旅行达人，从高中时候就开始旅行，已经去过很多国家。难怪她的性格与其他学生不太一样，她快乐、清澈，有种天然的自在无拘。毕业后，她去西藏支教，而后又去佛学院修习佛学，再后来，继续旅行，继续学习心理疗愈，并为需要者做心理援助。毕业后的这些年，她漂泊在国内或者国外，直至来到云

南，停留下来。这些年，我们时不时还会有联系。我在米公祠画画时，她曾来给我做过助手。不久前的微信里，小雅邀我去云南转转，我很想去写生，也很想看看小雅所做的心理疗愈。于是，欣然前往。

心理疗愈是一个大概念，艺术疗愈现在也很热。艺术是情感和思想的容器，艺术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想要画好画，画家必须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沉淀，对生活必须有灵敏的感悟和独特的慧眼。艺术直指人心，自然具有纾解和疗愈的功能。画笔是无声的倾诉者，画画让难以言说的情绪有一个具象的出口。铺开画纸时，你便进入专属的宁静时空，调色时的专注，线条游走时的节奏，自然带走内心的焦虑，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一种动态的疗愈。画，是一种精神的流质，呈现在媒介中。

用水彩画做疗愈，很有意思。我给出两组主题：第一组，选择线条，在直线、折线、曲线中任选一种组成画面；选择形，在方形、圆形、异形中，任选一种组成画面；选择颜色，在红黄蓝和橙绿紫中，任选两种组成画面。第二组，选择元素，用两种色彩、两种形、两种线，组成一个画面。这是把丰富多彩的绘画，拆分成单纯的线、形、色的元素，再用这些单纯的元素还原组合成为新的画面。这时，可以看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选择是完全不同的，其间呈现出一个人真实的内在，其气质和精神是全然不同的。有的拘谨，有的感性，有的天真……种种样貌，十分接近于人的本质，揭示着艺术中创造的真实，直接吐露出个人的心声，真的很奇妙。

参与者，每一个自我都与另一个人不同，

非常明确地展现着自我。社会化的人，或许有许多伪饰，但是，面对着画面，面对形、色、线的选择，却无可掩饰、无比清晰地显示出自我。我解析着每一幅画，参与者的欣然认同，全然看见了自己，看见自己真实的存在。艺术将感知和思想结合起来，通往精神的世界。如果常常进行绘画活动，则能在绘画中自然而然地抒发情绪，种种莫名的郁积和不快，会不知不觉地得到纾解。

小雅讲授书写的疗愈。书写者透过书写，跟随脑中偶发的念头自发地对自己述说。在这样的书写中，不回避情绪，跟随情绪，直面情绪，当情绪宣泄到达一个程度时，则走向反转，达到平静和放松。这就是说，任何情绪，都有一个阈值，不会像想象中那样糟糕，没有必要焦虑，人的焦虑常常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写出我心》的作者娜塔莉·戈德堡，提倡普通人通过写作表达自己，透过书写，逐渐破除自我的束缚，培养表达自己的习惯。写作，自由地书写，写给自己，就像小时候喜欢的画画。书写让人观察世界，理解自己，记录感受。它是在捕捉心灵、探索思想，人的意识将文字浸染成自己的语言，是一种享受的方式。有许多书写者成为作家，更多的写作者治愈了自己，并帮助心理亚健康者走出了泥潭。

艺术是心理的视觉化，心理包含了潜意识和明意识。画面，是画家表达的自己如何看见事物，画面是明意识，是结果。而潜意识决定了明意识，每个人的看见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潜意识的不同。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的画中，有一千个春花秋月。画家的思考、态度、性情，透过他的技法传

达出来，甚至他的技法本身就是表达，就是倾诉。我对艺术疗愈的探索，小雅对于书写疗愈的尝试，都来自于对艺术的兴趣，这些活动对于心理疗愈的作用很有意思。

昆明的课程结束了，我们来到大理喜洲的河矣江村。接下来，我要安静地画画，小雅要写她的公众号。

洱海，就在村子的边上。村子里的小路修得很好，没有土路，都是硬化过的路面。村人的院落自然归置出道路的走向，不甚笔直也不甚蜿蜒，有种自然而然的通畅感。只是房屋的结构相似，道路的样子也相似，辨识度不强。如果没有手机，没有定位，恐怕是找不到北。到达河矣江村，已经是午夜，只有预定的这家民宿的大门口有灯，村里静静的，狗叫也没有。

翌日，早起，去看洱海。曾经见过洱海，那是2002年，我带毕业班的学生来云南采风，那也是我第一次来云南。火车只通到攀枝花，到达攀枝花后，我们改乘大巴进入云南。从北到南，泸沽湖、香格里拉、中甸、丽江、大理、昆明，一站一站地往南走，一站一站地写生、驻留。

最早听说洱海，是在电影《五朵金花》中，伴随着“大理三月好风光”的歌声。去往大理古城的途中路过洱海，匆匆而过，不太有深切的感受。现在，就住在洱海边上，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它，真是福气不浅。

写生，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是旅游，也不是单纯地画画，更像是心灵的涤荡。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沉浸其中，感受自然流转的瞬息变化，心，静极了。仿佛整个身体是一个易感体，每一个毛孔都可以呼吸，每一次的呼吸，都有着某种获得。

写生于我，仿佛系统的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精神会焕然一新。而后，每每回想写生的时刻，又是精神的反刍，不断地给我内心以滋养。广袤戈壁中的人，如此渺小；山西贫瘠的山梁上，寒风凛冽，一颗老树默然而立；列车在荒野里疾驰，拐弯处，一树桃花正在盛开；鸣沙山下，茫茫黄沙里，有一弯清亮的月牙泉……写生不仅是画画，更是感受生命的不同存在。生命如此娇美，却并无特殊的眷顾。生命如此坚韧，孑孓着完成她的一生，无怨无悔。不同地域的人们，他们所流露的善良、真诚、热情让我感动，即使天涯孤旅，也觉得温馨。蓝天和大海之间，惠安女的身姿健硕而美丽；洪湖岸边，渔家妹妹的大眼睛黑白分明；巫山大灵河源头的少女，金发碧眼，犹如遗落尘世的明珠，令人怜惜。她们犹如山野里的花，无人识得，兀自开放，又兀自凋零。历经的事物越多，越是有种沉沉的悲悯萦绕于心。生命如此可贵，生命的际遇却如此不同，唯有感恩，唯有好好地珍惜。写生于我，有种莫名的眷恋，每当写生的时候，身心犹如漂浮于尘埃之上，畅快而悠然。一旦写生结束，便觉红尘滚滚，很难切换到日常生活的节奏，不适感很久才能消散。这种从写生回到日常的自由切换，经历过很多次，才慢慢练出来。

来到洱海的岸边，抬眼望去，洱海宽阔，但不是一望无际的宽阔。站在此岸，可以远远望见彼岸的山脚处，有点点白色的房屋和廊桥。对面山顶的白云，或浮在远山之间，或朵朵飘在近空，水面静静的，云朵的影子就清晰地倒映在水面。看天空，洱海好像很近，苍山如黛，起伏叠宕，连绵的山峰在太阳的光影里一段明艳，一段深浓。看水面，

凌波渺渺，层层荡去，似乎很辽远。洱海岸边，波光摇曳，水色碧绿。有些树伫立在齐腰深的水中，生出曼妙多姿的倒影。水岸曲曲弯弯的向着远方，滩涂偶然伸到水中，引着游人走到洱海的近处，掬一捧清水，再看着它点点滴滴从指缝间散落下去。沿着岸边走一走，此刻游人不多，清风徐徐，凉爽宜人。在椅子上歇下来，看着波涛和云影，不免思绪渺渺。这里是我曾经的远方，此时坐在这里的树荫下，却不知道远方又在哪里。

小雅的住处离我不远。她继续她的疗愈工作。她的书写已经累积有一百多万字，有些是关于心理疗愈的，也有些是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随记。我问她，是否考虑过结集出版，她说并不想着出版，只是单纯地爱书写，体验书写给自己的感受和释然，并指导他人透过书写解脱困扰。我们约定，各自干活，互不打扰，有事微信另约。非常好，我们都有自己完整的时间，又不乏交流和陪伴，喜欢这样的相处，轻松，自在。

村子里有几家小吃店，供应饺子、混沌、饵丝。但小吃店经常很晚才开门，又早早地打烊。所以，民宿里备有一间小厨房，方便客人料理自己的餐食，这间小厨房给了我很大的方便。民宿的楼下不远处，有一个场院，是村里的集市。早上十点多钟，几个农人在卖自家种的黄瓜、茄子、番茄和辣椒。也有卖肉的，卖豆浆油条的，摆杂货地摊的，间或吆喝一两声。有了这个小集市，加上零星的小卖店，村里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屯了几根黄瓜，几个番茄，加上在小卖店买的鸡蛋、火腿肠和挂面，吃饭的事就安排妥了。

画画啦。水彩画抒情、优雅，被誉为皇

冠上的明珠。它有西画的型彩结构，又有东方艺术的意境，融合了中西绘画的精髓。它是富有诗性的存在，特别是它所呈现的偶发性中不经意的精彩，画家自己也无法重复，这种特性我很喜爱，我觉得无法重复正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气韵、技术、神思，都恰到好处，似乎是想好了，又是自由生发而成，在法度之内，却灵动自然。洱海的水，苍山的云，洱海中树的倒影，洱海上空的霞，喜洲麦田的夜色，还有火把节的火炬和烟尘，种种想画的东西纷至沓来。一段时间过去，我画了很多风景，却只画了一张人像。这张人像，画的是花姐。

花姐是民宿的管理员。初到民宿，不知道去哪里觅食。早起下得楼来，见一着白族服装的中年妇女正在大厅里吃早饭。她笑嘻嘻地问，起来了，吃早饭吗？我说好的。她起身给我去做蹯肉饵丝。以前读汪曾祺先生写云南的文章，得知蹯肉就是炒肉丝，云南人把红烧的猪肉称为大荤，小炒的肉丝则称为蹯肉，即小荤。饵丝，由整块的饵料切成，类似米粉，却比米粉有嚼头。不一会儿，花姐端来一碗蹯肉饵丝，饵丝上铺满蹯肉，肉香四溢，满满一大碗，十二元，不贵。白姐不太会用二维码，于是，我给她现金。吃了饭，花姐帮我备好小厨房的油盐酱醋，葱姜大蒜辣子。她说，以后我可以自己做饭了，很方便。此后，早起，常常是互道过早安，她自己做早饭，我在小厨房煮面条。吃饭时，开始一段闲聊时光。我问她，白族女孩是不是喜爱起名金花？电影《五朵金花》里面有那么多金花，是真的吗？她说，是的，白族女孩很多名叫金花。你的名字叫什么？金花，她说我姓和，叫和金花。她比我小几岁，但

我还是称她花姐。花姐有两个孙子，由她和老伴带着。儿媳妇是楚雄那边的一个村支书，管理着村里的企业和文旅。儿子的企业就在儿媳妇的地界，夫妻两人就在那边忙活。花姐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在民宿上班。她每天迎来送往，还帮旅客做些简单的吃食。民宿对外的餐厅，请有一位专门的大厨，厨师一般吃中午饭的时候来，老板娘一般有事才会来。只有花姐常在店里，是店里最顶用的员工。花姐瓜子脸盘，眉眼秀气，鼻梁挺直，笑起来很和气。我夸她好看，她笑眯眯地说，可惜我不是双眼皮，老了眼睛更小了，哈哈。其实，她身材高挑挺拔，苗条秀丽，村里的女人很少有她这么高挑的身材。只是因为云南的高原气候，使她的皮肤看上去有些黝黑。我说，花姐，我给你画张像吧，你长得好看。临走的前一天，我把画送给了她。也许，再也不会会有见面的机会，但花姐的模样却印在我的脑子里。

这里的生活，早起散步，白天画画，下午小睡，或者看书写点什么，傍晚就是去看看洱海苍山的云和晚霞。有时候，去找小雅出来散步闲话。

一天傍晚，到小雅的楼下喊她，小雅说她正忙着回复线上的咨询，出不来。于是，我便自己沿着村里的小路走走转转。出门时，忘了带手机，想着我们住得很近，也就没回去拿。不一会儿，天色暗了下来，怎么走了好远，还没看见民宿的灯光？再看看周边的房屋道路，怎么看都像是对的，又似乎不对，我迷路了。路边一只小狗对着我狂吠，虽然它很小，但还是让我害怕，找了一根竹竿对它挥舞，再投去一块小石头吓唬它，小狗转头遁去。威胁暂时解除，但还是找不到回去

的路，只好回到原点，去找小雅楼下的那间小卖店。还好，小店的灯还亮着，老板给我指路，原来，我从小雅那里折返的时候，走反了方向。真是的，没有手机，我几乎成了盲人。微信里，我告诉小雅我的囧事，她发一个笑脸，老师你多走走就知道了。后来，我注意到，我去她住处的路上，有一座祠堂，祠堂门前，是一个篮球场，这是村里的活动中心。记住这个地标，就不会迷路了。

又一天傍晚，小雅约我去喜洲县城。民宿有自行车，我们一人一辆，上路。好久没有骑自行车了，感觉有点生疏。还有最近眼睛开始老花，看东西有些费劲。去往喜洲的道路，两边是黑黢黢的稻田。火红的残霞转瞬变成了深蓝，深蓝的夜空漂浮着灰白色的云朵。地面没有路灯，道路时好时坏。偶尔一棵大树突兀地立在道路中间，前方的电瓶车扫来一束刺眼的灯光。一路上，我磕磕碰碰地跟着她，终于到了喜洲城，后背已经汗湿。城里的夜市，灯火阑珊，人迹渐稀。店铺里，有各种瓦猫，都很生动。瓦猫是白族的图腾，瓦猫张着巨大的嘴巴，憨萌可爱。在一处多种种子皮壳装饰的小摊前，我们停下来。老板说，这是种子的音乐。何为种子的音乐？他教我把各式各样的种子壳穿缀成一串，再提起来，轻轻地摇晃，淅淅簌簌，犹如天籁。这些声音，来自自然的深处，生命的深处，给人以莫名的感动和慰藉。

一天下午，小雅在微信里跟我说，有朋友过来了，她做了火锅，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饭。我问，什么朋友？如果是不好玩的人，就不想去。她说，是她在国外旅行时遇见的，几个湖北的女孩。哦，行走的湖北女孩，小老乡，我来。

小雅备了好多食材，女孩们带来很多水果，大家寒暄一番，开始料理火锅。做好汤底，烤箱里烤上蒜泥椒盐南瓜。一边等着烤南瓜，一边闲聊。三位女孩，年龄分别是二十六岁、二十八岁、三十一岁，多好的年纪，真羡慕。她们原本都是地方高校里的老师，一位是英语专业，一位是学中文的，还有一位是地理专业。一位是钟祥人，一位是宜城人，一位是荆山人。湖北把她们关联起来，也把她们和小雅还有我关联起来。

火锅快好了，我来做火锅的蘸水。切碎葱姜蒜和小米辣，兑入蚝油、生抽、香醋和白糖，把烧好的热油浇到碗里，浓浓的香味激发出来，再加一点锅底的汤，蘸水做好了。一位女孩说，看到我做饭的背影，就觉得踏实，就像在家等妈妈做饭一样。哎哟，这是多么想家，多么想妈妈啊。我问，你们没回家看看吗？她们说，回去了，很快又离开了。为什么，咋不在家多玩玩呢？她们说，没有什么好说的，催婚，催嫁，催生娃，还要七扯八拉地介绍对象，没得谈，烦得很。你们真的不想结婚，不想有个家吗？不是不想，也不是很想，也许是没有遇到那个想的人。现在，就想四处走走，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这样继续，不想被规定。我不清楚她们与小雅在哪里相遇，除了湖北这个概念把他们关联起来，更多的是她们有相同的心态，有相同的愿望和苦恼，让她们彼此理解，彼此认同。果然，江湖是有密码的。她们三位都居住在澳大利亚，这次是回国休息的，然后还要回澳大利亚去。她们在那里一边打工，一边计划着旅行的目的地，想趁着年轻多看看世界。

不知不觉，火锅见底，她们说吃饱了，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火锅了。她们说，

在国外，想起家乡的饭菜时最想家，什么环境都好适应，就是中国胃很难改变。哈，谁说不是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熄灯夜话，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描述家乡吃食。说到忘情处，饥肠辘辘，直咽口水。那个想啊，是巴心巴肝地想。

与她们闲聊，她们说我不像这个年纪的人，心态年轻，和她们交流没有障碍。而在我女儿的眼里，我却不是那么容易交流和理解。亲情，有时候带着些许执着，这种执着也许是爱和期待，当爱和期待不被理解的时候，就有种怨念吧。

聚餐临近结束，小雅的一个邻居过来蹭饭。小伙子年近三十，北大学哲学的。起初在体制内工作，后来辞职，四处打工行走，最后在大理古村停留下来，写写公众号，读读书，多半时间闲散着。与许多同龄人相比，他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自己这样生活很好。他能够养活自己，可以这样过，不需要谁来批准。是啊，通常人们会把决定权交给别人，都在寻求别人的认同。我在心里赞赏他们。他们如此年轻，对于自己的选择却显得如此早熟。湖北的小老乡们，小雅，还有这位小雅的邻居，他们的活法都不一样。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活着，都有各自的欢喜和无奈，无所谓对错得失，人可以这样多元地生活，允许有个人选择的空间，正是这个时代的好处。

小老乡们要告别了，我提议给她们拍一张照片留念。她们扫码了一辆偏三轮，三人坐好，比出胜利的手势，留下一张合影。湖北的小老乡，女孩们，江湖如此之远，不知道何时再能遇见。见与不见不重要，只要能奔着自己喜爱的生活而去，就好。

转眼到了七月中，七月中是白族的火把节。小雅早早地和我计划着去周城看火把节，听说喜洲的周城火把节最好看。下午五点多我们碰面，准备打滴滴去。可是，滴滴很忙，打不到。骑车去，也来不及了。微信里的朋友说，那边已经扎堆儿了，路上很堵，基本进不了城。于是，我们决定不去了，这里每个村都有火把节，我们就在村里看好了。

来到村子中心——篮球场，男人们在捆扎一个十几米高的松木火把，女人们盛装以待，老人们坐在祠堂前等着祭祀，孩子们跑来跑去地疯闹着。盛装的白族女人端着盘子穿行在人群中，散发着瓜子和糖果，祠堂门前的香案上供着猪头三牲，案子下面拴着一只公鸡，准备一会儿拿来歃血祭祖。香案前摆着两把靠椅，靠椅上铺垫着华丽鲜艳的毯子，这是祖宗的席位，虽然椅子空空的，却代表着祖先在场，老人们很虔诚地在空空的坐席前下跪，对着空椅子磕头。

场子里，先要把火把竖起来，再点燃它。吊车把巨大的火把上端吊起来，男人们把火把下端挪进挖好的坑里培好土，然后用几米长的木头一根一根地楔进火把粗壮的柱身，直到火把被牢牢地楔住，稳稳地竖起来。火把竖好，吊车把一个男人高高吊起，放在火把顶端站稳，男人在火把顶端插上几米高的“连升三级”的升斗。升斗上捆着各色的彩旗和花花绿绿的玩偶，上面有猴子、元宝、桃子、莲花、白鹤、大象等等，寓意着丰收、长寿、富贵吉祥、子孙满堂、兴旺发达。火焰点燃升斗，随着火焰的燃烧，升斗上的各种物件被烧着，然后纷纷掉落下来。火把下面，早就围满密密麻麻的人，等着抢升斗上掉落的东西。据说抢到这些东西被视为吉兆，比如

白鹤是长寿，升斗是丰收，莲花是添人进口等等。多有勇敢者，冒着掉落的火焰，火中取栗般先下手为强，抢到着欣喜不已，没有抢到的便心生羡慕。人类向往的东西基本都一样，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不外乎福禄寿喜，趋吉避凶。难得的是，白族人的勇敢，快乐，敬畏，虔诚，还能看到原始的真诚和热情。升斗烧尽，火把燃起，熊熊火焰升腾起来，火把节进入高潮。

舞蹈开始了，我们也加入进去。跟着白族姐姐们，围着巨大的火炬，一圈又一圈地跳着，热浪烤灼着身体，脸也烫烫的。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火焰升腾起来，浓烟飘散开去，整个广场被火光映得通红。一个多小时过去，火把渐渐熄灭，白族姐姐在未熄的火把前照相，她们的身后，火把还是红的，余烟萦绕在上空。

洱海下雨了，行走在小雨中的清晨，有跑者迎面而来，早上好！我扬手向他们问候，你好！他们回答着，匆匆掠过，消失在风雨中。洱海边人迹寥寥，天上云朵飘忽远去。洱海像广袤的江湖，波涛起伏，一切都有种别离的感觉。远方，就要留在这里了。

与小雅的话别，是在时不时地闲聊中进行的。她问我，接下来还去哪里？我说，回去了，现在特想回家。我问她，你呢？她说想去远处，或许是中东。她的远方还在前面，而我的远方则在后方啦。可能，在某个时候，我心里又会有一个特别向往的远方。

滴滴来了，装好行李，回家。路上，天空蔚蓝，白云朵朵。车上放着科尔沁夫的《心愿》：“我想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作一场相逢的温暖……”

# 天池山的秘密

■ 魏祖华

连绵的荆山，逶迤到湖北南漳县城，大抵是走累了，在这里歇了歇脚，丢下一小咕堆儿，便成了天池山。从南漳县城到天池山，开上车，也就根把烟的工夫。天池山出好茶。那里的茶好到啥地步呢？说起来太费口舌，简单说吧，就是早年间，地方上给官里进贡用的。但我去天池山，醉翁之意不在茶，我是想探寻那里的一个秘密——姪哥的故事。

姪哥是个侏儒，一直住在天池山。小时候，我听母亲说过，天池山有个姪哥，脑中长有一对金雀子，夜深人静时会飞出来偷吃庄稼。那时，我就好奇，一个人脑中的金雀子，有多大呢？是麻雀、燕子，还是画眉、点水雀？肯定不是老鹰、猫头鹰这些雀子。这些雀子个头儿太大，脑中装了两个，他的头该有多大呀。遗憾的是，我只能想象，想象一对金雀子在姪哥脑中神秘地藏着，金光闪闪。

穿行在茶多酚爆棚的山道上，经过反复打听，我找到了知情人阿婆。两鬓斑白的大阿婆，脸颊红润，话如天池山下的白洛河一般明快。她是知道姪哥的，也知道姪哥和

金雀子的故事。大阿婆家就在天池山脚下。房前，是听得见哗哗水声的白洛河；屋后，就是郁郁葱葱的茶山。大阿婆以前是村里供销分店的代工，她家和供销分店一墙之隔。年过六旬的大阿婆，年青的版本是村里人口中的“肥姐”。岁数大了，虽然仍是那么富态，但村里人特别是小辈们，已不再叫她“肥姐”。她说，我一直不好意思地保持着这个纪录，尽管喝茶能刷油，但加减乘除算下来，仍是不好意思。说实话，第一眼，我就觉得她与天池山有着特别的血缘。天池山，不高，基因里自带着一个胖乎乎的形容词，脚下的白洛河，营养太丰富了，没办法。

姪哥的形象，我是从老妈的讲述中拼凑起来的。他的身高，也就一米零点。那时，“侏儒”这个词，在乡下还很陌生，人们也不管他的心脏会不会爆炸，就直呼他矮子，有人甚至叫他矮垛垛。大概是觉得这样叫到底少点人情味，就改叫了姪哥。一开始，姪哥对这个叫法是抵触的。天长日久，听多了，也听惯了，看看自己的样子，便慢慢适应，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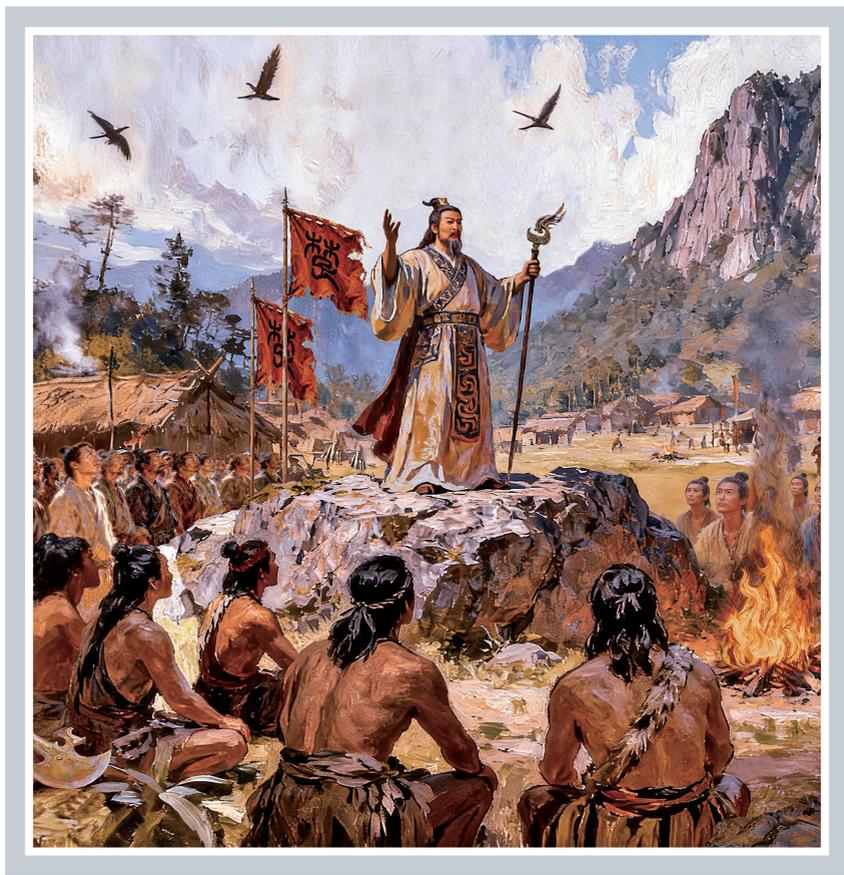
## 全景壁画《荆山楚源》欣赏

全景壁画《荆山楚源》，系著名画家黄有柱、欧阳云岫、张少军联袂创作的一幅美术巨作。作品以春秋战国历史为背景，以中国画和西洋画技法相融合的手法为表现形式，生动再现了楚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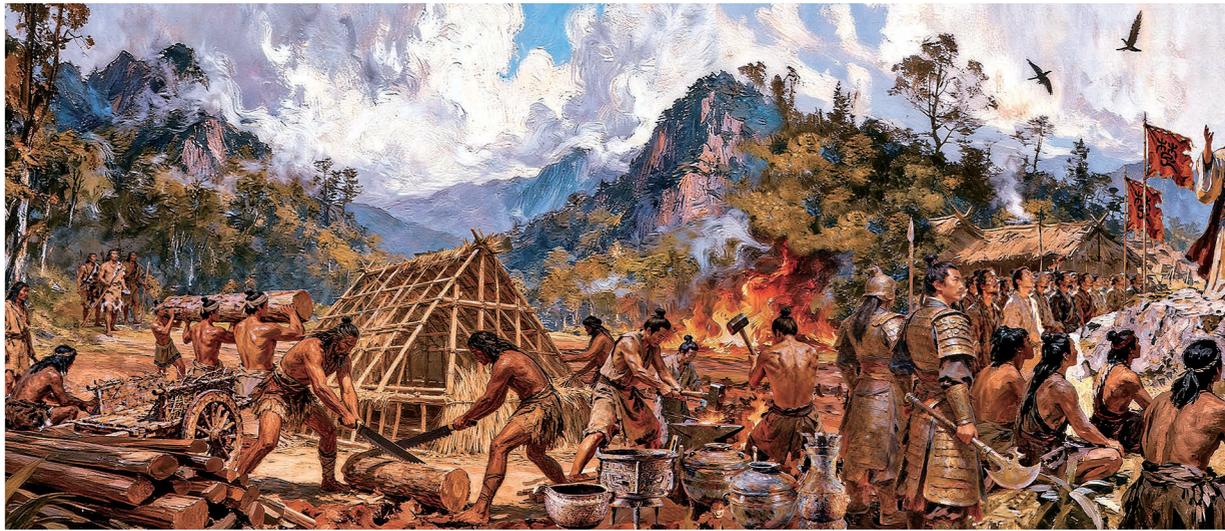
黄有柱，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襄阳市文联副主席，襄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艺术科学专家库成员。主要创作与研究领域：公共艺术与设计、美术理论、襄阳美术与文创产业等。

欧阳云岫，职业画家，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英国伦敦大学斯莱德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其作品《老庄逍遥图》《心学宗师王阳明·系列》《生成·自然》入选多个国内外美术大展。

张少军，职业画家，1987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居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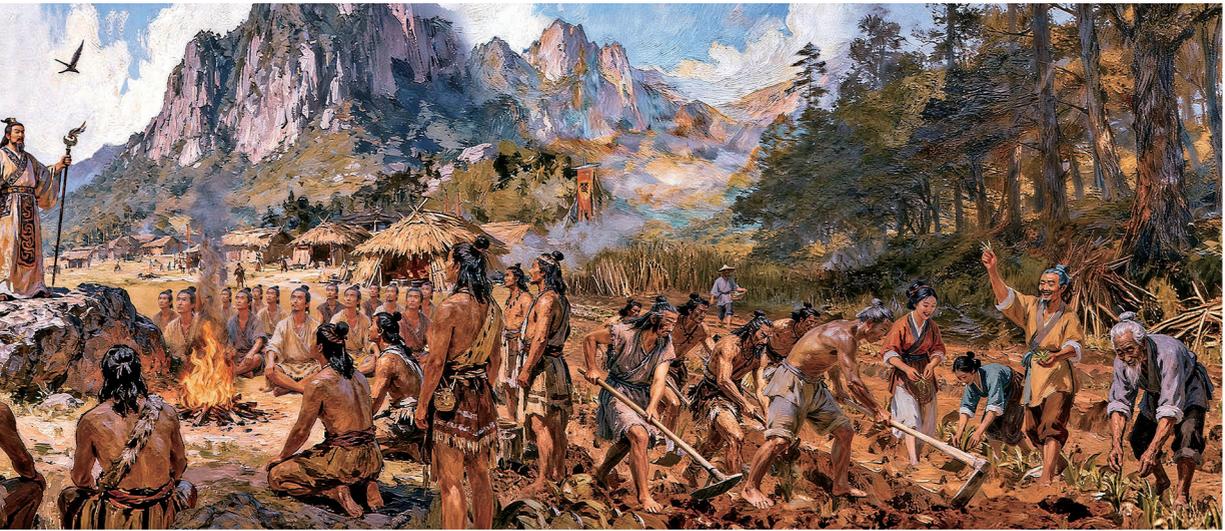
荆山楚源·楚王弘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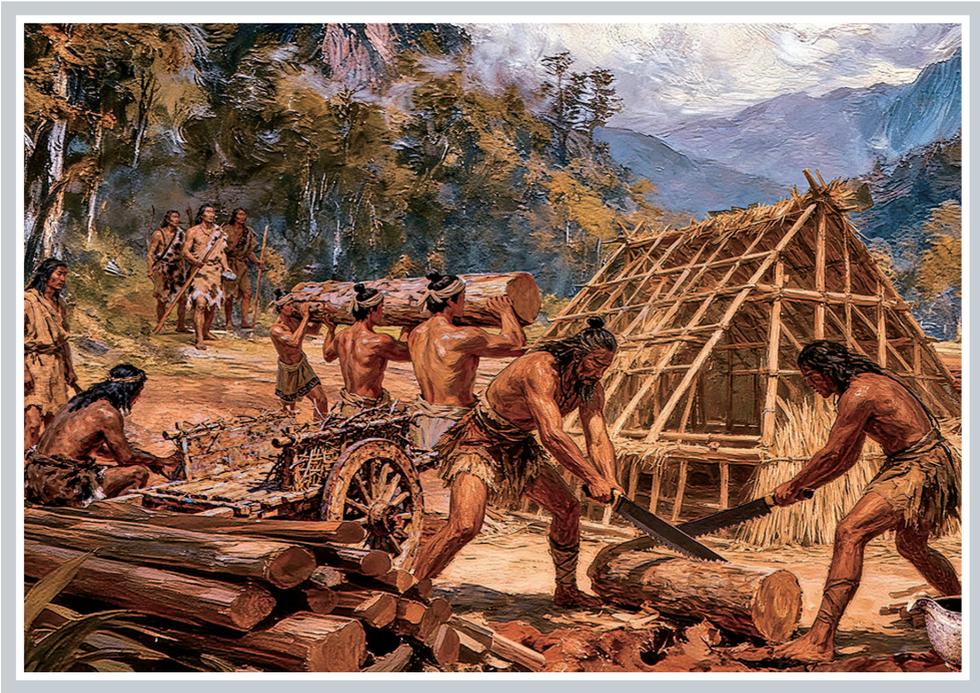
荆山楚源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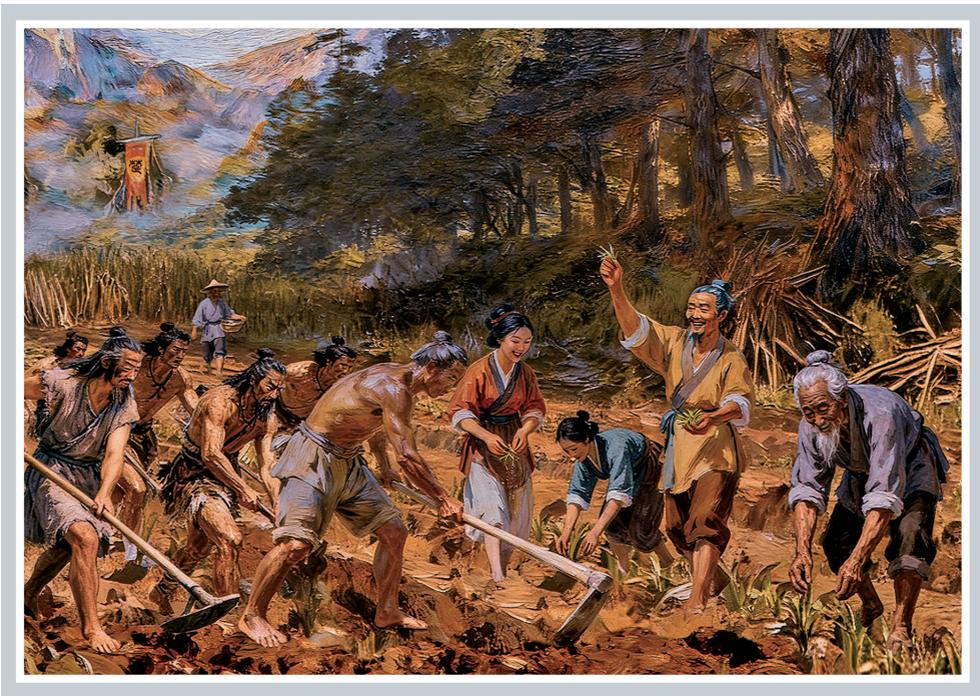
荆山楚源·烈火雄心



荆山楚源·民心所向



荆山楚源·深山起居



荆山楚源·刀耕火种

来竟阿Q式地坦然接受了。

婁哥家在一个叫“朋崖”的小地方。那地方悬崖绵延，比朋而居，名字没有啥创意，却也蛮形象。他的家是七个人的大家庭，“海拔”都不高，他又是最矮的一个。分田到户后，他家只有十几亩挂坡地，还都是被称之为石疙瘩子的地，意思是田块都不大，都在石头架里。可想而知，这个家庭除了出个能人，或是突然走个大运，仅凭劳动是很难有起色的。天池山是南漳历史上的贡茶基地，大集体时期，镇上在那里办了个茶场。后来扩大规模，需要招人，村里为婁哥家里考虑，就把他推荐到了天池山。

到天池山茶场，是命运为婁哥打开的另一扇窗。不过，他家的那扇门，却被他自己关闭了。自打上了天池山，他就极少回家了。有人说，婁哥不回家，并不是因为茶场离他家太远，翻山越岭要走大半天，而是他害怕回家。残疾人大多敏感，他们家那么穷，他怕家里人也惦记那对金雀子，回去被暗地里劈了脑袋。

婁哥脑中长有一对金雀子的说法，是村里的一个道士先生传开的。有一年，那老先生在外面做完一场法事后，乘着月色回家，路过朋崖时，恍恍惚惚，看到一对闪着金光的雀子在偷吃麦子。于是，就想逮住那对金雀子。不曾想，才蹑手蹑脚走了几步，金雀子受惊而起，双双没入婁哥家中。懵圈的老先生，没留意脚下，一头栽进石头架里。最终，是婁哥一家人把他救起来送回了家。老先生经此一摔，没过半个月就去世了。去世前，他在家人再三追问下才透出了秘密，说自己一生都在为别人化解因果，不想却因一时贪念也食了因果。他告诫家人，若见到那对金

雀子，万万不要再打歪主意。

后来，传言渐渐异变，金雀子被传成长在婁哥的脑子里。理由很简单：婁哥为什么那么矮？方圆几百里，就是几个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就只婁哥呢？就是因为有金雀子在脑子里生长，影响了发育，使他一直长不高。婁哥和金雀子的故事，就这样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他之所以没被人劈开脑袋，还是因为老先生的告诫，害怕触犯了因果。这些信息被不断组合、不断传播后，又反复被时间抽离，最终只剩婁哥、金雀子、天池山这几个碎片，时不时在记忆里冒一下泡。

大阿婆说，婁哥初到天池山时，工友们总是偷偷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很多次乘他睡着了，还偷偷在他的床边蹲守着，看看有无金雀子飞出来。包括大阿婆，她也看稀奇似的，专门到茶场来瞧过婁哥。而这种被关注，是灾难性的。到天池山还没有半年，婁哥就被卖到了信阳那边的一个马戏团。

到底是谁卖的婁哥，一直是个悬案。有说是天池山茶场员工中的瘦子，有说是婁哥的家人。大阿婆的判断是，都有牵扯。理由有三条，一是场长对此事绝口不提，还严禁员工谈及婁哥与金雀子的事。二是从此之后，婁哥再没回过一次家。三是那瘦子把婁哥找回来后，就被茶场辞退了。据说，那瘦子是婁哥邻村的，婁哥是放假后和他一起回家，在途中走丢的。如果他没有嫌疑，场长怎么知道婁哥被卖到了马戏团？又怎么安排员工直赴河南信阳去找人？大阿婆后来问了场长，也问了其它员工，想弄清到底是谁卖的婁哥，都是支支吾吾岔开了话题。这也是大阿婆坚信自己判断的原因。

为找回姪哥，茶场的场长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是当机立断没有丝毫犹豫的。那个瘦子和另一名叫墩子的员工，带着“不找到人不许回茶场”的铁令，奔向河南信阳。几经周折，他们又上山东，进陕西，转到湖北洪湖时，终于在那个马戏团找到了姪哥。三个人返回时，没有坐班车，也没有走大路，原因除了没有盘缠了，还怕被马戏团的人发现了，顺着大路追上来。三个人沿着小路，一路乞讨回到了茶场。当时，姪哥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一口气了，他是被瘦子和墩子放在一个竹筐里拎回来的。

回到茶场，场长几个月没让姪哥干活，让工友们轮流照护他。从那以后，姪哥再没有离开茶场那一片，最远的就是到茶场山脚下大阿婆小店里。他呢，也不存钱，有了工资就买酒。大阿婆店里的红高粱、苞谷头子酒，都是他的最爱。姪哥没有柜台高，不管他买一瓶还是一壶，大阿婆都得弯着腰递给他。他接到酒后，也不忙着回去，拧开盖子，就咕噜噜来几口。有时，姪哥也会在大阿婆这里赊账，但只要工资一发，就第一时间还上。姪哥的酒量有多大，都不知道，谁也没见他喝醉过，几勺辣椒、一碗苞谷糝，甚至半碟腌酸菜也能喝上两杯酒。有年茶场团年，工友们想试试他的酒量，他喝了一斤半还面不改色，最后是场长拦住不让喝了。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姪哥不抽烟，他是茶酒不分家。天池山的茶，不仅汤色正，还小涩大香、经久耐泡。大阿婆解释，这可能与土质相关，富晒。还与周边环境好、水质好相关。茶山常年云雾缭绕，山脚下白洛河的水，清凌凌的，脖子一伸就可直接豪饮。这样的地方，茶自然不赖。姪哥嗜茶，既有

这里茶好的原因，还有寂寞、消遣、寄托的因素在里面。

姪哥的茶杯，比别人的都大，是一个大搪瓷缸子，是镇上那年奖给场长，场长又奖给他的。缸子能装两斤水，每天上工前，他都会泡一大搪瓷缸子茶带着。姪哥最开始泡茶是先倒开水，再放茶叶，工友们笑他像拌猪食。场长便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讲起，给姪哥讲茶的历史，以及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明代的泡茶法。姪哥在似懂非懂中，发明了自己的一套泡茶流程：泡茶前，他先倒入冷水，把缸子盖好后轻轻地摇，摇得很轻柔，就像害怕把里面的茶叶弄疼了一样。等缸子里的茶叶静静地沉淀了，他才斜着缸子，小心翼翼地倒掉冷水，生怕有半片茶叶溜出来。冷水倒出后，让茶叶稍稍歇息，才倒入半杯开水，又是盖上盖子轻轻地摇。这个过程，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他摇得很长。有时，就是几圈。这个过程之后，茶缸才会满上。他这一缸茶，就是一天的茶。中间有几道茶，大家都没有注意。晚饭后，姪哥就静静地品着剩下的茶，直到喝干最后一滴水，再一片不剩地吃掉茶叶。别人问他，为什么喝茶还要吃茶，甚至怀疑“吃茶”也是那套流程中的一环。他的解释是：茶叶很香。而姪哥喝的茶，都是茶场筛选下来的茶沫子，他收集起来的。

姪哥嗜茶，心里也装着茶场。有一件事，大阿婆记忆犹新。一次，村里有个人路过茶场，顺手拔了几棵茶树苗。姪哥发现后，拦着那人，让他放下。那人说，我给你们场长说了的，你们场长是我的亲戚。姪哥说，场长没有给我们说，你这就是偷。那人一口咬定是给场长说了的，姪哥就要那人跟他去找场长，三

人对六只眼。那人一看糊弄不了，就要横道，什么偷不偷的，我今天就是抢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埕哥说，你这种做法，让人瞧不起。那人听了，噗嗤一笑，就你？还瞧不起我！埕哥一急，就要夺回那人手中的茶苗。那人手稍一抬，埕哥就势一跳，双脚悬空，一手抓那人的胳膊，一手夺那茶苗。那人把手一松，埕哥没提防，一屁股墩在地上。那人又要抢茶苗，埕哥顺势一扑，就把那人的腿抱住了。这一下，弄得那人不知所措起来，踢也不是，打也不是。最后只有威胁，再不松手，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不管那人如何耍狠，埕哥就是死死抱住他不放。吵嚷声把场长惊动了，场长老远就喊，小叔，你这是干啥呢，欺负我们场的人吗？原来，那人真是场长的亲戚，一个生产队的，没出五服。那人本是不知所措，见了场长如见救星，连忙道，你看看，不是我欺负你们场里的人，是他把我死抱着，敢情是想留我吃晚饭呢。都这么说了，场长也只好劝埕哥，算了算了，这茶苗，算是我送的，这也说明我们的茶好嘛。第二天，场长到大阿婆店里打了十斤苞谷酒，又拿出一斤芽茶奖励埕哥。

又过了几年，埕哥娶老婆了。

大阿婆说，埕哥能娶上老婆，应该感谢墩子。墩子，就是那年和瘦子一起找埕哥的那个人。埕哥的老婆是个哑巴，是墩子的堂叔收养的弃婴。墩子的堂叔死后，已二十老几的哑巴没有了着落，刚好茶场想找个做饭的，墩子就给场长说了哑巴的事。场长看这哑巴可怜，就答应了。

哑巴的个头儿也不高，但比埕哥却高出一头，总在一米四以上。不过，哑巴干起活来，倒是踏实认真，厨房、宿舍、厂房，都被她

收拾得干干净净，茶饭功夫虽然谈不上出色，但也还说得过去。工友们为哑巴和埕哥撮合时，哑巴没有意见，但埕哥不同意。他说，不能害了哑巴，哑巴跟了他会受苦受罪。其实，埕哥是希望有个家的。工友们都了解他，说他好多次见了采茶的女人都脸红、发窘，还偷偷地瞄过那些女人。墩子最开始是想把哑巴介绍给另一个工友的，可那工友嫌弃哑巴，墩子就开始撮合埕哥和哑巴。在他看来，埕哥虽然矮一点，但他是个靠得住的人。这么想，也只是墩子的意思，就埕哥那身板儿，怎么靠？又能靠多久？墩子没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两个苦命人相互扶持着，总比一个人好过一点。

经不住工友们热心劝说，埕哥和哑巴就住在一起了。他们的结婚很特别，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三朋四友，就是和工友们热热闹闹地吃了一桌饭。这桌饭，是新娘子哑巴亲自做的。

结婚后，埕哥喜欢上了认字、写字。他拜场长为老师，场长本就是一肚子墨水，倒也认真地教埕哥。一年不到，埕哥不单会写自己和哑巴的名字，还会看报纸读小说了，讲起故事来，也是有板有眼。他这学习速度，场长吃惊，工友们吃惊，大阿婆也吃惊。大阿婆说，当年扫盲时，很多人坐在教室里，都像坐牢似的，见了字就像见仇人，没想到埕哥竟然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更令大阿婆惊奇的是，埕哥还写起了诗。其中一首，大阿婆到现在还记得：

叶儿青又青，  
水儿清又清。  
你是月儿妹，

你是哥的心。  
哥的心啊，哥的心，  
那是叶儿青，  
那是水儿清，  
哥的心啊，哥的心，  
那是月儿亲，月儿亲。

这诗，铨哥写在废报纸上。场长念出来时，工友们先是笑翻了，然后就记住了。从此就一直笑话铨哥和哑巴，说叶儿青、水儿清，不如晚上亲一亲。每每听到这样的调侃，铨哥是兴奋，哑巴是羞涩。她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脸上已然布满了红晕。还有让大阿婆想不到的，铨哥的诗竟然在县里的报纸上发表了。场长一高兴，又奖了铨哥一斤一级毛尖儿。后来几经周折，我找到了这首发表在本县报纸周末版上的诗，诗的名字叫《我的茶场》——

这里，  
有白云，有小鱼，  
有简单的砖头场房。  
还有离得很近的月亮，  
还有离得很远数也数不清的星星。

这里，  
有哑巴，有铨哥，有胡子场长。  
还有半个月洗一次澡的旱鸭子们，  
还有睡不醒的大黄狗，起得晚的大母鸡。

这里，  
有喝不醉的苞谷酒，  
有喝不够的茶沫沫。  
还有雾如腰带，有雨隔牛背，

有冬天白白的雪，有夏天火火的烈。  
还有母亲天堂那边绿绿的春天，  
有她甜甜地傻笑着的秋天。  
这里，就是我的茶场，  
这里，就是我的家。

说实话，看到这首诗的第一眼，我是吃惊的。可以想象，铨哥的内心，是充满温暖、充满美好的。只是，命运对于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每个人的那一部，又都各有起伏转折。铨哥的这一部，情节突转是在他婚后的第五年。

大阿婆在搜寻这一段记忆时，还有些拿不准，可能尘封多年，她不断地在春天和夏天这个时间点上纠结。听大阿婆说这段故事时，我没有纠结这两个时间点，我想到了赵忠祥的经典解说：“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森林的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那回放小假，工友们都回家了，只有场长、铨哥和哑巴照常以茶场为家。听场长说，他准备去镇上收茶款，铨哥第一次央求场长，也带着自己。铨哥说，他想去镇上给哑巴买套新衣服。

随场长下了茶山，在大阿婆的店里等班车时，铨哥竟闹起了肚子。班车还未到，他就跑了两趟厕所。场长一看，这个样子能坐班车吗？当即让铨哥回去休息。铨哥折回茶场，刚到宿舍门口，肚子又急起来，他急慌慌推开宿舍门，准备扯张报纸上厕所。门一推开，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床上，一个男人正趴在哑巴身上。

铨哥呆呆地站在门口，哗啦啦拉了一裤子。床上的男人惊恐地跳下床，赤条条的，

原来是墩子。哑巴呢，蜷缩在床角里，浑身瑟瑟发抖。墩子慌忙穿好衣服，也让哑巴穿好衣服，然后去打水。墩子帮姪哥脱了衣服，接着把他扶到门外的场子边上冲洗。哑巴给姪哥找来一套干净衣服，让他穿好后，自己端着盆子到水池边搓洗起来。

场长下午回来，听说了上午的事情。没有拖泥带水，立即和墩子谈了话，又和姪哥谈了话。接着又和墩子谈了话，末了也和哑巴沟通了半天。在场长看来，这事如果是墩子强迫哑巴的，该打该罚，倒也简单了。可事实是墩子回来找哑巴，她也默许了。还有一点不大好说，姪哥和哑巴在一起，并没有办结婚手续。那么，说墩子破坏别人家庭，自己底气也不足。但这事又不能拖，就必须来回做工作。所幸那天放假，除了场长和三个当事人，别人都不知情。谈来谈去，也没出现大动静。第二天，墩子就带着哑巴离开了茶场。走之前，墩子在大阿婆那里打了二十斤苞谷酒，拜托场长交给姪哥。

后来，大阿婆陆陆续续听到一些情况，拼凑起来就是：墩子的老婆死于难产已有年把子了，场长原本是想狠狠批评墩子一顿的，他还是希望姪哥和哑巴继续过日子。但场长跟姪哥谈话时，姪哥没有关心墩子为什么又溜回来了，也没有关心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哑巴的，反而关心墩子能否真心对待哑巴。他说，哑巴比自己还可怜，如果墩子能真心待她，就把哑巴领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姪哥还说，自己和哑巴结婚以来，虽然住在一间屋里，但一直没有夫妻之实。他怕和哑巴生出一个跟他一样的姪子，让孩子一辈子抬不

起头，他下半辈子也难以安生。姪哥的一番话，让场长抹了几次泪。然后，场长又和墩子、哑巴交流，墩子和哑巴一直在抹眼泪。

后来，姪哥央求场长，带他专门去看了墩子和哑巴几次。再后来，姪哥的春节再也没有孤零零地守在茶场，而是被墩子和哑巴接到家里一起团聚的。隔段时间，墩子和哑巴还会托人给姪哥送些鸡蛋、腊肉，还有自酿的苞谷酒。

姪哥是在茶场改制前半年死去的。这次，姪哥是有预谋的。听到茶场改制的消息，又听说茶场可能要卖给个人，大家都要卷铺盖回家时，姪哥便有了主意。

那是一个中秋节，场里放了三天假。姪哥在大阿婆店里买了酒，一个人在茶场里过节。等工友们回到茶场，姪哥早已没有了呼吸。姪哥的枕头边，放着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各种面额的钞票。还有一张纸条，是写给场长的。姪哥请场长帮他把这点积蓄转给哑巴，也请场长破开他的脑袋，取出金雀子卖一笔钱，就算他回报场长了。

场长一声叹息，说姪哥多虑了。他到天池山后，从植茶、护茶、采茶、摊晒，以及杀青、揉捻、干燥、提香等等，每个环节都是场长手把手教的，姪哥的手艺，场长心里有数。不管谁承包茶场，都需要种茶、炒茶师傅，姪哥完全可以靠技术吃饭的。而且凭自己对姪哥的了解，这人身姪心不姪，怎么就钻了牛角尖儿呢？

姪哥的心思，是天池山的一个秘密。往后，还会成为天池山的一个传说。

# 襄阳碑刻记

■ 李俊勇

北宋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欧阳修由夷陵（今宜昌）县令改授光化军乾德县（今老河口）县令，次年三月赴任。其间，因公事过谷城，“见数荒冢在草间，傍有古碑倾侧，半埋土中。问其村人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灭，不暇读而去。”此后，他一直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直到“后数年，在河北始集录古文，思向所见谷城碑，疑为汉碑。求之又数年，乃获”。

此碑即三国魏《刘熹学生冢碑》。夙愿得偿的欧阳修，于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日，欣然将此事记于《集古录跋尾》。其《集古录》及“跋尾”，被公认为中国金石学的开山之作。《集古录》惜已不存，但“跋尾”中有后汉娄玄儒碑、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尹孝子旌表碑等在列，实属襄阳金石之幸。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的总督府会见了到访的德国海因里希亲王。就在前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命其弟海因里希亲王，率铁甲舰“德意志”号和两艘巡洋舰前往胶州湾，胁迫清

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这次又以德国东亚舰队司令的身份，从上海乘坐巡洋舰“格费欧”号抵达汉口访问，其对中国内陆港口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此次接待，他看似泰然自若，实则忧心忡忡。会谈后的合影照片中，须髯皆白的张之洞与一身戎装的海因里希，紧挨着坐在德方一侧的中间，显得融洽友好，没有一丝剑拔弩张的气氛。然而，硕大的会谈桌后，一幅尚未托裱的巨幅拓片从屋顶垂挂而下，赫然在目，有拔山举鼎之势。这幅拓片便是摩崖石刻《襄樊铭》（又名《李曾伯纪功铭》）。《襄樊铭》记载的是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旨率兵收复襄、樊两城事，至今仍存于襄阳城南真武山山麓。“壮哉岷，脊南北；繁壙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字字句句追琢入妙，意味深长。清人叶昌炽《语石》有云：“李曾伯纪

功铭，在襄阳，字大径尺，笔笔中锋，衡平竖直，如背嵬军之不可撼，擘窠书第一。”张之洞将《襄樊铭》拓片临时悬挂于外交会谈现场，其中的玄机颇有些耐人寻味。作为弱国一方代表，此时的张之洞既有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畏惧与艳羨，也有对泱泱中华权丧国辱现状的无奈与不甘，更怀揣着践行师夷制夷、发奋图强的焦虑与决绝。此举虽不无书生之意气，但《襄樊铭》作为最恰当的隐喻道具，将这位东方硕儒隐曲而坚韧的心志，表达得似隐实露，含蓄而巧妙。

2019年10月，受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邀请，清代襄阳知府郑敦允五世孙郑兆贤，携六世孙郑延超一行六人，到襄阳寻访先祖遗迹。他们在郑公堤“民不能忘”石刻前焚香跪拜，随后来到米公祠“碑苑”。在郑敦允撰写并书丹的《三瑞亭记》碑前，郑兆贤踉跄着扑向高大的碑石，全身颤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陪同的拾穗者成员亦泪不能禁。

无独有偶，2024年11月18日，地处宜城市西山深处的李塙中学，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指挥过台儿庄战役的池峰城、乜子彬等抗日爱国将领的后人，分别从北京、武汉、南阳等地相约而来，为的是参拜一通由拾穗者成员李勋福发现并发布拓文的残碑。此碑即《陆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襄西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1941年4月，由师长乜子彬撰文，纪录该师在襄西地区参加枣宜会战等战役的历史，以此寄托对阵亡将士的哀思。八十多岁的乜子彬之子乜书杰带领众人，对着残碑焚香酌酒，献花致祭，而后长跪不起，拥碑哽咽。这两次穿越时空的“重逢”，最令人动容之处皆在于灵魂的拥抱。我们从中看到了家族血脉的融合与延续，读懂

了冰冷碑石背后鲜活的历史，更感受到在追忆与思念中澎湃并升华的家国情怀。

以上这些，只是襄阳碑刻历史空间里的几个瞬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襄阳的碑刻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中国古代金石学研究，始于宋而盛于清。金石著作浩如烟海，如宋代欧阳修、欧阳棐父子的《集古录》《集古录目》，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陈思的《宝刻丛编》；明代于奕正的《天下金石志》；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式芬的《金石汇目分编》等等。这些名垂青史的金石学名著，每部都有襄阳碑刻的诸多记载。就此而言，襄阳碑刻无疑是中国碑刻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清末重考据训诂学风及嘉庆《湖北通志》编撰新体例的影响，襄阳名士王万芳在受邀总纂《襄阳府志》（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时，深感“襄阳为汉唐雄镇，石碑之见于郾注及前人著录者夥颐。旧志无之，实为阙典。今不粗述，后益亡征”，遂于志书中单列“金石志”一目，首次对襄阳自周汉迄元明的数百通碑石做了系统地整理和考证。因时逢乱世，“任其役者率尔毕事”，致使《襄阳府志》的金石部分舛误遗漏较多。为此，王万芳深感自责。

光绪十五年（1889），王万芳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此时，同乡好友吴庆焘循例官内阁中书，同样客居京师。他们时常相聚，切磋学问。吴庆焘在其《襄阳金石略》序言中有证：“王季远编修时在局中，官京师日，同居道及，引为深疚。每属余别为一书，以希不朽。心感其意，遂于阁直之暇，广为蒐辑。”

为不负老友之殷殷重托，吴庆焘开始致力于襄阳金石研究。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为江西候补道的吴庆焘，拜见了江西巡抚吴重熹。两人论及金石，谈兴甚酣。惺惺相惜之余，吴重熹将整理其父吴式芬金石遗稿之任托付于他，而后又突然发问：“闻君颇有纂述，成书想有日矣。”或许正是这句来自上司兼本家、同好略带激将的询问，使吴庆焘响鼓又遇重槌，遂快马加鞭，次年九月，《襄阳金石略》即付梓面世。这是一部首次系统辑录襄阳历代金石的专著，全书十二卷。收录自周至元襄阳域内金石二百余种，按时间顺次编排。各金石下，仿《经义考》例，备注存、佚或未见，胪列历代金石志书所记，并间下案语考词，讨论是非曲直。其中传世较少者，则全录其文。吴庆焘的《襄阳金石略》《襄阳沿革略》《襄阳艺文略》《襄阳兵事略》，合称《襄阳四略》，为传承襄阳文脉做出了巨大贡献。陈三立誉其为“襄阳耆旧”，王乃徵亦赞其“卓然自立，拔乎时流……当为《耆旧记》中人无疑”。有鉴于此，我认为吴庆焘堪称“襄阳最后的士大夫”。

清末民初，襄阳还发生了一起震惊金石界的重大事件，这便是襄阳张柬之家族墓志群的发现与拓传。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襄阳士子席方璘（字介石）在樊西长丰洲田塍间发现三通石碑，旋即又在临汉门觅得三通。经“剔苔检读”，他惊奇地发现，这六通石碑居然出自同一家族，墓主分别是张柬之父张玄弼、弟张景之、侄张肱、孙张孚及张轸（张轸墓因迁葬有两志）。席方璘遂将此六石置于屏襄门跨鹤楼上。张柬之为武周、唐中宗时期的宰相，是领衔发动“神龙政变”、

恢复大唐社稷的关键人物，其家族墓志的发现，意义自然非凡无比。襄阳知府兴存闻之，欣然写下《唐襄阳郡张氏墓碑跋》，称数石“当与羊叔子堕泪碑同争不朽矣”，并将六石移至襄阳城南张柬之故居张公祠。

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咸丰帝师史策先（字吟舟，枣阳人）将六石拓片赠与24岁的新科进士黄彭年，黄彭年如获至宝，详加考证，并写下《唐范阳张氏六墓石跋》，盛赞六志足以补正新旧两《唐书》张柬之本传及世序表史料之缺。就在此后一两年间，席方璘又千方百计购得张庆之、张点、张曛、张敬之墓志四通。

清叶昌炽的《语石》和欧阳辅的《集古求真》合称之为“张氏十志”，谭献《复堂日记》称为“张氏墓志十品”。至此，“襄阳十志”成为金石界的收藏新宠，也成为金石界一个新的概念。嗣后，来襄阳访碑拓碑者、拓片购藏者、著录探究者纷至沓来，趋之若鹜，几成一代盛事。清叶昌炽在《语石》里说：“唐志精者皆出于西北。近襄阳新出各石，亦皆秀逸可喜。”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曾对《张氏墓志》有评，谓之“骨血峻秀”。鲁迅也对十志青睐有加，他在1916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往留黎厂买石刻拓本……襄阳张氏墓志十种十六枚。一元。”近代考古学、金石学奠基人罗振玉在1915年出版的《襄阳冢墓遗文》序言里，详细讲述了自己收藏十志的曲折经历。故事跌宕起伏，堪称传奇。作为开创地域性墓志汇编的先例，罗振玉的《襄阳冢墓遗文》为其《京畿冢墓遗文》《山左冢墓遗文》《中州冢墓遗文》等后续著作提供了编纂范式。

检视襄阳历代碑刻，最为耀眼者当属堕

泪碑无疑。西晋镇南大将军羊祜在镇守襄阳十年间，屯田兴学，大行德政，爱惜百姓，高风亮节。其轻裘缓带的儒雅气质背后，是功高德劭的卓尔不群。羊祜去世后，从皇帝到百姓，从同僚到敌国将士无不哀恸，足见羊祜的人格魅力冠绝当时。襄阳老百姓为表达缅怀之情，更是在其“生平游憩之所”的岷山建碑立庙，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继任者杜预因而名之曰“堕泪碑”。此乃信史可考的第一通堕泪碑，乃百姓自发而立，杜预为之命名。

自晋以降，经梁、唐、宋、元、明、清，直至新中国的1983年、2019年，一千七百余年，堕泪碑屡废屡立，迄今已达十通之多。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岷首之上或江湖之远，借堕泪碑吊古怀远，各抒胸臆，写下了大量咏唱羊祜的诗词名篇。如孟浩然的“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李白的“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杜甫的“已堕岷山泪，因题零雨诗”；陈子昂的“犹悲堕泪碣，尚思卧龙图”；元稹的“羊公名渐远，唯有岷山碑”；贾岛的“若更登高岷，看碑定泪流”；胡曾的“晓日登临感晋臣，古碑零落岷山春。松间残露频频滴，酷似当时堕泪人”；范仲淹的“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苏洵的“道逢堕泪碣，不觉涕亦零”；袁宏道的“欲知叔子思多少，但看龟趺碧浅深”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帝王的笔下，也有堕泪碑的赞语。如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有“昔岷山堕泪，犹见钜平之碑；襄水沈波，尚有当阳之碣”；明英宗特地为叔父襄王朱瞻埈御笔亲书《岷山赋》，明世宗朱厚熹谕祭文有“惠泽覃布，襄人德之。岷山之泪，感怀

如昔”；清乾隆皇帝有御制诗“不独佳名播梓里，襄阳兼有岷山碑”，以及“桑梓犹传仆射城，岷山堕泪感輿情”。

可以说，堕泪碑重立次数之众，时间跨度之遥，流播范围之广，诗文载籍之丰，在中国金石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正如陆游所言：“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羊祜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之典范，而堕泪碑则成为国人世代仰慕的德政丰碑，是襄阳最具价值的文化符号，亦是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

襄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不计其数，碑刻资源亦极为丰饶。如《水经注》所记的《冠盖里铭》《襄阳太守胡烈碑》；《荆州记》所载的《磨兜鞬》石人铭；王粲所撰的《荆州文学记》；晋李兴所撰的《诸葛武侯故宅碣》，以及毁誉参半的杜预沉碑、隋丁道护书启法寺兴国寺二碑。唐宋时期更是名碑迭出，如张柬之所撰的《旌表尹孝子文》《孝义井记》；钟绍京书丹的《襄州遍学寺禅院碑》；张九龄所撰的《襄州刺州靳恒遗爱幢》；李阳冰书丹的《山南东道楼碑》；樊泽所撰的孟浩然墓碣；于頔所撰的《魏侍中王粲石井栏记》；韩愈所撰的《宣城驿记》；皮日休所撰的《社稷坛记》《襄州孔子庙记》；范仲淹等名家所撰的重建羊公祠八面石幢；郑獬所撰的《木渠碑记》；欧阳修所撰的《岷山亭记》《谷城县夫子庙记》；曾巩所撰的《宜城县长渠记》等等。元代有赵孟頫书丹的《魏国忠懿公神道碑》；虞集所撰的《南平楼记》；明代御制的《岷山赋》《汉水赋》《襄阳四时歌》，以及张居正所撰的《科甲题名记》等等。仅观此一串撰文者、书丹者或传主的名字，便可体味这些碑刻所蕴含的文学、历史与书法艺术价值。它们是襄阳

文脉绵长的精华所在，是襄阳人引以为傲的传世文献。

纂始于清朝光绪七年（1881），初刻于民国十年（1921）的《湖北通志》，是著录湖北清前碑刻最全的志书。通览该志数百通襄阳石刻录目，以及其它相关古籍，我们深切感受到，古代先贤在碑刻的文献考证、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宝贵遗产，在证经补史、艺术审美上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范本。但传统金石文献的著录亦有其局限。首先，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收录的范围集中在经史、诗文、政事之上，旨在证经补史、文以载道。而在“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明别尊卑”的语境下，与会馆、契约、税规、牙规、地券、界碑等相关的商业碑刻几被忽视。遍布城乡的宗族规诫、乡规民约、讼案谕示、水利交通、寺观堂庙、善举义行等碑刻，亦因“位卑”或“世俗”而被忽略于正统学术殿堂之外。而这些碑文恰好是我们研究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基层治理变迁及宗法制度、民间信仰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古老也最鲜活的地方史、家族史和社会经济史物证。其次，著录体例虽成范式，但受编纂者学识与兴趣所囿，或重文字抄录，或重史实考证，或重来历叙述，难免造成信息完整性缺失。特别是地方志著录，常常仅节录原文与撰者，而立碑时间、地点、书丹者、立碑人、刻工等关键信息一概缺失，给后世研究留下大量谜团。再次，受刻印技术和传播方式的限制，拓本的收藏传承与金石的著录研究往往分离，难以并为一体。著录者能“经眼”的原碑和拓本毕竟有限，多转引他著，传抄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脱漏、增衍现象。如现存南漳武安镇、元何文渊撰文的《重修

武安灵溪堰记》，是2018年长渠（白起渠）成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重要实物依据。明清以来，该碑著录多达20余种，可见其价值之重早已成为共识。然各版本录文与原碑均有出入，有的舛误令人诧异。可惜，清代至民初的金石学家，其研究对象多止于元末，明清碑刻鲜有涉及。而现存方志、文集对明清碑刻虽有收录，亦多仅全录或节录正文。民国以降，金石学式微，大量散落于田野乡间的明清碑刻无人问津，任凭人踩畜踏，风蚀雨侵。

事实上，更令人扼腕、其意难平的是，前述韩愈、欧阳修、曾巩等名家碑刻的原石，几乎已全部湮没于历史烟云。吴庆焘言“金石者，不朽之迹”，此乃就原碑尚存而言。由于天灾、文祸、战乱乃至无知，许多珍贵碑刻或遭风化丢弃，或被毁坏，或沦为墙基、桥板、井壁，甚至猪槽。尤其在当今城市改造的急速进程中，尽管文物工作者与志愿者竭力抢救，但因认知缺失或理解错位，仍有大量石碑化为残砾齑粉，散落在田野、山寨、道桥的碑刻处境也是岌岌可危。我们一方面庆幸于史籍留存的部分碑文，另一方面为那些已经失传且未著录的碑刻深感惋惜，更为正在损毁、即将消失的碑刻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今天的我们唯有通过访碑、识碑、拓碑、录碑、释碑、考碑、护碑等一系列努力，方能使幸存的碑刻真正成为“不朽之迹”。

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坚持二十年践行“回到田野，守望故乡”核心理念的民间公益组织。这帮恋根恋土的文化志愿者，在多年探访、捡拾和书写襄阳文化遗珠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碑刻文化在揭示历史谜团、丰富地域文献、为

学术研究补充新史料，乃至对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文化元素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面对碑刻保护的困境和窘境，在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拾穗者从2020年正式启动襄阳碑刻田野调查项目：拓襄。项目小组成员利用节假日，克服交通、资金、技术、人力等重重困难，深入街区、村落、田野、寺庙、山寨、石窟、岸堤，对散落民间的碑刻进行田野调查和著录整理。目前已调查襄阳市域内碑石一千余通，制作拓本三百余件。凭着对碑刻的珍视之意，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拓襄小组完成了碑刻的调查记录、拓片归档、碑文录校、文化解读等工作，同时也收获了拾穗归仓的欣慰与喜悦。

初读所拓之碑，我们便从这些碑文里获取到大量鲜活的历史资料。每一通碑石都承载着一个故事，其存在价值毋庸置疑。以《张景之墓志》新拓与“完璧”状态下的清代旧拓相较，那历经沧桑与浩劫之后无法愈合的“伤疤”，令人久久无法释怀。同时，也让我们窥见了碑石独特的历史质感，体味到时间作用于物质的力量。

梁武帝萧衍在位前期，将丹阳佛舍利移葬至襄阳安奉。这不仅因为襄阳是其龙兴之地，更是一项宣示其皇权合法性与天命所归的政治举措，也为他后期推行“政教结合”乃至“舍身入寺”的笃佛奉释行为埋下了伏笔。《襄州重兴报善寺再移葬释迦佛真身舍利年代记》，正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物证，同时也折射出唐代会昌法难前后佛教在襄阳的兴衰轨迹。

明正统元年（1436）七月，襄王朱瞻埈的藩国由长沙迁至襄阳。至崇祯十四年（1641）末代襄王朱翊铭被张献忠所杀，襄王一脉在襄阳立藩共205年，历七代八王，几乎见证

了整个大明帝国中后期的跌宕历史，同时也为襄阳留下了众多碑石遗珍。《敕赐大承恩寺记》碑为汉白玉质，仅碑身即高265厘米，宽132厘米，厚37厘米，是襄阳现存最高大、最精良的御制碑，充分展现了正统、成化两代皇帝对“天下第一贤王”的浩荡皇恩。《明浩封襄藩阳山王府奉国将军华南墓志铭》等碑，则真实呈现了明代后期宗室后裔的生活状态，为研究明代宗藩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襄阳地方志多处提及“襄藩宗人朱华南”，而“公安三袁”的诗文中，也多次记载他们曾与“于野宗侯”或“于野王孙”于谢公岩畅饮。然而，当代各种诗文注解因资料匮乏，对“于野”的解释常令人费解。此墓志铭中“华南君行二，钦名载雉，字于野，华南其别号也”一句，恰好解开了这一谜题。《明襄国万户侯振东鲁公墓志铭》《明故寿官鹤松黄公墓志铭》等碑，为研究明代宗藩护卫制度、内官制度提供了鲜活案例，同时也为论证襄藩入驻与襄阳村镇地名（如鲁衙、黄家湾）的变迁，提供了有力证据。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从黎培敬《樊城湖南宾馆记》所罗列的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刘长佑、曾国荃、郑敦谨、唐训方、郭松林等捐助者名单中，我们不仅能理解“是此馆一新，湖南之士气又为之日新不已矣”的必然，也会联想到杨度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背后的宏大历史预言。

1928年，共产党员李协一、张道南在南漳腹地组织了荆山农民暴动，建立起农民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南漳古山寨上的《捐造罐子炮碑记》《重修凤凰寨碑记》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早期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而曾立于枣阳清潭镇的《王将军墓志》，则让我们重

新发现了几乎被遗忘的辛亥志士、民族英雄王家驹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厘清了位于随州、枣阳之间的清潭镇的辖区变迁史。谷城铜山摩崖虽显简陋粗朴、章法欠工，但“蝗虫，天干，五谷不收，狼虎食人”等字眼，却是触目惊心的历史实录，道出了苍生小民面对无妄天灾时的无力、无助、无奈与悲怆。从《礼部钦依出榜晓示生员卧碑》《宋儒范氏心箴碑》《王公十戒碑文》《姚氏家规碑》等教化碑与民约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自朝堂至乡野、由抽象而具体的一脉相承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不仅是先民们世代奉行的人生准则，更已积淀为融入我们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十八年前，襄阳诗人不染之荷在其为拾穗者所作的《拓印故乡》中写到：

快走，趁着干粮、清风和民谣还没过期，  
趁着种子还能调理我们紊乱的肠胃。

让我们顺着城市的树冠深入民间，  
让我们将蛰伏于民间的生命低音一一聚拢，  
让我们为这一片楚山汉水留下原汁原味的拓印。

寻找，寻找，寻找源头，寻找根脉。

我们要寻找回家的道路。

诗中的“拓印”本为意象表达，却仿佛又是一种谶语，与拾穗者后来倾力而为的“拓襄”工作高度契合。在这个科技发达、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拥有无限选择。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对此感受尤为深刻。而对于碑刻，有兴趣探访研究者依然稀

若星凤，忽视漠视者则不乏其人。“轻抚石碑，仿佛与古人握手；轻扣石碑，仿佛倾听遥远的声音；识读碑文，仿佛寻找我们的来路。”——这是“拓襄”人的精神享受。爱碑、护碑，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那是杜甫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昔日杜预沉碑，欲“显名于后世”；今日我们存碑，是为续一方文明之薪火。拾穗者们不揣学识浅陋，愿以微弱之力助推宏大之业，以萤烛之光行薪火相传之事，力求为城市留下一份微薄的精神备忘录，亦为自己培植一份深沉的家国情怀。

明正德《襄阳府志》收录了一首无名氏所作《观碎碑有感》：

片石龟龙自何许，  
巍巍昔日亦辉煌。  
可怜兴败真如梦，  
惟有莓苔卧夕阳。

碑石碎残漫漶，我们当然不能厘清此碑的脉络，只能在夕阳下感受痛失的滋味。而记载城市每个角落过往的众多碑石，恰是一个个构成整个城市历史零碎的记忆载体，丢得越多，我们离历史的真相越远。余生也晚，抱憾未见当年赫赫之名碑；余生亦短，只能与时间赛跑，用微弱的力量去捡拾那些文化碎片，进而丰富这座城市的民间记忆。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手捧一摞沉甸甸即将付印的书稿，寻访的曲折，踏勘的艰难，拓印的辛苦，校录的繁琐……都化作一声喟叹：值了！

# 生活点滴录

■ 徐丽萍

## 精神坐标

我十二岁时，还是懵懵懂懂的，就开始学着写诗。后来，诗成了我和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式，成了我舒展心灵的翅膀。

我是和我的诗一起成长起来的。因为写诗、读诗，我粗糙的情感变得细腻，我悲观的性格变得乐观，摇摆不定的理想变得坚定。诗就是这样不断地锤炼着我的信念，让弱小的我变得独立而强大。

人总是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梦，在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物欲的喧嚣与名利的诱惑常常会让人们迷失方向，但懂得取舍比什么都重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常常选择坚持自己的文学梦。

写作是一个向自己内心深处不断开掘的艰难过程，也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又不断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也许你的付出跟你的收获完全不成比例，甚至你不能奢望成功，你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黑暗中摸索，但你的心里一定会有盏灯，一直在引领着你，那就是你

坚持的梦想。

写作对我始终是盲人摸象，写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方法。文学作品最害怕重复别人，更害怕重复自己。也许这正是写作的乐趣所在，就是每写完一篇作品，你就又回到了起点，你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再创作新的作品。

我也常常感到才疏学浅，常常在创作上力不从心。我想书写的那些事务，总是找不到超乎寻常的表达，我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中得出结论：生活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我们要向生活学习，向周围的人学习，向书本学习；然后是学会思考，并养成思考的习惯。

写作是需要完全静下心来来做的一件事，修心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声音，才能触摸到世界的心跳，才能思考人生与未来。每天给自己一点读书写作的时间，或者是闭门思考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修行。

文字成为我抗争命运的一种方式，那些匍匐在我脚下的坎坷与曲折，那些降临在我

头上的灾祸与苦难，那些阻碍我前进的荆棘与砾石，都无法阻挡我追梦的脚步。

我是一个认定目标后就会坚持走到底的人，也许写作更需要这种执着。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不论得失、不论成败，淡定而从容地写下去，到最后就不是成与败所能承载的了，那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写作于我，就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耕耘与收获伴随着汗水与艰辛，但那样的艰辛远不及我得到的快乐与欣慰，我用文字修建了一座精神宫殿，我超越了自己。我相信我对写作的执着和坚持，会长过我的生命，会成为我的精神坐标。

## 倾城之恋

我无法不倾其所有地追着一个幻影，追着一束光，追着一个若隐若现的梦想，行走在无边的荒漠或者是寒冷里。

我无法从此境去往任何一个临近的情境中，像一个被搁置在海上的城堡，天的虚无，海的飘渺，都无法遮盖城堡的庞大与坚固，它停在水的中央、风的中央，似乎被什么深深吸引住了，停下脚步，驻足观望，似乎遗忘了时间。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总是将我看见的事物颠倒过来，我看见一首诗划着小船向我驶来，我看见一个盛世王朝成为海市蜃楼。虚无的事物有时并不虚无，坚实的现实有时并不坚实。

我追着一首诗，来到了我从未到达过的地方，那些奇花异卉竞相开放，自然界的神奇之光赋予万物的灵慧与妖娆，真是令人称

奇。我在一片草叶上看见了昆虫的王国，在一滴露水里看见了我们的村庄，在北极熊明亮的眼睛里看见了整个宇宙。

每一首诗都像一个火把，我打开它的神秘，就能跟随它去到任何地方。它能逆转时光，穿梭于任何朝代，能够篡改悲剧的结局。可是，一首诗写完了，火把就灭了，我会陷入巨大的黑暗之中，那种深渊一样的恐惧追随我，使我不得不点燃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的火把，是这些诗照亮了我的人生。

风雨来袭的时候，我把诗顶在头顶当雨伞。寂寞无助时，我把诗当作知己与其彻夜倾谈。这些嫩绿的裹着小芽的文字，已经成为我的精神依托，我追着它，才能遇见硕果累累的秋天。

每一首诗都能推开一扇门，带着我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些微小的世界和那些庞大的世界簇拥在一起，在另一些生物的眼睛里，我们只是误入其中的一只走兽或飞禽，不同的视角成就不同的世界，许多个新的世界有待智慧的人去开启。

我像误入诗歌迷宫的小女巫，要用我的魔咒来开辟一块属于我的领地，想呼风唤雨就呼风唤雨，想施展魔法就施展魔法，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精灵。

在我的眼睛里，诗歌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它能让那些遗忘在过去的时间一点点地走回来，能复苏一个颓败的王朝，能转换一个悲情的结局，能抚慰一次短暂的绝望。

或许，我的痴迷与追逐，并不能让我靠近诗的本质。我像一个孩子，追着风里的树叶，拼命地奔跑，或许我最终什么也追不到，但我享受追逐的过程。

有时候，我害怕被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困扰，一个完美的笼子只能夺走鸟的自由，而诗总会把我们带离世俗的牢笼。

我就是这样倾其所有地追着一朵花的诱人芳香，追着一只蝴蝶的羽衣霓裳，追着一个未知世界的玄妙，来到诗歌的面前。

这些诗牵着我一生的爱恋与痴情，让我逍遥自在，让我羽化登仙，让我在大自然的轮回中感受不一样的存在。

诗歌，我倾其一生的爱恋。

## 时光的刻刀

时间真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它把头埋在喧嚣的尘世，用力打磨着腐朽没落的生活。而我们就是河滩上形状各异的石头，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水从哪个方向流过，都在对我们进行无情地雕琢。

在生活面前，谁都无法坚持自己的原样，那些能改变我们的因素，潜伏在生活的每个缝隙，我们无处可逃。

也许，最初的我们就是一粒小小的尘埃，随着地壳裂变，被挤压成坚硬的石头，我们在摸索中成长，那些潜移默化或惊心动魄的改变，都是时间的小把戏。

我们被深深地埋在地底，和那些形态各异的事物簇拥在一起，因为没有光，所以分辨不出美丑，只是单调地等待。

没有比较的生活是幸福的，可地球的内部是多么的不安分，它像一个十足的恶魔，把坚硬的石头当柴烧，它希望这把阴森森的鬼火能烧毁宇宙。

有时候，地球就像一个喷火的炉膛，它要用魔力把地球变得闪闪发光。而我们也在炼炉里裂变成不一样的自己，那些松软的、

有空隙的肌理，被火的灼热逼迫得紧张又舒展，我不知道经过炼炉的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但我知道，我是在离地心最近的地方。

谁都想有自己的位置，但有时容不得我们选择，我已经习惯了倾听那些埋在地底的事物的轻声诉说，它们是那样安详，把寂寞当成一顿豪华的晚宴。

可是，时间总是在捉弄我们，要把我们浸透在黑暗里的灵魂统统拿出来晾晒，这些扭捏的、害羞的石头，用它质朴的神情打量着这么复杂的山谷、河流，它们把纯洁的心灵袒露在大自然面前。隐藏在地底，我学会了隐忍；袒露在河岸，我尊重宿命。

当我站在风里，跌落在河谷，我一定是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我丑陋的样子一定会让旁边的石头尖叫，它们会在我身上找到失落的自信。

成百上千年，我站在那儿任凭风扬起它的鞭子抽打我的身体，任凭水浪席卷而来，切割我的棱角，这种持久的折磨锤炼了我的意志。

我一直在改变，从一粒尘埃、一朵云、一阵风、一只小兽、一块泥，茫茫宇宙，万物都是造化显灵的结果。

我总是在改变，时光的马车拉着我，穿越了那么多重迷宫，我总是能看见不同阶段的自己，看见灰暗的时光、颓废的篱墙，看见梦中天真的自己。

上苍手拿刻刀、凿子、不断地雕琢着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还有我们。是的，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今生我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而来生我就是一株生机盎然的植物。

我相信这种生生世世的轮回，不知道哪

一生、哪一世，我们再能和自己失散的亲人欢聚在一起，所以珍惜生命中的一切，一朵花、一棵草都有可能是一个轮回里的自己或是我们的亲人。

我看穿了上苍的良苦用心，因而我总是变化着，随一路的风景，随心境的起伏，时光的刻刀下，时间已经是一堆碎片，而我们会变成沧桑的老人。

我越来越懂得宽容，宽容别人就是善待不同阶段的自己。感谢上苍让我变得成熟，让我懂得人生的不容易，所以也不为难别人，更不为难自己。

## 岁月的沉渣

人生就像一杯茶。那些茶叶蜷缩成一团，皱巴巴地躲在杯底。曾经在枝头舒展和鲜嫩的骄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妖娆多姿、花前月下，都成了岁月的幻影，人生就是这样跌宕起伏。

那些躺在杯底的茶叶，即将开始自己的另一段旅程。它们在等待沸腾的水波的煎熬，然后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最本真的苦涩与醇香，这是茶的味道，也是人生的味道。

在到达沸点的水的冲击下，那些蜷缩的茶叶以另一种姿态悠闲地漂浮起来，即使这种高度不能抵达天空，仅仅是杯口的高度，但也是一种自我的超越。

那些好奇的茶叶都拥挤在杯口，向外面张望，它们顾不上地狱般的煎熬与绝望，又天真又急切地急于显示自己。这多么像曾经的我们，用单薄的内心来与世界赤诚相见，轻飘得像一片失去重力的羽毛。

可是它们挨挨挤挤地乱作一团，难免会

彼此碰撞，又在碰撞中受伤，梦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遍体鳞伤，这些杯中的茶叶拼命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像一个星球将自己最耀眼的光辉交付给宇宙。

茶叶从此就不再是枝头的那种状态，经过风干的等待、沸水的煎熬、思想的净化与沉淀的茶叶，蜕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茶叶。热气中飘出的绵长悠远的茶香，像一首诗的韵，像一幅画的境，令人荡气回肠。

时间是能改变一切的，让那些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晰，让那些感性的东西变得理性。在经过时间的洗练后变得深沉，它们沉落到杯底，带着它们所走过的一生。它们看似那样安静，那样忧伤，那样平淡自然，多么像生活中的我们。

我常常和一杯茶相互对视，我们在瞬间就置换了角色。一片茶叶的世界只有水杯的大小，而我的世界也只有心的大小，我们一样渺小，但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存在着，这就是幸福。

从杯底泛起的，可能是岁月的沉渣，也可能是幸福的记忆，这多像我的内心，它们是那样变幻莫测，光怪陆离，那些我能把握或不能把握的事物从眼前飘落，那些轻盈的、笨拙的，那些伤心的、欢快的事物，都会被岁月一点点覆盖，像一个沉睡的古堡。

一丝新绿、一阵鸟语、一个随心所欲的回眸，都能将那些封存的记忆唤醒，像一片茶叶在水的冲击下跳出的舞蹈。

有时候，我们的心像死掉了一样麻木，但它还会被新的激情唤醒，这就是生活的可贵，它或好或坏的变化，都能激起我们逐梦的勇气。

一杯茶也会睡去，对这个世界失去知觉，

但留给它的记忆会活得很久远，它会想起自己生老病死的经历。我们不可能尝尽世间的滋味，也无法享尽各种茶的清香，但停驻在一杯茶的通透空间里，我看见了自已一生的过往。

## 时间的边角料

摆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多像一块美味的蛋糕，被切得七零八落之后，又被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心态一口一口地吃掉。

那些时间如同一堆散落的几何图形，我总是不断地选择、分配和量体裁衣，那些大块的时间就做些稍大点的事情，那些碎片的时间就做些细小的事情。

有时候，我也会大材小用或浪费材料，把一大块的时间闲置着，就是看雨、听风，做一个彻底的闲人。有时候，我又感到生命易逝，那种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留不下的担忧，催促着我跟时间赛跑。

怎样才能打理好自己一生的时间呢？这似乎比打理钱财更有难度。因为钱财可以失而复得，而时间就像绝情的恋人，一去就永不回头。

其实，那些大块的时间我们做不了主，几十年如一日的上学、工作，耗费了我们人生一大半的时间。剩下的边角料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部分，不要小看了这些边角料，它们能够改变人生。

我愿意做一个裁缝，用时间的碎片切割我的梦，用化零为整的方式经营理想。我用这十分钟写一首诗，用那二十分钟读一篇小

美文，甚至中途还要被使唤着跑个腿，这些碎片一样的时间散发着微光，我读书、写作，乐在其中。

每天不自觉地把零碎的时间收集在一起做同一种事情，一年、十年、三十年，那些我所利用起来的时间开始产生奇迹，它们在不断地成长，像一棵成熟的大树，不但枝繁叶茂，而且结出了硕果。

我总是这样野心勃勃，要把那些不可能变成可能，要用我的毅力和想象打造自己的精神王国。

我学会了利用夜晚的时间，那些被人们用来应酬、玩乐，或是睡眠的时间，对我来说像金子一样宝贵，我的这段时间常常像被人施了魔法，和童话王国中的故事情节恰恰相反，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我的南瓜车就带着我进入神奇的童话世界。虽然我依旧是个灰姑娘，但我进入到一种幻境里，在那里我变成了一个有魔力的人，我看到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象，那些水晶般的山峰、星星汇聚的海洋、长着翅膀的宫殿，还有那些会说话的仙草、读佛经的七星瓢虫……

我总是在琐碎的时间里神游于两度的空间，那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总是乘着文字的翅膀向更远的地方飞翔。这些被我驯养多年的文字，越来越像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它们随时听我的召唤，原来我以为只有灵感能让我们如此默契，而几十年如一日地相互打磨，我和文字早就心神合一了。

我用快乐的心态收拾时间的碎片，在这些碎片里完成一个诗意的人生。

# 儿时农事

■ 郝敬东

1969年秋，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迁到了母亲的娘家天宝寨。在那里，我跟着外婆学会了很多农事。那些农事，不仅使我掌握了许多劳动技能，更涵养了我坚韧、吃苦的精神底色。

——题记

## 砍站子

外婆第一次带我去后坡砍站子，我还不满十岁。

站子，就是用以扶助藤蔓植物顺势攀爬，并使其正常生长的支撑木。砍站子，要在农历四月上旬完成。因为，三月尾儿点下的豇豆和黄瓜种子，从吸收水分、细胞分裂到胚根萌发、幼苗出土，约需十天左右。而幼苗经过水、土、光、肥的滋养，逐渐往高了长，到需要攀附站子延展藤蔓、开花结实，该是四月中旬以后了。

在此之前，天宝寨只要种有豇豆和黄瓜的人家，大多备好了站子。我家自然也不例外，

外婆早在四月头儿就带我砍好了站子。

砍站子，首先得去林中寻找适合做站子的树木。外婆说给我的标准是，高在七八尺之间，粗不过一握，杆一定要直，木质相对坚硬。

其实，按照这个标准，划给外婆看护、面积仅有四亩多的后坡，是不大好寻站子的。后坡南边以后沟为界，是舅舅家看护的山，北边以一条小路为界，是邻居友周叔家的山，面积都比外婆家的山大。生产队将山划给私人看护，实际上是一项很大的福利——各家各户做饭烤火烧柴、早春掐猪糠、夏天打青蒿、冬季耙叶子垫牛栏猪圈等等，都要仰仗它。所以，家家户户都看护得紧。寨上人家也很守规矩，少有越界行为。外婆自然只能带我在自家山上砍站子。可后坡局促，平时捡柴已将坡上的杂木砍得聊胜于无，余下的大都是花栎、青冈栎等成年树，外婆舍不得用它们做站子，她要留枝长叶，待到冬天把落叶耙回家垫猪圈。

于是，她领着我进入后沟，那里灌木丛生，

外婆指挥我攀上沟沿，挑选黄荆条、竹叶楠、小叶黄杨，顺菟砍倒，剔除树梢枝蔓，便是一根站子了。

辛苦半晌，我和外婆凑齐了一大一小两捆站子。外婆说：“旧年的站子，有些还能凑合着用，今年的豇豆、黄瓜藤子算是有架子爬了。但新站子杂灌多，不硬实，站在地里日晒雨淋，待豆、瓜收了，就朽得只能当柴烧了。明年得去远处砍站子呀。”

外婆说的远处，是四里外的东湖。东湖并无湖，且是太阳西落的地方，属宜昌管辖。那里山大林深，人烟稀少，天宝寨的人爱惜自家的山，常让孩子去东湖捡柴。转过年四月上旬，外婆却无暇带我去东湖砍站子了。她要忙着去生产队挣工分。那个年代，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外公因病不能下地干活，外婆必须积极出工挣分，才能保证年终不倒找口粮款。这样，我就只能一人去东湖砍站子了。外婆和母亲鼓励我说：“你快十岁了，已是个小男子汉，自个儿一定能砍好站子。”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早饭后我带着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只身去往东湖。走进绿色海洋般的山中，我渺小得如同一叶扁舟。为给自己壮胆，我大声唱道：“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而让我真正喜欢的是，林中适宜做站子的树种俯拾皆是。尤其是背阴的山坡，水青冈、亮叶桦、榔树、黄杨等幼树特别多，既直溜硬实，又粗细均匀，特别适合做站子。

让人心安的是，在此砍站子竟无人干涉，一种“外乡之物，手到擒来”的快感，促使我将手里的镰刀挥动得愈发有力。只是我太贪心，砍的站子过多，一捆根本捆不住，我

只得将站子捆为两捆。往回扛时，先将其中一捆往前送一程，再返回来扛另一捆。直到太阳偏西，我才将两捆站子转扛到了离家不远的小林子。此时，我又饥又渴，体力消耗殆尽，恰好父亲来接我了。父亲见我一家伙砍了两捆站子，且循环着往回扛，慈爱地说：“你人小心大呢，还真像个男子汉了！”说着，他将两捆站子合二为一放在自己肩上，我只提着镰刀跟在父亲身后。看着坐在父亲肩上的站子，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回到家，父亲在晒场边将站子跟部削尖后扛到菜园，逐根斜插于豇豆和黄瓜秧苗旁，在站子上端三分之二处，每三根一并，用麻绳绑牢，形成三足鼎立的秧架；再顺着豇豆、黄瓜畦的行间，在站子上端三合一处，分横别竖地搭上一根闲站子，也用麻绳绑牢。一会儿工夫，两畦稳固、牢实的豇豆和黄瓜架子便搭好了。尽管离攀藤披绿、花开满架还有待时日，菜畦看上去也倍觉精致、美观，给人以喜获丰收的甜蜜希望。

## 掐猪糠

天刚蒙蒙亮，外婆就把我和妹妹摇醒：“快起床吧，昨晚说好去掐猪糠的，掐猪糠得趁早哟。”

我和妹妹揉揉眼睛，穿衣起床，脸也不洗，随外婆到堂屋取了竹篮。出得院门，才知道鸟儿起得更早。喜鹊清脆的“喳喳—喳”，斑鸠低徊的“咕咕—咕”，四声杜鹃的“豌豆—饱角”，山喳喳激越的“叱咿—戛”；黄莺圆润的“哩—嘯—库”……多声部鸣唱响彻于屋脊、竹梢、田野，直把清明时节的大地浸染得生机勃勃。

外婆领着我和妹妹穿过屋后的竹林，绕过几座老坟，开始往后坡上攀登。外婆的小脚，比才八岁的妹妹的脚还小，但她的步子迈得却比我们稳。一路上，她都在给我们讲“掐猪糠要趁早”的理儿。她说，清明前后是掐猪糠的最佳时机。这个时段，不论高树矮灌，芽嫩叶鲜，掐回去不用剁碎，在晒场上经过三五日头，叶片收尽水分，干爽成糠，贮藏至冬季，是猪最爱吃的主饲料。若是过了这个时段，叶子不够嫩滑，口感欠佳，猪也不大爱吃。

说话间，我们已经进入后坡树林。面对葱翠欲滴的满坡树叶，我和妹妹不忍下手，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哪些叶子可以当猪糠掐？哪些叶子不可以做猪糠？外婆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边做示范边朗声道：“这个时节的千树万叶，掐到篮里都是菜，都是好猪糠。不用辨识，见叶就掐是了。”

外婆的示范，与其说是“掐”，还不如说是“刷”。只见她按住一棵米椴子树枝，双手握紧，从枝根往枝梢迅捷而有力地刷过，一捧渗着绿汁的叶子便进入了她的大号竹篮。其实，外婆从一开始讲的都是“刷猪糠”，而非“掐猪糠”。我从外婆的示范中看出，“刷”比“掐”更出活儿。“刷”，双手合围，力度与速度匹配，不仅树枝容易掌控，而且树叶是成捧成捧地被送入竹篮。而“掐”呢，一手挽篮，一手用食指和拇指掐取树叶，形同采茶，效率就低多了。

经过外婆现场施教，我和妹妹很快掌握了要领。可是，我们依然畏首畏尾，害怕树叶上的毛毛虫、阳刺子螫手。这两种虫子毒性极强，一旦被螫，伤处红肿立现，奇痒刺疼难耐。即使裹着树叶，将它们掐毙手中，

也非常疼人。外婆看着我和妹妹犹疑的样子，立马笑了：“不然说刷猪糠要趁早呢。这个时节，喜食树叶的虫子，还未孵出来呢。眼下的树叶最干净、最清爽，叶子里什么虫都没有，你俩尽管放心刷，看谁先把篮子刷满。”

外婆的话解除了我和妹妹的恐惧，我们手上的动作不禁快了起来。尤其是照着外婆的方法去刷，鲜嫩的树叶成捧成抱地涌入竹篮，不到半个时辰，我们的三只篮子都装得满满当当。外婆率先把竹篮扛上肩，吩咐我和妹妹也将竹篮上肩，说这样方便眼睛看路，把下山的步子拿稳。

满载而归。我们把散发着清香、柔嫩得不忍释手的叶儿均匀地铺到了晒场上。此时，太阳才从树隙间露出脸来。外婆说：“趁早呢，我们回去再刷一篮子吧。”

复入后坡树林，我和妹妹完全熟练了采摘树叶的流程。在将一捧捧翠绿、柔嫩、丝滑的树叶装进竹篮的时候，心中漾溢着收获的喜悦。突然，妹妹担心地问外婆：“那些被我们掐光叶子的映山红，不会开不出花了吧？”外婆说：“不然说刷猪糠要趁早呢。清明这个时节被掐走叶子的树木，都会二次发芽，掐去叶子的映山红，叶照样发，花照样开，只不过要延后几日罢了！”

掐猪糠，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半个世纪过去了，外婆亦作古经年。一些传统农事中的时令规律把握、操作方法传承、收晒储藏秘笈等等，皆在如水的岁月中蹒跚而去。比如养猪，大约没有人再担心冬天缺饲少料，故而，掐猪糠或已淡出农事久矣。可是，外婆教我们兄妹掐猪糠的事，每每忆起，都如后坡上被我们掐走叶子的映山红，叶照样发，花照样开。

## 打堡子

打堡子，一种传统农事。就是用特制的榔头，将新翻的地里板结的土块击碎，以利于后续的种植。

天宝寨呈Y形分布着三条山冲，冲冲都是平展展的墒田，且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可是，因为没有溪河流过，加之山边田头天坑特别多，致使缺水严重，寨上总少那么一份涸润的灵气。

缺水的另一个不足，就是田再好，也只能种植苞谷和粟谷之类的旱作物。冲子里的墒田却待寨上人不薄，产出不仅能够满足口粮分配，还可上交公粮。在我的记忆里，寨上好像不曾发生过“吃粮靠供应”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寨上人勤劳朴实，很少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坚守传统耕作，每年秋收后，生产队都会把墒田犁一遍。而在冬季，则组织社员砍渣子、烧土粪，积造农家肥。甚至于每间隔一年，还利用冬闲，再深翻一次土地。

犁耕、深翻起来的田土，往往会板结成块。这样，来年开春，寨上三条山冲的墒田里，便会出现一字儿排队打堡子的队伍。打堡子的榔头，直径大约十二三公分，长二十公分，形同一只小腰鼓。榔头一般为质地坚硬的椰木或花栎木制作，逢中凿穿，置入长约一米五的榔把。工作时将榔头高举过头顶，用力落在土块上，再对碎裂不到位的土坷垃，小幅度、高频度地敲捣敲捣，最终碎裂为细软的田土。

有个周日，外婆对我说：“今儿就不拾柴了，跟我打堡子去。”

生产队的副队长是我舅母的二哥，他看

外婆年过六旬还坚持天天出工，便在其权限范围内将我家门前墒田打堡子的活儿，以三个工日包给外婆。这样，外婆不仅可以就近干活，还可自由支配干活时间，方便加班加点，甚至拥有了让非劳动力的家人“帮工”的自主权。这不，她邀我跟她去打堡子，指定会提前挣回三个工日的工分。

先前，我以为打堡子的活儿很简单，不用外婆多教，看一眼就会。可实际操作起来，就力所不及了。一开始，因为有新鲜感，有把土块击碎的快感，我与外婆尚能比肩并进，将碎过土块的田地得寸进尺地摞在身后。然而，随着打堡子时间的持续延长，外婆渐渐把我甩远了。而此时的我，胳膊酸软，手心发麻，中指与拇指根部还浮起了水泡。

外婆扭过身对我说：“打堡子看似简单，可它是个力气活儿，不光要有落下榔头时的猛劲儿，还得有敲捣的耐劲儿。你是第一次打堡子，不用着急撵我，先啐些口水把手心润润，防磨把滑。你慢慢打，不落下没打碎的土块就行。”

我将与我身高差不多的榔头把靠在肩头，把双手摊给外婆：“我的中指、拇指起泡了，用力就疼呢。”外婆说：“这两根手指根部最受力，所以会先起泡。打久了，其它指根也会一样起泡。经了这个过程，结上一层茧子，以后再打堡子就得劲了。”

我自然信服外婆的话，这是她自身劳作经验的概括。话语朴素、平实，却透着任何生产劳动初始都要经过磨砺、熬炼的道理。可我一边揉着手上的水泡一边在想，如果让母亲买双粗线手套，戴着手套打堡子，掌上就不会起泡了。但那个时候，农村根本没有劳保手套的概念，就是有，戴在手上干活，

也会被耻笑“郎不郎秀不秀的”。

而在那个早春的周日，十二岁的我在外婆的带领下，除了中午回家吃饭歇了会儿手脚，从清早到天暗，整整打了一天垡子。收工时，门前的墒田，横看竖瞧都不再有结板的土块。外婆三个工日的分，竟用一个工日就挣到手了。尽管，那天我的手指根部起了多个水泡，我却深为外婆一天进账三天工分的记录而高兴。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至少有我三分之一的功劳，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于是，白天打垡子淌的汗水、指根起的水泡，还有隐隐作疼的胳膊，那都不算事，也都不是事了。

## 耙叶子

耙叶子一般在冬月尾儿进行。这个时候，花栎、青冈栎、化香树、野板栗树等高大的落叶乔木，无论最后坚守在枝头的枯叶有多么顽强，都会在一夜朔风或一场落雪里，黯然离开它生长的枝梢，飘落于树下，只留下层级分明的树枝在空中舞动。而树下、坡上、壑畔，到处都是枯黄的落叶，风从树梢上压下来，把凸坡上的树叶卷至凹坡，加大了那里的落叶厚度。有些落叶，钻进林下的荆棘丛中，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大多数是早晨，或是外婆不出工、我不上学的星期天，外婆带着我背上空背笼，拿着竹耙子，去往后坡耙叶子。

背笼下方上圆，底小口大，像只巨型喇叭。我和外婆个儿小，背在身上，就像两只喇叭长了腿脚在往后坡移动。背笼用八根硬实的主篾做骨架，次篾依骨架由方底往圆口一圈圈编织而成。背笼正面下方三四寸处至中上

部，是两根弧形的背笼系子，编背笼系子的篾要经过水煮和打磨，这样才柔软而不勒肩。背笼下半部分的方形设计，非常贴合人的臀背结构。背笼是天宝寨不可或缺的运物工具，背叶子、背苞谷、背口粮、背萝卜土豆、背打墙土、背农家肥等等，都得用它。

竹耙子呢，外婆叫它“哈耙子”。它是鄂西北山区制作最简单、却最能体现劳动智慧的农具。在长约两米的成竹大头，择竹节处用火烤至出油，拿篾刀从顶端将其剖成五股长约五十公分、单股宽约三公分的竹片，趁竹节火烤后尚软，将竹片内面扭至一致方向，逢中用细篾将竹片编织为撒开指头的手掌状，再用小火对其进行微烤，竹油溢出时迅即用竹筒套住，呈九十度弯曲两寸许，冷却定型后便是一只耙杆与耙手一体的竹耙子了。用它耙叶耙草，省心又省力。

别看外婆裹过小脚，可她在林中攀坡过壑的足下附着力却特别好，脚稳身健，手中的竹耙子所到之处，无一落叶可以逃遁。那些雪片似的落叶如同被卷折的地毯，一层层被外婆的竹耙子收拢着，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越堆越高。学着外婆的招式，我也一叶不留地认真耙拢、聚积着叶子。不大一会儿，汇集到一块的叶子就堆成了小山。而竹耙子经过之地，则像用扫帚扫过一样的，林子里变得明净了许多。

外婆说：“拿背笼过来装叶子吧。”我拿过背笼置于叶堆下，背笼瞬间就满了口。外婆说：“叶子泡轻，这样装，背一趟不划算。”说着，她拿镰刀去割了根土楠木条，拎起背笼抖出叶子，将土楠木条枝梢端垫进背笼，主条留在背笼口外。重装叶子时，外婆用脚一层层踩实，背笼满口后，张臂搂抱过叶子，

压实于已满口的背笼之上，待叶子高出背笼口两尺许，拉过土楠木条箍住，并将根部插入背笼前口。这样，背笼里的叶子体量大了不少，重量也自然重了不少。我蹲下身子，双臂穿过背笼系子，外婆在后面凑把劲儿，我并不费力地站了起来。但是，当一整背笼叶子完全承载到背上、又要顾及脚步稳当时，我还是感到了既吃力又紧张，担心脚滑摔跤。不过，出了树林，上了下山的主路，我的步子就轻松多了。

堆叶子的地方在屋后的竹园边，那里好像是为堆叶子量身定做的一样，左右为高十数米的土坎，中间自然形成一道溜槽。槽底两旁，修竹茂密，既可挡住叶子溜失，又方便从竹林里二次取叶用于垫猪圈或是做引火。我把叶子背至槽顶处，低头弯腰倾倒的瞬间，两臂顺势收缩离开背笼系子，背笼完全脱离身体后，喘喘气儿，再上前握住背笼脚，向溜槽抖倒已经散开的叶子。此时，大部分叶子溜到了槽里。而外婆用脚踩实的背笼底部，叶子则仍然不愿离开，需要倒拎背笼，使劲往地面摔扣数下，才能清理干净背笼。

我背上空背笼，返回后坡。来回不足两里路程的工夫，外婆就将林中的叶子耙拢成了好几座小山。而我，则无需再耙叶子了，单纯做起了叶子搬运工。所以，严格来说，跟外婆耙叶子，我其实干的是运叶子的事。

按照外婆装叶子的步骤，我将背笼躺放至叶堆下，先垫进土楠木枝梢端，装进叶子后用脚踩实，叶子满背笼口时，外婆过来让我去抵住背笼底端，加高、扩量部分的装叶、

箍叶由她亲自进行。末了，外婆默契地在背笼后凑把劲儿，助我负重起身。

从后坡下到溜槽，从溜槽返至后坡，循环往复。如果是早晨，三趟运完，就该回家吃饭上学了。如果是星期天，从早到晚，就不知上上下下多少趟了。好在是冬天，干活暖和，出汗舒服。好在负重下山，途中有两处可供垛放背笼歇息片刻的土坎。还有一好是，外婆菜园里生长着一种白萝卜，个儿大肉厚，汁多脆甜，若是准备耙一天叶子，外婆必在背笼里放几个带上山，累了，渴了，甚至是饿了，直接拿萝卜在树干上撞裂掰开，剥皮入口，既解渴又充饥。

到了腊月中旬，学校放了寒假，生产队的活儿也少了，外婆会连续数日带我上后坡耙叶子，直至把四亩多面积的后坡，像打扫战场一样地耙得片叶不剩。寨上人说：“这祖孙俩，硬是把后坡拾掇得亮飒飒的！”而坡上零星的羊胡子草，却把原本隐没在落叶里的墨绿展露得一览无余。

后坡的清爽、通透，换来的是竹园溜槽的饱和、丰盈。整个冬季，圈里一大一小两头猪，都会在每十天半月就新添的垫圈叶子里享受温暖。而火屋与厨屋每日初燃的引火，也是从竹园溜槽取来的落叶。

来年正月十五呢，夜幕初上，寨上人家家家都燃起了烧韭菜园子的元宵“圣火”，其中，烧得红光冲天、烧得毕剥作响、烧得兴高采烈的我家韭菜园子，正是我从后坡背下来的叶子。

# 兄 弟

■ 余先强

## 一

在兄妹四人里，我算读书最多的。弟弟不愿读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妹妹虽然学习好，却因家庭困难，只勉强读完了初中。大哥少年时赶上特殊年代，只上完高小，就回家务农了。

在我看来，就因读书多一点，我才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业，日子过得挺幸福的。而我先前的工作，还有眼前的幸福，都要归功于我的大哥。

我九岁才上学，原因是我脚下有一弟一妹，那时父母忙于集体劳动，无暇顾及弟弟妹妹，我就推迟了上学的年龄，留在家里照看他们。我上学前，能认识一百多个汉字，能从1数到100，会做100以内的加减法。这些都是大哥教我的。大哥大我八岁，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上学后，我是班上唯一受过“学前教育”的，在学习上自然占了优势。在小学，我成绩一直都好。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做范

文在班上念，这也是大哥给我创造的条件。大哥给我借来许多“小人书”，我整天沉浸在“小人书”的世界里。渐渐地，“小人书”不过瘾了，我开始看大部头的小说，常常边吃饭边看书，父亲骂我“书呆子”，大哥在一旁说，多看书是好事。

上初中后，因为爱看书，我的语文成绩仍然不错，可其他科目就不行了。那时搞“开门办学”，就是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到生产队劳动。初中是两年制，毕业后直接升入当地两年制“戴帽高中”。经常“开门办学”，就没正经上过课。有时连续几天劳动，割麦、插秧、翻地、割稻子、割草积肥，遇上啥活儿就干啥活儿。1979年，我高中毕业，赶上国家恢复高考。第一次参加高考，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

按说，我的读书生涯就该戛然而止了。可恰在此时，我赶上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教育走上正轨后，撤掉了“戴帽高中”。当地初中为提高升学率，又从“戴帽高中”的毕业生中，挑出一部分学生到初三复读，我被选

中了。老师找我父亲商量，可父亲不同意。父亲说我高中已经毕业，他的义务已尽完了。也是，当时家里困难，多一个人劳动，就多挣一份粮食，家里的负担无疑会轻一些。况且我已满十八岁，能抵半个劳力哩。作为农民的父亲，这个账他算得过来。

这时，大哥说话了。他对父亲说：“老二是个读书的料，有这个机会就让他读吧，家里还有我哩。再说，多读点书总归是好事，我就后悔当初没读初中。”这后半句话，也许击中了父亲的某个痛点。他犹豫了几天，终于答应我去复读。第二年春上，我从乡村初中考上了襄阳地区中学（现襄阳四中）。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 二

大哥与我同母异父，他出生在外婆家。外婆有两个孩子，我母亲和我舅舅。外婆年轻时，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就一直守寡，含辛茹苦养育母亲和舅舅。

外公是个私塾先生，一生没留下任何遗产，却对舅舅管束甚严，把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传给了舅舅。舅舅在解放初当过新政府的文书，得到新中国的培养，当了国家干部，做到公社书记的职位。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在书香门第长大，知书达理。我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颜值不逊色于当下的明星。也许因了这样的条件，旧政府一个下乡收钱粮的官差认识了母亲。他家里是县城的商户，听说经营着磨坊、油坊和几个铺子，乡下置有几十亩田产，家里雇有七八个长工。母亲结婚后才知道，这官员还有个老婆。但在旧社会，母亲只好将就着跟人家过。解放后，

婚姻制度变革，新社会要求一夫一妻，加之舅舅在新政府当干部，说出去也不好听，母亲就离了婚。回娘家不久，母亲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大哥就在外婆家降生了。大哥在外婆家长到三岁，1955年，母亲带着大哥嫁给了我的父亲。

1966年，大哥十三岁，高小毕业正准备上初中时，学校停了课，他就回家务农了。过了三个月，学校又复课了，所有高小毕业生直接升入初中。初中在离家四十里的肖堰三中，别人都得到通知去报到了，唯独大哥没有得到消息。直到几个月后，大哥才晓得别人上学了，可已经晚了，赶不上课了。加之家里缺劳力，我和弟弟都还小，大哥体谅父母辛苦，就断了上学的念头。本来成绩不错的大哥，从此与学校告别了。

大哥从此与土地结了缘。但他脑子聪明，一刻不让脑子闲着。在生产队劳动期间，他自学了好几种手艺。那时常有木匠、篾匠、泥瓦匠给生产队做农具、编箩筐、烧砖瓦等。每当艺人干活儿时，大哥就在旁边不声不响地看，不声不响地琢磨。久而久之，竟学会了木匠的基本功，后来又学会了篾匠和泥瓦匠。自家要做个桌子、凳子，修个门、安个窗什么的，都做得像模像样的。

几年后，大哥被抽调到大队林场做事。林场在高山上，连绵几十里。四围的群山中有个小盆地，林场就在小盆地中间。林场有六名职工，清一色的男人，都来自各生产小队。林场的工作起先是开荒，后来是育树苗和种药草，劳动量不大，工作很轻松。林场东面有一条板车路，通往山下的公路。大哥年轻，脑子闲不住，在林场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

一件事是造“木车”。大哥每周都要回家

取粮食，都在傍晚收了工才走。从林场回家有十几里路，下山后还要走七八里。那时没车可坐，全凭两条腿走。回一次家得一个多小时。大哥就想，有啥办法能早点到家呢？他从柴油机带动脱粒机的皮带传动原理中得到启发，做了一架木制三轮车。三轮车前后各有一个座位，前座装有方向盘，有制动手柄。前后座位之间装置一个动力盘，动力盘左右对称安装操作手柄，动力盘中间凿凹槽，由三角皮带连接带动车的后轮轴。车子前进时，前座上的人掌握方向，后座上的人操作动力盘带动后轮产生动力，就像老式发报机工作时，要一个人不停转动两个摇臂一样。每个轮子都装有加了润滑油的轴承，整车除了轮轴是铁做的，其他部件都是木头。那时我读小学，周末常到林场打猪草，就跟大哥约好天黑一起回家。回家时，我坐在前座掌握方向，大哥坐在后座加动力，遇到下坡不需动力，只要掌握好方向，一溜烟儿，就滑到了平路上，半小时就到家了。

另一件事是制作“除草机”。家乡种水稻，给秧苗除草是个很累的活儿。稻田里杂草多，一季稻子要除两三遍草，还除不干净。用脚踩，用手拔，费工费时，效率很低。大哥亲历过这种劳作，就琢磨做一个机械工具来提高效率。他观察手扶拖拉机耕地，来了灵感，动手做了一个除秧草的机械耙子。耙子的部件多由木头做成，辅助用了铁丝、轴承等。耙子的外形就像一台缩微版的手扶拖拉机，只是缺动力，靠人力操作。耙子的主要部件由机头、机身和操作长柄构成。机身中间装有轴承和齿轮，便于推行。耙子工作时，顺着秧行往前推，到达秧行尽头时，拉起手柄上的按钮，机头翘起，剔除耙齿上累积的杂草后，

放下手柄按钮，换行继续推行。若一遍效果不好，还可以重复操作，一般有两遍，就可把草除得干干净净。整个耙子的重量不超过三十斤，一人操作毫不费力。

这两件事传开后，在附近两个大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公社林业所刘主任知道此事后找大队书记商量，欲招收大哥为林业所职工。刘主任找了好几次，书记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大队要培养大哥当团支部书记。后来，刘主任遇到大哥，很遗憾地说：“我好想招你进林业所，可你们大队就是不放人啊。”

这个机会错过后，又一个机会找上了大哥。公社卫生院开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当时叫“红医班”。全班招收38人，要求属地卫生所物色人选。当地卫生所杨所长推荐了大哥。杨所长为啥推荐大哥呢？1969年，全国搞“四清”运动。工作队员都分住在社员家里，杨所长就住在我家。他发现大哥脑子聪明，为人忠厚，很喜欢他。遇到这个机会，杨所长自然想到了他。赤脚医生服务于本大队，书记爽快地答应了。

大哥虽然聪明，但他个子矮，长相憨厚，穿得也土气，班里有些学员就有些瞧不起他。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心想：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卫生院所在地东巩，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在乡下人眼里，就是个小城镇。这里有电影院、汽车站、邮电所、林业所、派出所、大修厂、百货大楼等单位。还有一条古色古香的老街。老街里有酿酒厂、炸油条铺子、国营饭馆和一些小店子。我十七岁时第一次到东巩，感觉就像到了大城市。

大哥十分珍惜这个学医的机会。他把上课没看懂的问题记下来，得空就请教授课医生，非把问题弄明白不可。别的学员有空就

## 三

逛大街、下馆子、看电影，还有学员悄悄谈起了恋爱。大哥一心扑在学医上，心无旁骛，不为所动。到了年底，培训班进行期末测验，考了三门课：内科、外科和妇科。大哥的成绩依次是：97分，99分，96分。而其他学员的成绩，都只在80分以下，好些学员还不及格。成绩发布后，整个“红医班”像炸了锅。那些瞧不上大哥的学员，一下子对他刮目相看了，主动跟大哥亲近起来，甚至有女学员从此注意起了大哥。

第二学期，因为出色的成绩和表现，大哥被院领导提拔为“红医班”班长，还担任班里团支部书记。院长找大哥谈话，要求大哥争取在“红医班”里入党，并主动当他的入党介绍人。还给大哥透露，若遇上机会，就把他留在卫生院。那个学期，大哥向医院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此期间，我母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走不得路，只好到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一天，有个姑娘叩开了母亲的病房，给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汤。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姑娘二十出头，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扎两条羊角辫，着草绿色上衣，蓝色裤子，一说话就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儿。当时母亲一看那姑娘，顿觉一头雾水，还以为她走错了门。正诧异间，那姑娘把鸡蛋汤放在病房里的小桌上，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大妈，我姓叶，是大道那边的，我和先刚是红医班的同学。”接着又说，“听说您在这儿住院，我来看您好些没有，有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母亲听了叶姑娘的话，好像明白了什么。后来她听大哥说，叶姑娘是班里最漂亮的姑娘，暗恋大哥好久了。母亲的关节炎本来挺严重的，可自从见了叶姑娘，似乎好了一大半。

眼看大哥的人生路似有祥云降临，可谁知突遇风云变幻。一天，大队捎信要大哥回去一趟，说生产队有要紧的事等着他。医院领导回复说，就快结业了，也不差这个把月，就没告诉大哥。过了几天，大队主任亲自来找医院领导，说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因短款被撤职了，急需大哥回去接任会计。大哥本来就是大队培养的后备干部，这下非回去不可了。就这样，大哥离开了“红医班”，结束了短暂的学医经历。

看起来，大哥是被大队培养和重用，可他的心里却高兴不起来。他回家不久，培训班就结束了。结业的学员大都回本大队当了医生，县医院选拔了一名优秀学员当实习医生，公社卫生院留下一名学员，充实当地卫生队伍。听到这个消息，大哥懊悔不已，一天没吃饭。

光阴不等可怜人，日子还得往前过。大哥当会计五年后，也到了成家的年龄。起先，叶姑娘来附近走亲戚，还借故来我家找过我大哥。她已在大队当医生，看那意思，她并没因大哥的变故而变心。但大哥思量自家的处境，既有些自卑，也不忍心让叶姑娘跟他受苦，一段美好姻缘就此不了了之。

那时，农村大多家庭都贫困，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我们队里几个光棍汉，三十好几了也没娶到媳妇。眼看大哥年龄不小了，母亲很着急，借钱买礼物请媒婆给大哥说媳妇，说了好几个，媒婆领着姑娘来看家，看完家后就没了下文。

终于有一个姑娘没说“不”，却对着我家的屋地基说：“得赶快起屋呀！”这句话，窘

得父母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我家的住房确实不宽展。一家六口人住两间大房子，还是我父亲复员时政府分给他的。两间房子，父母结婚时住着绰绰有余，随着我们兄妹几个相继出生和长大，就显得逼仄了。一间堂屋一半做厨房，另一半兼做客厅和吃饭的地方。一个角落堆满杂物，另一个角落冬天砌火塘烤火。另一间厢房隔成几间，是全家人的起居室，勉强维持现状尚可。如果大哥结婚，婚房安在哪儿呢？

为了大哥结婚，起屋造房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那个年代，一般人家造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清地基、下墙脚。接着要备砖瓦、砍木料、攒粮食。大集体时家家都困难，哪一样都不简单。等这一切准备就绪，又过去一年多，新房才开始动工。1979年秋后，新房竣工了。可大哥的那个对象，因为等不及，已经嫁作他人妇了。

专为大哥建的新房，不能空着啊。母亲又请一个远房亲戚说媒。亲戚有个侄女，长得膀大腰圆，模样也还算端正，看样子很有力气，我父母看了很满意。农村人，会劳动就行。大哥没得选，同意了。

姑娘来我家走动了两次，双方就定了亲事，我家给了她100块钱的彩礼。眼看婚事就要成了，可不知道咋的，大哥到姑娘家去了一次，回来后，姑娘就莫名其妙地不同意了。也不知大哥什么地方出了纰漏，那膀大腰圆的姑娘就是不同意了。唉，人家不乐意了，又能咋地？事后听说，大哥在姑娘家喝酒了，还喝醉了，出洋相了。这算啥事？总之，大哥的婚事又黄了。

这年，大哥已经二十八岁，在乡下，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

## 四

1980年春，大哥被他生父接进县城。当年秋季，我到襄阳四中读书。我们兄弟俩走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我们走得都不顺。

大哥生父的前妻一直没生育，就领养了一个女儿。养女长大后和养母一条心，对大哥的生父不孝顺，指望她养老已成泡影。此时，大哥的生父已是风烛残年，就想起了大哥，毕竟是他亲生的。我们都舍不得大哥走，尤其是我父亲，大哥三岁多就跟着他，他对大哥视如己出。在我记忆中，父亲打过我和弟弟，却从未打骂过大哥。母亲就更不用说了。送别大哥那天，我们兄妹三个都是泪水涟涟。可大哥不走不行啊！

那年国庆节，学校放三天假。班上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想家。可离家太远，坐车也要大半天，我就坐车到了县城的大哥家。大哥进城后在石灰厂工作，已干大半年了。他对我说，不想干了，太累，吃不消。

也真难为大哥了。大哥在乡下走的路虽然不顺，但他脑子活泛，又有文化，干的多是脑力活儿。这家石灰厂是集体企业，主要工作就是烧石灰，这活儿又累又呛口鼻，还三班倒。大哥体力单薄，个子又矮，哪受得了？能坚持大半年已很不易。大哥关心我的学习，一再叮嘱：要好好读书，我们几兄弟，就看你了，将来谋个体面的工作，不能像我这样卖苦力，不好受啊！

寒假回家，打县城过，我去大哥那儿歇脚。一进门，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洗衣服。大哥对我说，这是你大嫂子。原来，大哥进城的那年冬天就结婚了，大嫂是附近农村人。看上去，比大哥要高一个头，长相比大哥还

老。说起话来，直来直去，嗓门大，很扎人。我心想，这倒与大哥的性格形成了互补。大哥性情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生怕得罪了人。这一刚一柔，不是绝配么！在后来的生活中，印证了我的想法。凡遇到出头的事，大哥就退到一边，由大嫂在前面冲锋陷阵，确实为大哥抵挡了不少生活中的硝烟。

大哥已辞去石灰厂的工作，在县实验小学找到一份合同制木工。他的工作是：修理课桌凳子，附带做些简易教具。这活儿倒适合大哥，他本来就是木工，而且心灵手巧，所以干了好几年，学校上下都说他好。

高二上学期，一个星期六下午，大哥突然来学校找我，我感到很诧异。原来，大哥也打上了官司。他的房子是他生父继承的老房子，已成危房了，必须拆掉重建。房子拆到一半，已离开他们多年的那个养女又回来争家产了。其实，那养女是对大哥回城不满故意搅局，结果闹上了法庭。遇到这类事情，依大哥的性情咋能对付？于是，大嫂与对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大哥夹在中间受气。心烦意乱之下，大哥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跑到襄阳“避乱”来了。

我还是个学生，遇到这种事也不知怎样安慰他。现在想来，大哥真委屈，我也真是个小书呆子！我默默地陪大哥在校园走了走。也许大哥心情平和了些了，就搭晚班车回去了。临走时，还塞给我五块钱，叮嘱我好好读书，将来别像他活得这么苦。

我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深感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大哥，但我考大学的决心还没泯灭。第二年，我到荆门市借读，准备临考前回本县参加高考。考前一个月，我就住在大哥家复习。

这时，大哥的房子已经续建完工，但还没有收拾好，在家里没法复习。大哥就在他干活儿的实验小学木工房里辟出一角，找来课桌凳子，给我布置了一个临时场地。这个角落就成了我备战第二次高考的“练兵场”。我和大哥一起早去晚归，大哥做木工活儿，我复习功课。大哥干活儿叮叮当当，我也没当回事。那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考上大学。

第二年高考，我以十几分之差与大学无缘。家里再没钱让我复读，大哥听说后，虽然替我惋惜，可他也无能为力。那会儿，大侄儿已经出生，大嫂没有工作，靠打临工补贴家用，一家人要靠大哥微薄的工资生活。但大哥反复叮嘱我，眼下也只有这样了，你先回去，但千万莫灰心、莫放弃，我看现在这形势，一定还有机会的。

这年秋天，我在家乡当了民办教师，把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暂且放下，一边教书，一边复习高中课本。在家乡当了两年老师，1988年，我辞去了民办教师工作，再次参加高考。这一年，大学终于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哥在我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终于发芽了。大哥听到这个消息，连夜从县城赶回家。那一夜，兄弟俩都喝醉了。

这时，大哥已离开实验小学，不在那儿干活儿了。他不是正式职工，既无福利又没医保，工资不高，转正希望渺茫。他那点工资，也就勉强维持个生活，侄儿已经上初中，又添了小侄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哥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此时，国家政策逐步开放，大哥就辞工回家干了个体，凭着过硬的手艺和良好的信誉，打出了“陈记木匠”的招牌。

自九十年代开始直到年过花甲，大哥干个体二十多年。他凭借老式木工手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吃喝用度。这期间，侄儿读完高中，侄女读到中专毕业。大嫂干脆不打零工了，给大哥当了十几年帮手。夫妻俩磕磕碰碰，撑起了一个家。可没过几年，老式木工手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再也没人找大哥做活儿了。但随着侄儿成家、侄女出嫁，大哥也卸下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又一晃，大哥已到了古稀之年。

去年冬，大嫂突然撒手而去，留下大哥孑然一身。虽与儿孙住在一起，但正如俗语所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去了，大哥倍感凄然。

## 五

我结束学业后，谋得一份安稳的工作，之后的路都走得平顺。我们夫妻都从事教育工作，许是环境因素使然，儿子很给我们长脸，一路读到研究生毕业，顺便带回一个研究生媳妇，他们都在沿海地区找到称心的工作。我们把家也搬过去了，妻子早我退休去了那边。每当寒暑假，我如候鸟般南迁，每次从县城路过，都去大哥那里看看他。

今年正月，我在江苏过完年回单位上班，路过县城去看大哥。我对大哥说，等天气暖和了，我们到乡下老家玩几天吧。你随时去都行，我有时间陪你。大哥说，好。我又对侄儿侄媳说，让你爸到我那儿玩一个星期，你们放心吗？他们说，你们是亲兄弟，我们有啥不放心的？

清明节前夕，大哥来了。

那天，大哥先到三弟家，我是吃中饭时

才赶到的。大哥多年没到乡下行走，对老家的山水特别亲切。几个叔伯兄弟听说大哥回来了，也来到三弟家。我们这些兄弟最小的也过六十了，能聚到一起不容易。大哥和他们谈起小时候的事，话就越来越多，把上山看父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三弟媳妇提醒他，大哥才想起来。后来说起这事，三弟和媳妇说大哥有点“智末”（呆滞），连父母都记不起来了。我对他们说，大哥老了，就别计较他了吧！

大哥的一儿一女，侄女远嫁钟祥，侄儿没读多少书，也没有啥手艺，成年后辗转东西南北打工，靠时运赏饭吃。侄儿媳妇是农村人，在城里自然难找到好的营生。大哥就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全家人生活在城里，出门就得掏钱，日子过得有些紧巴。

大哥到我镇上的家，我本意要留他多玩几天的，可才过了一个夜，他就要回去，说回去帮着接送孙女上下学。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第二天吃中饭后必须回，我只好依他。我给大哥买了车票，把他送上班车，嘱他把东西看好，下车了别急着回家，我打电话叫侄儿来接他。我怕他提着几大包东西，硬挺着走回去。

大哥今年七十二岁，行事风格大不如前。本来就是慢性子，现在行动越发迟缓。耳朵也背了，跟他说话要大声。大嫂是个急性子，大哥稍有不如意处，就是一顿喝斥。也幸亏大哥能忍，也不生气，才把日子过下去。去年嫂子一走，大哥出来进去就一个人，连个喝斥他的人也没了。

车开动了，目送班车走远，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总觉得，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大哥。

# 刘路遥的诗

■ 刘路遥

## 相对静止

一个人都没有的村庄，和没有风经过的  
旷野没有任何分别

路旁有相互对仗的树，树枝从七律的工  
整中伸展开来

这时候，需要羊群从旁边经过，一组洁  
白的动词

衬托这里旷日持久的静寂。这时候也需  
要一轮落日

横在河流上。压住水波悄悄漾动的痕迹

## 枯水之河

后来，河水还是枯了

挑水的人，从山上陆续下来

种树。后来，银杏树黄了

外面的人，从外面进来观赏

后来，银杏树落成了孤独的样子

从外面来的人，回到了外面

后来，冬天带着雪过来了

河流丰盈了一下腰身之后又枯了

后来听说此处还有泉眼，一只从不流泪  
的眼睛

## 阴雨中，阳光醒来几次

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

仿佛来人间只是为了一场游戏

在风雨的间歇中，把刚刚生长出来的

阳光推到屋檐下，避免被淋湿

簸箕里晒着茄子、豆角

哦，紫色的枪托，绿色的弹夹

即将遭遇一场枪林弹雨

还有一些多肉，像整装的军队

我回过神的时候，豆大的雨已经停歇

阳光又开始抚摸它的子民

只有我不在其中，我要穿过另一处雨幕

在另一块阳光笼罩的地方

停顿下来，并重新认识它们

## 时间叙事

日子和盛开的海棠花一样沉默

相同的是她数着日子和海棠花朵的数量

只有在他回来的时候

她才会忽略这些细碎的事情

茶叶放八片，正好符合他的口味

洗衣液多舀半勺，才足够洗净他身上的

仆仆风尘

至于他藏在他体内的暗尘

只需她温情的语言

一切都刚刚好，风猫着腰

偷听了一会儿

转身往稻田里奔去

## 童 年

踩着木凳，踮着脚尖，从发黄的橱柜里  
摸出几粒白砂糖，放进某个下午  
或者在黄昏中，捧一捧泥土  
把自己的模样，印在上面  
有时候，会在稻场上画出一些格子，在  
里面攻陷对方的城池  
更多的时候，需要提防一个个不经意的  
沙包  
它们来自过去，让我们在当下设防  
我们乐此不疲地用放大镜观看一群蚂蚁  
把食物运进暗夜  
我们也是其中的几只  
等我们钻进不可测的洞穴以后  
童年就再也没有回来

## 伺机而动的人

绕过一些景色，看见一片开阔的水域  
没有风经过，阳光和草树僵持着  
一条跃起的鱼，像一块从湖水内部掷出的  
石头  
涟漪快速占据水面，一个人的内心涌起  
水花  
在春天，水花也是花的一种  
和昙花一样，容易在刹那间  
消亡  
树荫下的人，甩了几下手中的钓竿  
又静止不动了，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  
平静的名词，只有他是伺机而动的  
动词

## 天空是倒装句

整个上午，都在推翻自己  
又重构。在春天，落花  
是拟声词。贴近地面  
风的追逐游戏，被流水轻易  
化解。比阴天更黑暗的  
是一条想象的隧道。  
正通向野外。野外是豁达的  
荒芜在安静地生长。  
看向天空的时候，天空  
是倒装句。我还没想好  
从哪株野草的根部  
插入细节描写

## 敌 袭

夕阳与新月换防，河流边已安寨扎营的  
草木  
小心提防着对岸，夜风和未知的偷袭  
此时，月亮裊在安静的水面上  
和潜在水中的十万滴水兵，构成了一道  
镜子般的防御工事  
伏在对岸的乱石堆中三千斤候，是从诗  
经里征用而来的  
一阵微风拂过，溃不成军的它们  
又重新启用一只螃蟹，作为先锋将军  
领着成群的鱼虾  
借着漾动的波纹屏障，辗转到  
下一个隘口  
至于敌人存在于外部，还是它们内部  
缺少统一的语言佐证

# 在神农架（组诗）

■ 牛合群

## 大九湖看日出

太阳从湖的彼岸升起  
仿佛一个熟睡的婴儿，翻了一个身  
我们就看见了他的面孔，毛发  
越来越亮，越来越大，越来越圆  
越来越青春

一下子，婴儿长成了一个巨人  
跳出湖面，而他浑身上下金光闪闪  
脚下则莲花盛开，涟漪太息一般  
抚平神农架的灵与肉，虚与实

## 海 拔

山谷里遍地都是低矮的泥炭藓  
下面不断死亡，上面不断生长  
这种安静而顽强的生命  
你挨着我，我拥抱着你  
成了神农架的地衣  
除了具备超强的蓄水能力外  
还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高手  
它肥沃的土质，滋养、壮大了  
神农架千奇百态的植物王国

我被这生机盎然的泥土芬芳陶醉  
我被我的发现感到惊喜

越低的生命，却有着  
比神农架还高的海拔

## 秘 境

我看见躲进山林的白云  
出来就变成了九位仙女  
我看见云彩落在大九湖里  
有着姣好的面孔与气息  
我看见一群天鹅  
学着当年神农氏熬药  
把九口湖背在了身上

我看见翻过山的屈原  
再次回到了神农架  
与正在浣衣的王昭君相遇  
他们谈论的不是民族忧患  
而是半山白雪半山红叶

他们身边的河流太安静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与战争  
他们头顶的森林披星戴月  
有流星划过

河流里面有一个安静的月亮  
我就这样安静地看着，护着  
不让月亮破碎

## 滴血认亲

在鼓足勇气向上攀登的过程中  
我的手划破了  
滴血认亲，很快长出了映山红  
被阳光雨露与大雪摸顶，赐福  
有了一种万事不求人的超然

原来，我与神农架同根同脉  
我的骨骼也变得异常坚硬  
一些恐高症失眠症妄想症  
都被山风吹得无影无踪  
奇峰寿太古，好花春四时  
靠着神农架，我成了悬崖峭壁  
面对神农架，我是另一座高峰

## 山 问

有那么多白云，晚上都到哪里去了？  
到深山里的  
山是云的岸，也是云的家

有那么多星星，白天都到哪里去了？  
到草丛中了，草是星星的舞台  
草是星星的粮食

那条躺下去的河流  
为什么别人说它比站立的山还高？  
那个养石头的人  
为什么成了石头的兄弟？  
那条弯弯曲曲小道  
为什么进了古寺就不见了？  
那棵张开怀抱的古树  
为什么再也合不上了？

## 天 心

天上一个太阳，水里一个太阳  
中间是一条江海寄余生的小舟  
几千年的凝聚，才换来此刻的超然物外  
一对水鸟，自太阳宫里飘来  
它们上下戏水，把湖光山色  
一圈圈晕染，扩大  
扩展到天地之外

一滴露珠，沿着阳光的线条  
以不易觉察的速度滑落  
满是纯的释放  
整个山谷都醉了

## 神农架的雪

刚从神农架回来  
朋友就说那里下雪了  
我既兴奋又遗憾  
兴奋的是神农架第一场雪下得太早了  
遗憾的是我与这场雪擦肩而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想象神农架的神秘，雪的神秘  
朋友拿着相机，抑或拿着诗歌本  
小火车载着大雪突然变得吃力  
大九湖一定也连成了一片  
那个行吟诗人是不是又多了一首天问

神农架给了我太多美好的想象  
也给了我再去神农架的决心与信心  
我将利用神农架的白雪，一点点  
修正我内心的黑与寒

# 开往春天的列车（组诗）

■ 肖 棣

一小片油菜  
在一堆废墟上  
铺染春天

临时停靠的火车的  
窗口左侧  
油菜一脸一身的阳光

金黄色簇拥金黄色  
在一堆废墟上  
站着没心没肺的骄傲

这是农业中国包围的  
小镇的边缘。火车刚刚驶离的  
城市沉降的谷底

半个小镇在迅速地坍塌  
麦地间的残垣断壁  
绵延连接西斜的太阳

临时停靠的火车  
和废墟上的一团油菜  
让我的故乡卷土而来

也有大片的油菜  
在四月里也应枝叶散发  
一袭簇簇盛开的金黄

曾和麦子携手并肩  
一对油面夫妻  
占据谷田和坡地

下了山的油菜花  
在麦地消失的地方  
附和春天的背景

作为春天光临的一种  
在游客的相框里  
摆拍春天的搔首弄姿

那些时光  
和这一团油菜的孤独  
遥遥千里而同声呼应

临时停靠的列车  
像一段分岔的小径  
隐没的事物都叫做异乡

## 立春记

应允一树杏花携风带雨  
应允一树梨花一夜白头  
应允一江东水前程浩荡  
应允列车呼啸来路不明

此时此刻

允许复写去年的日记：  
窗外有一辆旧马车  
马蹄嘚嘚  
那个不辞而别的人  
在尘埃中挥手  
迎面而来

## 春分记

半树的花朵兀自飘零  
半树的叶芽星光繁茂  
时光迷离，匆匆背影中  
谁在起身，谁在问答  
寒梅著花未？

## 清明记

故人踩着火焰踩着月光白  
肩披旧时光在春天赶路  
尘世里卑微的被爱和被哭泣  
深埋低垂的绵薄无边的暮色  
不惊扰人间的生离死别  
而更接近大地满怀的草木

## 谷雨记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丰收在望的好日子  
阳光跳跃高高低低透明的音符  
飘荡布谷布谷布谷急促的风  
春天最后迟开的木子红叶  
携水底的火焰抱拳出场

## 立夏记

收住光芒的火焰  
低过绿色青草的枝条  
沉睡通向反复  
迁移不同的梦境

春天摇摆向前  
随山峦的起伏蜿蜒  
推高夜幕厚重远行的羽毛

一条河流此时静止  
波澜不惊，无所谓鸟鸣惊岸  
无所谓落花流水去意已决  
众神的背影有些纷乱  
每一个躲避的词语  
在果核里包浆，呼朋引类

## 小满记

麦到小满遍地黄  
冬天蛰伏的青绿，披衣穿鞋  
关窗锁门。水色春天紧跟身后  
小心翼翼，持续拔高  
被点缀被忽视的原野的苍茫

皑皑白雪中埋首夜行的孩子  
闪过一个又一个寂静的空巷子  
追一场斜风，追一场细雨  
追几日好天气。一言不发  
追赶一浪铺染一浪爆裂的金黄

像我的一列加速倒叙的绿皮火车  
从广东到江西，从浙江到上海  
从江苏到安徽，从河南到湖北  
骄傲得仿佛大地的王

# 堤岸上的茶摊（外三首）

■ 余 公

夕阳日复一日落水之时  
襄阳古城开始散热  
茶摊就会出现在堤岸上

生活总有自己的定律  
晚风渐凉之时  
我从燥热的肉身里走出来

落霞，该歇歇了  
茶摊老板笑靥如花  
茶杯里暗香浮动，月光荡漾  
我仰躺在竹椅上  
与一座城背靠着背  
与一杯茶，眼睛望着眼睛

## 拆 解

将身上旧毛衣脱下拆解  
回忆中千丝万缕温暖  
只剩下一团毛茸茸的母爱  
毛衣上的文身再也无法还原  
我的花园情绪低落  
眼球荒芜了漫长冬天  
站在城市中的废墟  
无法想象，我自己亲手  
拆解了童年的积木  
思绪把血肉抱在怀里

岁月锁紧母爱中浓缩的热量  
再凛冽的风也无法拆解

## 窑 变

如果热情不受控制  
情绪达不到，或者超出预设温度  
我也无法预料  
器皿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驻足磁州窑遗址  
脸上所有自信都釉色凝重  
我亲手把瓷胎送进窑口  
我亲手把一生所爱装进肚子  
烧制，急火攻心  
越是苛求完美，越是  
不可及，你看天空  
这口巨大的窑炉  
太阳用千百年的光和热  
烧制出一枚窑变的蓝月亮

## 雀鸟的节日

将风车从门楣取下来  
将风衣抖了抖披在身上  
然后，再将风筝的线握在手里  
许多秋叶站在高处  
扑闪着睫毛和翅膀

# 平凡的我们（外二首）

■李 振

一些白云被吹走之后  
铺天的蓝  
遮挡住了我们  
记忆的空白  
对于一场陌生的足迹  
我开始增多  
空气之外的口感  
身体里的水喷薄汹涌  
如我的目光投射在  
河的对岸  
我的目光，正随着  
这个世界  
看一批批  
像我一样的生物  
一遍遍走向  
其余的自己

## 风吹过他

像极了他从深夜  
掉落的第一颗扣子  
明早，那个写有字的站牌处  
他还要赶赴那里去上班  
而从没有人主动提起过他

人们只是匆匆又匆匆地掠过  
他站在高海拔的山上  
看一截又一截的生命  
去寻找自己的归属  
从南向北或者从东向西  
一切是照旧的，每天  
风吹过他的时候  
他还是在努力醒来  
在他的目光里  
风是另一个人

## 亲 人

我指认任意一名  
会讲乡音的男人或女人  
做我的亲人，每次  
我只从那么多人里  
选择一个，一起  
踏过山岗，穿过田地

我丝毫不怀疑那个  
嘴里嚼着青草，满口  
北风的人，与我有血缘之亲

---

可以想象，那一声欢呼打开栅栏  
呼啦啦放出雀鸟的节日  
大地心头的粮仓多么敞亮  
山脉与河流的视野多么辽阔

这是多么让人感怀的季节  
如若蒲公英还在  
她的无人机正好接秋风回家

# 阳光照耀我们（组诗）

■ 秦 慰

## 与光的对望

我是在清晨时分遇见阳光的  
露水正从草尖退去  
而我的脚步停留在光的折痕里

不曾预料，会在某个转角  
与晨曦相认  
它的温暖与澄澈将黑夜分成两半  
那些被生活磨损的  
棱角，在光的抚摸中渐渐学会  
圆融与坚韧

这是光阴赠予的答案  
许是历经了太多的阴雨  
抑或，看透了世事的无常与变迁  
才变得如此通透

当第一声鸟鸣划破寂静  
请接纳黎明  
唤醒了一个在暗夜中迷途的旅人

## 行走人间

行走人间，我时常低头数着影子  
偶尔抬眼望天，总觉得光里有秘境  
朝霞、云霏、虹霓  
都是光的化身

它们在我的眉间轻轻跳跃  
渴望点燃什么

这半生恰似指间流沙  
有时，我只能在黄昏里细细拼凑  
岁月剥落的碎片  
重新体味生命馈赠的悲喜

而阳光多么慷慨啊  
我每日依旧耕地织布生火  
却总借着那束光  
去眺望远方，像眺望你  
一个从尘烟中  
回眸，却始终被光眷顾的剪影

## 向日葵

寒风萧瑟，不适合向日葵生长  
它们却倔强地  
一次次从冻土中昂起头颅

我与它们静静对望  
金的，棕的，在风中摇曳  
每片花瓣都是小小的太阳  
当我想要触碰又收回指尖  
某种无声的誓言  
正从花盘深处向外蔓延

它静默着，无需言语或辩解  
只顾生长，结籽  
伫立于无边的原野之上

## 望日台

山峦内外的光晕没有边界  
它们温柔地交融

刹那间，模糊了物我的分别  
宛如两束相遇的光  
在云海翻涌时交织成  
虹桥，无声无息

风，将远方的稻香送来又带走  
这六月流动的光影  
将它们汇成纯粹的诗篇  
没有隔阂与差异

晴空、麦浪、石阶、溪流与我们  
各得其所，自光中  
启程，蔓延成无数条路径

而望日台上，松涛声  
与几声鸬鹚的啼鸣  
回荡在天地绵延的脉络里

# 记忆中的荒原

■ 李默

不要叫醒我，请让我沉睡  
空中，飞鸟嬉戏地掠过  
而我孤独的心  
不愿再做，苦求的行者  
让夜晚，在我的房间长驻吧  
用耐长的睡眠  
驱走黑暗

记忆的帆，此时伸开双翼  
我的生命之杯  
是孤独旅途的一次求证  
我仅剩的一粒火种

散发着旖旎光辉  
为漫长的冬天  
埋下伏笔  
  
三月，桃花持续低热  
灼烧你为此起舞的逆旅  
这火与火的交汇  
成为夜晚出逃的证据  
也成为你我之间  
秘而不宣的  
块垒

# 城墙薜荔（外一首）

■大江

像一束束密密麻麻的网线  
攀援在锈蚀的无信号塔架之上  
称作香草，真的是古人抬举了它  
被无视是常态，虽然爱大片附着在  
断墙残壁、古石桥、旧庭院

在襄阳，薜荔述说着城墙的苍老  
挤裂城砖，将生命塞入长满苔藓的湿缝  
偏有画家爱将薜荔画成烟笼翡翠  
而薜荔生刺，当果实成熟变成紫色  
它用细小的刺，刺痛借体攀附  
甚至贪食的人们

我还是爱着薜荔，无可取代  
是做成草服的超凡脱俗么  
是它无所不在的空间张力么  
也是，也不是  
宁愿还是像山鬼那样  
歌咏那些芷兰，那些带着露水的艾草  
而自己还是编一顶薜荔荆冠，刺就刺吧  
戴在头上，醒世

## 在尧治河的山洞里采蘑菇

灰白色的嫩蘑  
长在灰褐色的岩洞里

沐着散射的山洞光线  
不开花，却宛若花的行列

掏空了的巷道  
给未来者留下蜿蜒曲折  
冬暖夏凉并无可言说之美  
意外，却是食用菌的气候天堂  
石头开花  
竟然真的应了芝麻开门  
抹去岁月的硝烟  
在此成排安居

捧起一朵蘑，聆听  
寂静就是喧哗  
隆隆炮音化作生长的节律  
钻孔填埋炸药的粗手  
学会点接菌种的无声轻巧  
于无色处见繁花

山石滚落总会有回响  
在矿洞前驻足  
抚平肩头绳痕，吐出肺中硝烟积存  
蘑菇的内心，蓄有太多沧桑  
山外开满了无名的野花  
暗合矿洞中  
蘑菇成长的无声

# 云上光阴

■ 柯 凌

初秋，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山石、树木和草丛都湿漉漉的。从柏油路面的省道拐进一条乡间公路，车轮沿着一个个陡长的坡道迂回盘旋，发动机低沉的吼声打破了大山的静寂。

映入眼帘的风景，随着高度增加，也在不断变化。原来陡峭险峻的山峰，逐渐变得舒缓。爬到山巅时，云雾从山谷里漫上来，像一顶乳白色蚊帐，将巍峨的山峰温柔地罩起来，原来棱角分明的山脊线，隐没在一片空茫里。连绵起伏的群山，呈现出一个袅娜而模糊的身影。空气湿润清新，裹着树木花草的气息，让我们的鼻腔咽喉，获得了一次酣畅恣意的享受。风从四面八方，相互撕扯着吹过来，天空又开始飘洒雨水，我们不敢停留，沿着一条斜坡驶向谷底。没多久，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豁然出现，这里就是素有南漳“小西藏”之称的观音岩村了。

## 一

幸水清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距村委会办公楼不远。二层小楼，里外收拾得干净整齐。门口摆了一溜花草，不挑品种，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粗砺。小院墙角种了一丛葡萄，果儿不大，味道却酸甜适中。

忙时，幸水清是老板娘。食材，多是地里刚拔的蔬菜，崖坡上散养的土鸡，后厨里

挂了一冬的腊肉。由她的手，拿捏味道的轻重。听到游客们关于菜品的称赞，那是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闲暇，她是互联网的弄潮儿，拍抖音，线上带货，不时跳出“家人们”“绝绝子”这样的网络用语。她会跑到山林里，拍摄雨后采菌的过程；会在喂养山猪时，讲解它们与普通家猪的区别。观音岩的奇石海、大峡谷、四季风物，成了她短视频里的背景。好多通过她镜头第一次见识观音岩美景的网友，成了她的粉丝，也成了她的客户——腊肉、野菌、香菇、蜂蜜，通过看不见的电磁波，飞向了天南地北。

“线上带点货，线下农家乐，两头都不耽误。”幸水清轻笑一声，几根细细的皱纹在眼角展开。除了热心，她还健谈。往事不需要刻意挖掘，微风拂过时，记忆的门扉便悄然而启——

以前，我们这里有首歌谣：“养女莫嫁观音岩，爬山背水磨破鞋。十天半月难洗澡，锅里无米灶无柴。”山是石头山，地是挂坡地。泥土是个小气鬼，只有薄薄的一层，底下全是齜着牙的岩石。到手的收成，就像种田人和老天爷完成一场拔河赛，从石缝里勉强抠出的残渣。雨水多了，那一点可怜的肥土便被冲走，露出山石嶙峋的骨架。若是天旱，地上便裂开一道道口子，苞谷苗枯萎了，像垂死之人耷拉着脑袋。

出村的路，是盘在山腰上的羊肠小道，窄得只能容一人一牛通过。雨天一地烂泥，晴天一路灰尘。我们去镇上赶集，天不亮就要起身，背着一篓山货，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待到日头偏西，才能换回些食盐、煤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许多老人，一辈子最远只到过镇上。村东头的李老伯常说，人嘛，就像地里的苞谷，早也一季，涝也一季，总得往下活吧。

在幸水清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不是食物的寡淡，也不是衣着的褴褛，而是关于“水”的焦渴。那是一种从喉咙到肺腑，再到每一寸皮肤都能感知的艰难。

大山，仿佛把所有的水汽都锁在了云里雾里，吝啬于恩泽脚下的土地。村里的几口老井，只在丰沛的雨季，才能蓄下些浑黄的水。大多数日子，井底只有被晒得发白的卵石，无言地诉说着饥渴。离村子五里外的一处山崖下，有一条细若游丝的山泉，从岩缝里渗出来，在崖底的石窠中积成一滩清水。这滩清水，是方圆几十里的几个山坳、一个村庄和众多生灵的命脉。

背水，便成了观音岩人日复一日的“朝圣”，走的是一条通往生命源头的苦行之路。那条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野兽和先人脚板踏出的痕迹，陡峭处需手脚并用，一旁便是令人眩晕的漳河大峡谷。抵达崖下的取水处时，结伴同行的人默契地排着队，用葫芦瓢轻轻地将水舀进背桶里。在他们听来，泉水入桶时的那种声响，是世间最动听的音乐。装满水，顺手摘下一把树叶撒在水面，防止颠簸溢出，然后便是艰难的归途。

回去的路，远比来时沉重。六七十斤的水压在肩上，脚步必须又稳又准，一次踉跄，

泼洒的是半日的辛劳。夏天，烈日炙烤，喉咙冒烟。冬天，石阶上覆着厚厚的冰，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胆战。

因为这水金贵，洗澡便成了一种近乎奢侈的仪式。一年到头，除了盛夏能在午后的太阳底下，用毛巾沾着少许温水，象征性地擦拭一下身体外，彻底地沐浴，几乎是一种妄想。皮肤上总像覆着一层薄薄的、黏腻的壳，那是汗水、尘土与岁月混合的包浆。头发因缺乏清洗而板结，衣衫领口磨得油亮。身上会散发出一股酸腐气息，其实更像生活本身沉重的味道。

只有在年关将近，家里才会破例烧上一大锅热水。通常是在一个巨大的木盆里，一家人轮流使用。水温从滚烫到微温，水色从清澈到浑浊，顺序从长辈到孩童。即使是在这难得的“仪式”中，也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节制，无人敢肆意挥霍。幸水清对我说，就是现在，经常做梦还会梦到以前，醒了倒让人不确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真的就这样好起来……

末了，幸水清补充一句，我们村，以前搬走的6户人家又迁回来了。

## 二

当村里要建三级泵站，从漳河大峡谷提水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来，幸水清和村民们最初的反映并非狂喜，而是一种近乎茫然的无言。这消息太玄乎了，谁敢信呢？漳河，那条在峡谷底奔腾的巨龙，在他们的认知里，是一种只存在于传说和想象中的存在。从那里把水提到这云端之上的村庄，听起来如同摘星揽月般虚幻。

然而，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击碎了山间的沉寂。声音喧嚣刺耳，却带着一种钢铁般的力量。测量队的红黄绿蓝旗在山崖间点点移动，如同跳动的彩色火种。

一级泵站，匍匐在峡谷最险峻的咽喉处，牢牢楔入咆哮的漳河之畔。它将那奔腾的野性第一次纳入钢铁的腔体，用巨大的功率，开启了一场逆天而行的征程。水，被硬生生地从谷底拽了上来，沿着紧贴崖壁的管道，开始向上，向上！

二级泵站，如同一个坚韧的中军，驻扎在半山腰。它承接了从下方爬上来，已显疲态的水流，再次赋予它向上的动能。管道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峭壁和密林间蜿蜒穿梭，遇岩凿洞，遇壑架桥。那不再是人和牲畜走出来的羊肠小路，而是意志与力量开辟出的水的天梯。

最后，三级泵站在山巅的村落边缘巍然屹立。它像一个最终的胜利者，接纳了两次提升、已近崖顶的清流，将其送入蓄水池。水池洁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颗被群山捧起的明珠。

紧接着，是一场埋在地下的革命。挖掘深沟，铺设管道。那些乌黑坚韧的塑料管道，像一条条苏醒的血管，从蓄水池出发，先是深入地底，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向村民的房前屋后蔓延。

2016年冬，朔风凛冽，寒气逼人。通水的那一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人们早早围聚在即将首次开启的水龙头旁，眼神里交织着期盼、紧张，还有一丝不敢相信的惶恐。当工程负责人用力拧开那个崭新的阀门，哗——一股清冽的、带着漳河峡谷原始野性的水柱，喷涌而出。清水在阳光下划出银亮

的弧线，撞击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饱满的声响。水花溅到人们的脸上、身上，那沁凉的触感如此真实，引来一阵夹杂着惊呼与欢笑的骚动。孩子们伸出小手，怯生生地去接，随即被那力量打得生疼，咯咯咯地笑出声来。老人们则颤抖着掬起一捧水来，看了又看，仿佛要验证是不是梦中幻影。当最终确认手捧的真是清泉时，忍不住一饮而尽。清甜的味道，让眼眶也跟着湿润起来。

变化，随之悄然而深刻地发生着。

院子里，洗衣的女人不再手持棒槌，自来水冲走了洗衣粉的泡沫，也冲走了半生的辛劳。灶间，大锅里的水随时满溢，再也听不见女主人为下一瓢水而发出的叹息。黄昏，劳作归来的男人，打开水龙头，将头脸直接凑上去，任清凉的水冲去一身的疲惫。那份惬意，真有一种飞上云端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洗澡”这个词，从一种年度仪式，回归到了日常。家家户户的偏房里，都接上了花洒，温暖的水流如春雨般倾泻而下，将汗渍、尘土与往昔所有的酸楚，一并冲刷干净。身上那股萦绕了半辈子，属于贫困的特殊气味，终于彻底消散。

背水的背桶，静静地靠在柴房的角落，成了历史的见证。那条通往崖下的背水小路，重新被草木覆盖，只在老一辈人的聊天中偶尔提及。那条背水的路，早已被荒草淹没。但那段关于焦渴、汗水与生命重量的记忆，却如同崖壁上被绳索磨出的深痕，永远镌刻在几代观音岩人的灵魂里。

三级泵站的机器不知疲倦地低吟，它与流淌在管道里的漳河水一样，成了村庄新的脉搏。这脉搏，强劲而平稳，它诉说的不再是与自然的艰苦角力，而是一个关于提升、

关于抵达、关于生命尊严被涓涓清流重新浇灌的故事。

### 三

说起观音岩村的变化，绕不开一个名字，和一个风雪之夜。

被重重山峦紧锁着的通往山外的路，是一条悬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无异于一条细长的绳索，捆住了一代代人的脚步，也捆住了村庄对未来的所有想象。直到赵明永——这个被大伙儿选出来的当家人，咬着牙，带领全村老少，向这亘古的屏障发起了挑战。

修路，谈何容易。炮眼需要一锤一锤地凿，石头需要一块一块地撬，土方需要一筐一筐地端。对于观音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个事。最难的，是钱。捉襟见肘的工程款，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维系着这条路的成败。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那年冬天，工程到了最紧要关头，一笔关键的款项终于在市里批了下来。时近年关，风雪将至，但赵明永等不及了，必须赶在年前把钱取回来，年后工地才能不停顿地干下去。他来不及多想，夹上那只破旧的人造革提包，只身搭班车进城。

有了市领导的批示，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提到工程款后，赵明永用旧报纸捆扎得紧紧的，装进提包时，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被那重量压得生疼。领导看时候不早了，要留他在城里住一晚上，他谢绝了。顶着铅灰色的天空，踏上归程。他知道，村里人都在盼着，盼着这笔钱，也盼着他平安归来。

大雪，就在他走到半途时，突然降临了。

起初是凌厉的雪籽。很快，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狂风卷着雪花，像一头咆哮的巨兽，要将整个世界吞噬。大路瞬间被淹没，视线所及，白茫茫一片，只剩下寒风的嘶吼和落雪的簌簌声。从市里到县城时，已近黄昏，回镇上的客车早已停运。他拦了一辆出租车，但司机一听是去观音岩，隔着窗户摆摆手，一踩油门开走了。又拦，依然如故。看来，乘车无望了。他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棉袄的前襟裹了又裹，然后扎紧腰带，一头撞进风雪里。

七十多公里山路，赵明永决定走回去。

雪没及脚踝，湿滑的道路，每迈出一步，都需要耗费力气。风像刀子一样，划过他的耳朵和面颊。寒冷无孔不入，穿透了棉衣，直刺骨髓。路上看不到车，更别提人了，比寒冷更让人害怕的，是身单影只。一路上，他脑海里闪过村里人期盼的眼神，闪过工地上等待的雷管和炸药，闪过路通了之后，孩子们能穿着干净鞋子上学的样子……施工方的人在村委会等着他，这笔钱无论如何也要赶在天亮之前拿回去。

天，彻底黑透了。除夕之夜，万家灯火在远方的村落里明明灭灭，那是团圆和温暖的象征，却与他无关。他像一个野人，在无边的白色旷野里艰难前行。寂静的山谷里，回荡着他粗重的喘息，双脚踩碎积雪的“咯吱”声，孤独而执拗。

当赵明永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村委会的院子时，已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听见动静，守夜的村干部冲了出来，手电光打在他身上——棉帽、眉毛、胡茬上，结满了厚厚的冰碴子，嘴唇冻得乌紫，整个人已经冻僵了，只有那双紧抱着提包的手臂，依然保持着坚

守的姿势，仿佛与身体长在一起。

窗外，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渐渐响起。

那一夜的风雪，后来都化成了道路向前延伸的养料。那个在除夕之夜顶风冒雪归来的身影，已然镌刻在观音岩村的史册上。

#### 四

观音岩的蜕变，是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地壳运动。它的表面，是白墙黛瓦替代了土坯茅檐，是水泥坦途覆盖了泥泞小径。但真正托举这场崛起的，是一种由内而外、新旧交替的蓬勃生机。

山坳处，矗立着一片温室大棚，在阳光下反射着蓝色波光。大棚里，弥漫着泥土与菌类混合的气息。这里不再看老天的脸色，架子上，一层层菌棒整齐排列，香菇撑着小伞，在人造的秘境里，安静而自在地生长。它们，已经成了观音岩村的金疙瘩。昔日的背水汉，如今成了菌棚里技术娴熟的管理员，谈论的是市场的行情与菌种的优化。

王作涌是第一个“逆流”回来的。今年刚四十岁的他，2009年跟着父母迁到宜昌市的远安县。这些年，他走南闯北，也当过建筑工地的小老板，心里却总惦念着老家雨后松林的菌子香。2018年春，他回村那天，行李箱里，除了随身衣物，剩下的全是菌种技术资料。踩在略显陌生的水泥路上，一种熟悉的力量，开始从脚下重新攥住他。

在村委会的支持下，他流转了一块土地，着手建香菇大棚。建棚，远比想象的艰难。最大的障碍不是钱，是村民的观望与疑惑：

作涌，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咋又想到回来了呢？

费这么大劲，也不知道是个啥结果，还不如出去打工实在。

……

王作涌没多解释。他押上自己的150多万元积蓄，加上县里扶持的50万元返乡创业贷款，率先建好标准化菌棚。他的菌棚，不是父亲那一代认识的塑料薄膜竹棚，而是有着钢结构骨架、配备自动喷淋和通风设备的现代化车间。春天，山野还被料峭寒意包裹着，棚内已是暖意融融，菌棒已在悄然萌动。夏天，阳光过于暴烈，棚内温度迅速攀升，只需将顶膜与侧膜全部大开，让山风从容穿堂而过，棚内与棚外的温差就被抹平了。在这样的菌棚里劳作，人需要重新认识时间，日出、正午、日落、节气。收益或许暂时不如恒温恒湿棚那样高产与速成，但菌菇的风味却更加醇厚和实在。

当第一茬香菇云朵般簇拥着探出菌包时，村子里的人跑来看西洋景。灰白色的菌盖饱满厚实，在精密的雾化水汽中，悄然舒张。这场景，比任何话语都有说服力。父老乡亲的啧啧声，让王作涌知道，这件事通过了他们的检验。望着摩拳擦掌的人们，王作涌在菌棚里开设了课堂。他从最基础的知识教起，操作示范，不厌其烦：

菌种好比苞谷种子，要选好。

湿度不是越大越好，主要看菌丝生长的阶段。

柞木屑、苞谷芯，就是最好的培养基，成本低，品质好。

……

十多户村民跟着王作涌种菇，将鲜嫩的蘑菇换成实实在在的钞票。渐渐地，菌棚扩展到四十多座，俨然成了一个乡村工厂。这

里吸纳了无法远行的妇女，容纳了体力尚可的老人，也留下了原本打算出门的年轻人。就业的形式灵活多样，按劳计酬，让村民在照应家庭与增加收入之间，找到了珍贵的平衡。赵婶成了固定的采菇工，她双手灵巧，动作又轻又快，日结的工钱让她能随时补贴家用，还能照顾家中的老人。都叔负责菌棒搬运和一些重活儿，他说这活儿比在工地打工轻松多了，还比种苞谷来钱快。村里的几个年轻媳妇，则组成了包装小组，按照超市和电商的订单要求，将蘑菇分捡、称重、包装，说笑之间，手上的活儿干得利利索索。

王作涌注册了“宴家鲜”商标，申请了绿色认证。蘑菇，通过冷链车，出现在县城和市里的生鲜超市和餐厅的菜单上。他不再单打独斗，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吸引乡亲们入股。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农民，也成了股东。合作社，成了他们的利益共同体。

当夕阳将菌棚染成橘黄色，村民们像城里人下班一样，三三两两地往家里走。和往常一样，王作涌最后一个离开。照例，他要巡视一下菌棚。在他看来，菌棚里生长的，除了食用菌，还有一幅美丽的乡村图景。这幅图景，让走出去的人看到了回来的价值，让留下来的人看到了生活的盼头。

## 五

观音岩村有740人，耕地才1178亩，这就意味着，即使完全平分，人均耕地也仅有1.59亩。在高寒山村，1.59亩坡地的产出，如何养活一个家庭？如何支撑起一家人的梦想？这个问题，严峻而紧迫，促使村委会认真思考如何在土地上做文章。

变化，是从气味开始的。

坡上的泥土，如今不再只认得苞谷和红薯的根须。观音岩的版图，被装进一片药香与花语。你若在初夏走来，沿着蜿蜒的村路闲逛，山风会变得复杂而芬芳。最先闯入鼻腔的，是那两百亩药食木瓜飘来的、略带微酸的果木气息，尚未成熟的青果坠在枝头，像无数大大小小的拳头。

途中经过那60亩芍药田，甜香迎面扑来。碗口大的花朵，红的、白的、粉的，泼辣辣地开成一片。而那100多亩栀子花田，更为观音岩添加了一重奇异的魅力。花开时，绿海中翻涌着厚重的雪浪，香气则与别的花香截然不同，就是作家汪曾祺笔下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的样子。一种霸道的、穿透力极强的馥郁，能飘出好几里，将空气都染得分外香甜。

一面朝南的坡地，被六十亩青红辣椒占据，从山腰一路铺陈下去，这又是一种干燥而热烈的辛香。山里的辣椒，从薄土里挣出来，带着一种倔犟，它的皮肉紧绷，辣味十足，吃过半晌，胃里还暖烘烘地燃着一团火。

另一处，30亩连翘的灌木丛下，并不寂寞。玄参和丹参的苗，悄悄在连翘的荫蔽与空隙间探出头来。它们一木一草，一高一矮，共享同一片水土与光阴，实现了土地产出的倍增。这是镇上农技员带来的套种智慧，让每一寸土，发挥出两倍的药性价值。

在这些耀眼的色彩与香气之间，桑园成畦成行，叶子肥绿，不是为了观赏，是为了养活那成千上万的蚕。那扁圆的箩筐，就搁在堂屋靠窗的方凳上，蚕食桑叶的沙沙声，宛如细雨飘洒。有的蚕，已在吐丝，一圈挨着一圈，层层叠叠地包裹着自己，接下来就

会上演蜕变与奉献的过程。

风吹云散，天空放晴，阳光慷慨地泼洒下来，抚过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民居。院坝，平整如砥。花草，在微风中摇曳着小小的欢喜。几只土狗好奇地跟随我们一路闲逛。有的老人坐在堂屋门口，手里搓着麻绳；有的老人搬个小马扎，往自家场院一坐，面前是一筐苞谷棒子，苞谷粒落在竹篓里，发出渐渐索索的声响。

一个村庄的变迁，不在宏大的叙事里，只藏在一窗一棂的明净之中，一砖一瓦的齐整之中，一丝一缕的祥和之中。

山还是那座山。林下，传来山猪浑厚的哼叫。那些黑毛油亮的山猪，嚼着野草、菌根和苞谷杂粮，在自然的怀抱里生长。它们的肉质紧实，带着山野的醇香，还未上市便成了紧俏货，早在春天时，就被山外客商下单预定了。

大山的馈赠远不止于此。雨后，松林与栎木林下，精灵般的野生菌子，顶开陈年的松针，纷纷探出头来，打量着外面的世界。如今，村民们采摘它们时，少了几分救急的仓皇，多了几分收获的从容。这些大自然的珍馐，或被小心保鲜，飞向城市的餐桌；或被村民自家晾晒，成为屋檐下串串风物，储存着阳光与山野的味道。

## 六

去观音岩，必看一次漳河大峡谷。

漳河的水，晴天时一碧如练，悠然地卷走两岸山脉的墨绿。雨天时碧浪滔滔，喧哗鼎沸，水流被嶙峋怪石撕扯，有时如利箭激射，有时如漩涡暗涌。无论晴雨天，站在峡谷山

顶的人，都能从脚底感受到那细微而持续的震颤。

漳河的水，变成观音岩的云，是一场盛大而隐秘的升腾仪式。

这里的云海，不是风景，是节气。

它不讲章法，有自己的脾气。春天，它来得腼腆，从峡谷深处慢腾腾地溢出，掠过嫩绿的树梢，停驻在山头。夏雨初歇后，它犹如奔涌的潮水，白浪拍打着山崖，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底下行军，倏忽间却又退得干干净净，露出青翠欲滴的山峦，像和人们开了一个狡黠的玩笑。秋冬的清晨，它最是磅礴，稳稳地填平千山万壑，一直铺到天边。那时，村子就浮在无垠的银白之上。

起初，村里人看云，只看它会不会下雨，会不会影响次日的劳作。随着游客拍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这亘古就有的云海，自然又成了观音岩金贵的“特产”。

村委会立刻动了心思。水泥、沙子、碎石和木头，被货车一次次运上山，水泥路遵循着古老山势的曲线，宣告村子诞生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接着，请来专业人士规划，沿着视野最好的山脊线，修起一条云上栈道。木头铺就的步道，随山形蜿蜒，时而探入林间，时而悬挑出崖壁。造型古朴的亭台，可坐可卧，变身俯瞰漳河大峡谷的舞台。

远眺漳河大峡谷，依然深邃，两岸峭壁如削，郁郁苍苍。现在，它咆哮的水流已被泵站驯服，化为村中的甘霖；它险峻的风光，正被慢慢规划成未来的旅游名片。云海，成了峡谷中最壮阔的剧目。陪同我们游览的赵明永，早已是眉目舒展，他应该是心由境生。——日子好过了，愁事就少了。再看看

这山、这水，亲不够，爱不够，可不就眉目舒展么？过去，云海是隔绝，是望不到头的迷茫。如今，它已化作涤荡心胸的画卷，成了吸引游客的飘飘仙境，也成了见证观音岩人战天斗地，最终与之和谐共生的背景。

游客多了，就得在这里吃饭和住宿。村里有家“奇石山居”民宿，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城里人。2018年以前，民宿老板幸水清常年在外。初闻通路，她喜悦；又闻从漳河峡谷提水成功，她欢呼。随后涌上来的，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她在心里开始默默盘算，是出去，还是回来？

让天平最终倾斜的，是一个个微小想法的悄然叠加。

路通、水通、网络通，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永久的。

城里人对乡土和慢生活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

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天，拍云海，拍奇石海，拍王家老屋，拍那些几百年的银杏树……

村里在发展新农业，菌棚、辣椒、中药和花草，意味着生态在变化，家乡正从一个劳动力、山货的输出地，变成一个多方关注、吸引消费的输入地。

自己是村庄土生土长的，比任何人都更懂这片山和云海，更懂得这群乡亲和老宅。答案落地，年轻人的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无法按回。他们拿出全部的打工积蓄，把后半生的梦想押在村庄的发展趋势里。

稳定的热水、干净的布草、可口的家常菜，将服务做到位，这是村里民宿最初口碑的来源。根据客人兴趣，规划清晨徒步奇石海，午后探访老宅古树，傍晚守候云海日落，他们让游客的评价从“有住处”，变成了“住得不想走”。

就像幸水清说的，生意是慢慢热起来的，跟灶膛里的柴一样，得先有烟，才有火。

还记得开篇的那首歌谣吗？它曾是外界望而却步的叹息，也是山里人自我解嘲的悲歌。那些曾经象征穷山恶水的事物——陡峭的坡地、闭塞的峡谷、潮湿的云雾，甚至一块长得像观音的石头，都在新的叙事里被重新擦亮，成为风景、特产和故事。今天的观音岩，已为那首古老的歌谣，续上了崭新的下阕：“养女就嫁观音岩，路通水甜福气来。青山绿水带笑颜，幸福花儿向阳开。”

昔日，歌谣是命运的判词，字字带泪。今日，新篇是生活的宣言，句句铿锵。旧谣并未被遗忘，它只是被收藏起来，成为衡量今天幸福的一把尺子。它时刻提醒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何等的艰难，而这里的人们，又如何亲手创造了值得骄傲的奇迹。观音岩的故事，还在那山巅云起处，由每一个早起开棚的村民、每一个擦拭窗棂的店主、每一个惊叹于云海的游客继续书写。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山水间流淌的，已不再是叹息，而是一部澎湃而和谐的时代乐章。这部乐章的主题，就叫希望。

# 尧治河的昨天和今天

■ 郑能新

—

鹞子河的山，是立起来的长相。一座座陡峭的石峰像从地底突然蹿出的竹笋，密密匝匝地挤作一团，把天空割裂成碎片。人说这里是鹞子飞过都得折根翅膀的地界，连最擅长翻山越岭的鹞鹰，到了这儿都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

路呢？是挂在崖上的丝线，细得让人心慌。人走在上头，得用脚趾死死抠住鞋底，仿佛稍一松懈，整个人就会顺着陡坡一路滚到谷底去。山谷深得望不见底，只听见风在下面打着旋儿，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无数个冤魂在哭泣。

这时，孙开林就在这丝线上晃荡。

腊月里的山风，带着锋利的刃口。刮在脸上，不是冷，是疼。一种细细密密的、针扎似的疼。他腰里系着粗麻绳，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崖顶一棵歪脖子松树的根上。人悬在“鬼见愁”的绝壁半腰，往上看是天，往下看是雾，前后左右都是冷硬的花岗岩。

钢钎抵着岩石，每一锤下去，都只在石面上留下个浅浅的白印子。火星子溅起来，落在冻得通红的脸上，竟有种奇异的温暖。头顶上，不时有松动的碎石簌簌落下，砸在黄色的安全帽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像命运的敲门声。

他听见上面的人在喊号子：

“嘿——哟——”

“加把劲——哟——”

声音被山风撕扯着，断断续续地飘下来，落在深谷里，又被崖壁撞回来，成了嗡嗡的回响。这声音粗糙、沙哑，却热烘烘的，带着人嗓子眼里憋着的那股子蛮劲，倒把这刀子似的寒风冲淡了些。

孙开林忽然想起了爷爷。爷爷坐在老屋门槛上，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他眯着眼，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的力量：“开林啊，老早以前，咱这儿不叫尧治河，叫鹞子河。那会儿山高皇帝远，野得很。尧帝的儿子丹朱，性子野得像山里的豹子，被发配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磨性子。后来，尧帝逊位，就开始思念久别的儿子，他一路寻来，看见丹朱跟山民一起开荒种地，浑身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血泡，还沾着泥浆和草屑，心就软了。老人家留下来，帮大家治水、修路，教山民们辨认草药、改良土壤，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尧帝，就把鹞子河叫作尧治河了……”

故事很美，美得像山那边的云彩，轻盈、缥缈，带着甜丝丝的暖意。可孙开林脚下这山，眼前这崖，千百年来还是这副冷硬心肠，石块粗糙冰冷，仿佛能掐出水来，山路崎岖难行，每一步都像是在与顽石较劲。尧帝的精神？唉，那东西当不了饭吃，也凿不开这封山闭

路的石头。山里人都这么说，语气里满是无奈与现实的沉重。

爷爷的话，却在孙开林心里打了个忽闪。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了圈圈涟漪，让他原本有些麻木的心，微微一动。

三年前，他辞了镇中心小学教师那人人羡慕的职业回村了。那天，老校长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开林，你想清楚啊，这一回去，可就难回头了。”他点点头，没说话。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得太清楚，只是每次回村，看见乡亲们那一双双茫然的眼睛，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了。

回村后，他像块被推上坡的石头，从磷矿矿长干到村主任，再到支部书记。他就信一个理儿：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就会跟着。可这个“信”字，在鹁子河，比花岗岩还沉。村里人穷惯了。“三根棍子搭个窝，三块石头支口锅”，日子是熬出来的，不是闯出来的。他说要修路，大伙儿的眼神是茫然的，像是在听天书。外面流传着这样的话：“鹁子河，鹁子河，只有鹁子能飞过。有女莫嫁尧治河，嫁了穷困麻烦多……”

这话像根毒刺，扎在每个后生身上，也扎在孙开林心里。

他挨家挨户地走，从东头的李老汉家到西头的王老汉家，每家每户的门槛都要踩上几遍。脚上的布鞋早已磨得起了毛边，沾满了黄泥和露水，可他依旧迈着坚定的步伐，敲开一扇扇紧闭的木门。嘴皮子磨薄了，嗓子喊哑了，可大家还是不理解。有人冷眼旁观，甚至有人背后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就这“刮地没有三寸土”的地方，想让人相信地里能长出金灿灿的希望，简直比登天还难。

站在自家那块仅能容下两头牛耕作的小

田埂上，孙开林望着龟裂的土地，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却依旧固执地拿着那份画着蓝图的纸张，一遍遍地向乡亲们描绘着未来的模样，声音沙哑却充满力量，仿佛要将那份执着刻进每一寸土地里。

请来邻村发了财的能人来讲课，人家讲得唾沫横飞，底下的人听得将信将疑。有个老爷子直接问他：“开林，你说修路能富，可这山上都是石头，那路，哪是咱们能修得通的啊？”

那天晚上，他站在村口稻场的石碾子上，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石头上：“尧治河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改变，谁来改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的脸：“要死，先死干部！要苦，先苦党员！”

## 二

修路，光有狠劲不行，得有钱，有粮。

孙开林去邻村借粮。村主任是他的熟人，关系还不错。可一谈到借粮，那人的脸就变了。那双曾经对他很信任的眼睛，此刻全是怀疑和怜悯。“开林，不是我不想帮您。若是您个人借，那没什么话说，但借给你们集体，不是我看不起你们，拿什么还？剥你们没皮，刮你们没肉！”

话像锥子，扎得孙开林心口一抽。他感觉血往头上涌，拳头在裤兜里攥紧了，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带着铁锈味，硬生生咽了回去。脸上挤出点笑，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明年，明年一定还。不还，你找我孙开林！”

好说歹说，第一张借条，就这么署上了自己名字按下了自己手印。红印泥粘在指腹

### 三

上，像血。他觉得按下去的是自己的脸面。可这脸面，在尧治河的贫穷面前，不值钱。

买炸药需要现金。村集体的账上空得能跑马。孙开林回到家，翻箱倒柜找出那个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存折。四千块，是他教书八年一分一分攒下的。娘说过，这是给爷爷奶奶预备的棺材本儿。

他捏着存折，手心里全是汗。爷爷的咳嗽声从里屋传来，一声接一声，像破风箱。万一二老有个三长两短……他不敢想。可不开山，尧治河就没有万一，只有一万个穷死、困死。他咬咬牙，把钱取了出来。村委办公室里，几个党员看着那沓票子，眼睛都红了。许列奎把旱烟杆往桌上一磕：“我家里还有两头猪。”黄政国闷声说：“我婆娘的嫁妆镯子还能值几个钱。”就这样，你三十我五十，加上贷款，共凑出七千块的“巨款”。

工程到最险峻的“老虎嘴”，清理哑炮成了要命的活计。孙开林总是第一个上。他腰系绳索，悬在百米高空，用长杆一点点捅那沉默的炮眼。下面的人屏住呼吸，只能听见风声和自己的心跳。

“书记，下来吧，太危险了。”下面有人喊。

孙开林的声音从半空飘下来：“要苦，先苦党员！要死，先死干部！”

次数多了，这话成了他的招牌。人们看着他像只蜘蛛在悬崖上荡来荡去，心跟着他晃。奇怪的是，这晃荡，反倒让大伙儿的心定了。书记不怕死，我们也不怕。

路，就这么一尺一寸，在血泡和汗水里，倔强地往前延伸。手掌磨破了，用布条缠缠继续干；肩膀肿了，互相揉揉接着扛。每个人的手上都结满了厚茧，像戴了一副粗糙的手套。

路修通那天，全村人都聚在村口。当第一辆拖拉机穿过十多条人工隧道开进村时，老人们揉着眼睛，不敢相信。孩子们追在后面跑，欢呼声震得山谷都在响。

尧治河像是透了口气。可孙开林这口气还没松下来，心又悬了起来。光有路不行，得有钱。

他听说隔壁房县发现了磷矿。鹧子河这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难道就不能有点值钱的石头？他着了魔，每天拿着地质锤，背着帆布包，满山转悠。晨曦微露时就出发，披星戴月才回来。

“孙书记，这山要是能出宝，早八百年就出了，还轮得到我们？”有村民打趣他。他不吭声，继续找。用锤子敲下一块块样本，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位置。帆布包越来越沉，肩膀被勒出深深的血痕。

有一天，夕阳快要落山时，他在观音岩的一处峭壁上发现了异样：一片灰白色的岩层在落日余晖中闪着微光。他艰难地爬上去，敲下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断面有玻璃样的光泽。

回到工棚，他按地质队教的方法，把矿石砸碎，用火烧。那石头竟发出幽蓝的光，越来越亮，照亮了他黝黑的脸庞。他的心口怦怦跳，像是发现了金山。可这“金山”在观音岩，那里，是村里人眼中的神仙地。老人们说，那里面住着山神，动了，是要遭报应的。老栓爹挂着拐杖来找他：“开林，使不得啊。破了风水，全村都要倒霉的。”

孙开林不信邪，但心里也犯嘀咕。大伙儿有顾虑，如何是好呢？左思右想，他决

定寻求乡镇领导支持。找到领导，汇报办矿的想法。领导斜眼看着他，嘴角带着旁若无人的鄙笑：“尧治河也想办企业？你认得人民币的正反面不？”

这话，比直接骂他还难受。他脸上火辣辣的，像是挨了一巴掌。他没吱声，转身走了。山路崎岖，他走得跌跌撞撞。

回到村里，他把四个骨干叫到桐树包那间破牛棚里。许列奎、许年福、黄政国、徐庆华，都是村里的硬骨头。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得马灯的火苗忽明忽暗，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孙开林把镇领导的话原原本本学了一遍，没添油，也没加醋。

几个人闷着头，只有抽旱烟的“吧嗒吧嗒”声，响声里透着些许无奈和不甘。牛棚里，弥漫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和牛粪的酸腐气。

孙开林环视众人，目光如炬，一下子下定了决心，有些嘶哑地开了口：“他们越是瞧不起我们，我们越是要做出样子给他们看看。这矿，咱们办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干。钱不够，我把家里那点积蓄全拿出来，你们信得过我孙开林，就跟着我一起拼。就算真赔了，我孙开林一个人担着，绝不让大伙儿跟着受穷。”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每个人的心上，马灯似乎也亮了些，映着几张冻得通红却透着一股子狠劲的脸。

许列奎猛地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溅起又迅速熄灭，他闷声说：“开林，你一句话，我这条命都敢豁出去，还怕没钱？我家那两头猪，养了半年多，我回去就卖了。”许年福也跟着点头，粗糙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把准备给娃娶媳妇的木料卖了，先凑凑。”黄政国和徐庆华对视一眼，异口同

声道：“没说的，我们跟你干。咱爷们儿，就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

牛棚里的空气不再那么寒冷，几个人的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光，那是被逼到绝境后迸发出的求生之火，也是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可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

孙开林撕了张学生作业本上的纸，就着昏黄的灯光，一笔一画写下契约：“自愿集资办矿……”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道划痕都带着沉甸甸的决心，灯光下，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仿佛承载着众人的希望与誓言。五个人，轮流在上面按手印。鲜红的印泥，按在粗糙的纸上，像五滴血。谁也没想到，这一按，真就把鹁子河的历史，按得调了个头。

第一车矿石运出去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半个月后，换回了八百块钱。孙开林摸着那沓带着油墨香的票子，手抖得很厉害。

#### 四

卖原矿来钱快，但孙开林总觉得不踏实。这跟卖血有啥区别？血卖完了，人也就垮了。他想搞深加工，把石头变成更值钱的东西。

消息传开，村里炸开了锅。老会计拍着账本劝他：“现在这样多好，稳当。办厂，风险太大了。”

“折腾，纯粹是折腾！赔了怎么办？”不少人背后议论，连村口晒太阳的光棍老汉都摇头：“石头能换钱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它变金子？”

孙开林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他带着三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去省内外考察。火车上，头顶的灯泡忽明忽暗，空气

里混杂着汗味和方便面的味道。

住，是最便宜的招待所，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几个人挤在一起；吃，每天凉水就着冷馒头。他们一家厂一家厂地拜访，从破碎机到选矿设备，从生产线布局到市场销路，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技术参数。

回来时，他背回半麻袋技术资料，还有一身的疲惫，风尘仆仆，脸上沾着洗不掉的煤灰。妻子看见他，眼泪唰地下来了，十多天不见，他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半，像霜打过的芦苇……

筹钱建厂更是难。他把家里的积蓄全拿了出来，连母亲留下的那对银镯子都当了，在当铺里换来的钱带着一丝凉意，却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他紧绷的神经。又挨家挨户做工作，站在村民家门口，嗓子都说哑了，喉咙干涩得像要冒烟：“我们不能光靠卖矿石吃饭，深加工能让它身价翻十倍，到时候大家的腰包都能鼓起来。”

穷怕了的村民仍然半信半疑，有人小声嘀咕：“这事儿靠谱吗？万一赔了怎么办？”大家都在徘徊，迟迟不肯迈出一大步。

依旧是筹钱开矿时许诺的那句话，掷地有声，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赚了大家一起富，赔了我孙开林一个人扛。”他的眼神坚定，仿佛已经看到了工厂投产后村民们脸上的笑容，那笑容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和对他的信任。

深夜，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碾上，静静地看着沉睡的村庄发呆。尧治河静谧而古老，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树木投下斑驳的影子，仿佛在质疑这个想要改变它的人，质疑这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能否实现。

厂子到底还是建起来了。机器转起来那

天，巨大的轰鸣声震得地都在抖，工人们脸上洋溢着兴奋与自豪。第一袋磷肥下线时，孙开林抓起一把，灰白色的粉末细腻而轻盈，从指缝间流下，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他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泪水混着汗水，滚落在沾满油污的手掌上……

企业发展了，村子开始变富了，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新修的路平坦宽阔，孩子们的笑声在村里回荡……

利润，企业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怎么分配好呢？

他常常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眉头紧锁，既要考虑村民的利益，又要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别看建厂都不积极，但有了红利，村民们的态度立刻转变过来，他们主动找上门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渴望的光芒，整个村子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莫说大家都关心，即使没人关心，他孙开林也不敢马虎。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只有把所有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才能确保事业长久发展。孙开林琢磨了很久，在村委会上提出个“村企合一”“村民即股民”的设想，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

“要富，大家一起富。”他在村民大会上说，“但是，富了不能忘本，更不能丢了咱尧治河人的魂。”

## 五

开矿、办厂，用电是个大难题。

那年，为了解决村里的照明，他们从邻县拉了两根简易电线，电线是裸露的铝线，沿着田埂和山路勉强架设起来，风一吹，不是电压不稳，就是电路短路。遇到用电高峰，

干脆吹灯拔蜡，整个村子陷入一片漆黑。

“爷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孙开林觉得，求人不如求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只有自己办电站，才能彻底解决用电问题。

他又开始了在尧治河的山水间转悠，这一转，就看中了马面河。那里水急，落差大，像个暴脾气的汉子，这倒很适合建电站。认准了地儿，孙开林就带着技术员反复勘测，图纸画了一稿又一稿。

工程干到一半，雨季来了。那天深夜，暴雨如注，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冲下来，轰隆隆一阵巨响，半年的心血，两百多万的投入，眨眼间被冲得干干净净。

孙开林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一动不动。雨水混着泪水，从他脸上往下流。他的心，跟这河底的石头一样，凉透了。村民们默默围过来，一个个眼圈红着，还有人开始低声啜泣……

不知过了多久，孙开林抹了把脸，转过身，看着大家。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堤坝没了，人还在。有人，就啥都有了。”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我就不信，在尧治河，还有人干不成的事。大不了，从头再来。”

他第一个扛起水泥袋。百多条汉子，跟着他，又一次开始了艰难的修复。没有机械，全靠肩挑手扛。几十吨的水泥、钢材，要运到几里外的山上。肩膀磨破了，垫块布继续扛；手指出血了，抓把土按按，继续干。

最困难的是粮食。工程紧张时，每天只能吃两顿，还是稀饭配咸菜。有人扛不住了，跟他抱怨：“孙书记，我们这么拿命拼，要是再来场洪水，不是白干了吗？”

孙开林停下镐头，看着那人，又看看大家。

他走到那人面前，深深一揖：“你说得对，咱不能再栽同一个跟头。”他直起身，目光灼灼，“谢谢你提醒。这回，一定要先把泄洪的问题解决好。”那人愣住了，脸一红，低下头，抡起家伙干得更猛了。

一年多苦战，电站终于建成了。那天天刚蒙蒙亮，孙开林就来到电站前。他的手按在闸门上，微微发抖。

“开闸！”

随着他一声令下，闸门缓缓升起。水流顺着钢管奔涌而下，发电机开始轰鸣。

通电那天，全村像过年。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红彤彤的火星子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家家户户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先是零星的光点，渐渐连成一片温暖的海洋，把尧治河的夜，照得如同白昼，连远处的山峦轮廓都清晰可见。孩子们在灯下写作业，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格外动听。老人在灯下拉家常，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们眯着眼睛，手指着墙上的老照片，回忆着过去没有电的日子，声音里满是感慨与满足，整个小屋都充满了温馨。

孙开林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山水间的一片光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气息在寒冷的夜空中凝成一团白雾，久久不散。

## 六

日子好了，钱也有了，孙开林却睡不着了。

他常常一个人上山，看着那些被矿洞啃得斑秃的山体。那些曾经郁郁葱葱、覆盖着厚厚植被的山坡，如今只剩下一道道狰狞的伤疤，裸露着灰黑色的岩石，像巨兽啃噬过的残骸，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风一吹过，

卷起细小的尘土，呛得人喉咙发紧。他站在山脚下，望着那些深不见底的矿洞入口，仿佛能听到里面隐约传来的轰鸣声和机器运转的噪音，那是过去几年里日夜不息的声响，如今却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山体边缘的泥土松软而贫瘠，偶尔能看到几株顽强生长的小草，努力从石缝中探出头来，却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远处的天空是灰蒙蒙的，似乎也被这满山的疮痍染上了颜色。

过去清澈的尧治河此刻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曾经清澈碧绿的河水，如今泛着些许浑浊，河床上堆积着零星的矿渣和生活垃圾。岸边的树木虽然依旧挺拔，但枝叶间偶尔可见被丢弃的塑料袋在风中摇曳。河水的流动似乎也变得迟缓了许多，曾经欢快地唱着歌奔向远方的它，此刻更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默默承载着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繁荣与如今的些许沧桑。阳光洒在水面上，不再有往日波光粼粼的景象，而是反射出一种沉闷的光泽，让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关于尧治河昔日辉煌的传说……

孙开林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心中五味杂陈。那些用汗水和青春换来的财富，此刻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和不安。他知道，这片山，这些土地，是他和父辈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今却被掏空了，撕裂了。夜深人静时，那些斑秃的山体影像便会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靠山吃山，绝不能把山吃空了，更不能给子孙留下个烂摊子。“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孙开林提出要“二次创业”，修复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旅游。这下，反对的人更多了。

村民大会上，质疑声奉劝声此起彼伏：

“放着现成的钱不赚，还贴钱搞修复，岂不是白白折腾一回？”

“这个算盘不是这样打法，我们不修复，时间长了，大自然也会慢慢修复它。”

“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孙书记别再自找苦吃了。”

孙开林的目光在全场扫了几个来回，他的眼神深邃而沉重，仿佛穿透了眼前的喧嚣。他微微抬起双手，掌心向上，像是在托举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我们是为了活命，凭着一股狠劲，向山要粮，向水要财，砍伐树木、开垦荒地，甚至排放污水，只想着能多产一点粮食、多挣一点钱，让日子能过得下去。可现在想来，那些曾经郁郁葱葱的青山绿水，那些清澈见底的小溪河流，都去哪儿了呢？现在，山上千疮百孔，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就是再有钱，过得幸福吗？”他指着远处的群山，“绿水青山，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啊！”

他力排众议，开始关停矿点。第一个关的就是效益最好的观音岩矿。那天，很多老矿工哭了。他心里也疼，但他更知道这是立足长远的必经之路。

修复山体比开矿还难。要往陡峭的岩壁上运土，要一棵棵地种树。他带头背着树苗上山，一背就是上百斤。手上添了新茧，肩上又覆了磨痕，比修路建电站时的还要厚。

他提出，把废弃的矿洞打造成“三界洞天”景区方案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

“十几个亿，丢进那几个破矿洞里？怕是鬼都不上门吧？”

“谁会上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深山老林里

来旅游呢？”

可他硬是不信邪，带着人外出寻求合作伙伴。功夫不负有心人。浙江一个投资商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十分爽快地签下了这份合作协议。

接着，他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声光电，景观设计，文化内涵……他都要亲自把关。

景区开园那天，来了第一个旅游团。当游客对着曾经的矿洞发出惊叹时，很多老村民偷偷抹眼泪——他们从未想过，这偏远的山沟沟，也能吸引大城市的人来看稀奇。

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孙开林坚持将大量资金投入教育和福利建设之中。村里建起了全县最好的学校，红瓦白墙，像童话里的城堡。孩子们在这里免费学习，实行军事化管理。他觉得，尧治河的后代必须养成严谨自律的好习惯，必须传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全面发展。

建农民夜校时，他特意要求留下那间破牛棚——那是他们按手印的地方，得让后人记住尧治河是怎么起步的。

福利院建成后，他定下规矩：新来的年轻人，必须先到福利院伺候两个月老人，看看能不能过“敬老”这一关。他说：“一个不懂得孝敬的人，再有本事也不能用。”

他知道，尧治河能翻身，靠的是一股不服输、敢拼命的精神。这精神，不能丢。村里建了“奋斗馆”，把当年用过的钢钎、铁锤摆进去，每一件工具都磨得发亮，那是汗水和时间留下的印记。

给孩子们讲课时，他总爱拿起那把最短的钢钎：“这上面，有我们尧治河人的血和汗。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尧治河的魂。”

## 七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当年的孙老师，变成了孙书记，又变成了具有几十年职龄的老书记。县委委员的名头挂在他身上，也是全省唯一一个有着副县级身份的村书记，虽然看着光鲜，可骨子里，他依然还是尧治河的村民。

他的皮肤还是那么黑，是长年累月在山里晒出来的黑。衣服总是那几件，洗得发白。鞋上总沾着泥，他的办公室总在田间地头，工地车间。他说：“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真声音。”

村里的事，他必须一碗水端平，从不优亲厚友。有个亲戚想承包村里的工程，被他一口回绝：“想赚钱，凭本事竞标去。”为此，这个亲戚三年没登他家的门。

他到处搜罗人才。吕泳和，一个外地来的大学生，跟着他一干就是二十年；徐庆平，大学毕业到县医院当起了医生，妥妥的“铁饭碗”，竟也被他“劝”回村，如今成了村里骨干；成都的段家姐妹，和一帮大学生来尧治河旅游，被孙开林的精神感动，姐妹俩留下来，当起了义务宣传员，如今也成了村里的企业骨干……

最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受邀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坛。面对台下数千名“天之骄子”，这位来自山里的汉子，带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笑容走上讲台，他从容不迫地讲述，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从尧治河悠久的历史讲起，谈到当年一贫如洗的艰难处境，再说到他们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修路、开矿、建设电站，以及那些与天斗、与地争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还特别强调了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直面

危险与死亡的英勇事迹……

台下，静得只能听见呼吸声，所有人都被他朴实而震撼的故事深深吸引，眼中闪烁着敬佩与感动的光芒。

演讲结束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山里人不懂什么大道理，就认一个目标：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话音刚落，掌声如雷……

## 八

如今的尧治河，山又青了，水又绿了。新铺的柏油路像黑色的缎带，彩虹路如同天边的霓虹，蜿蜒在群山之间。

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都有游客来，看山看水，听尧治河的故事。

白墙黛瓦的小别墅，一片一片地散落在山坳里，柏油或青石铺就的小径蜿蜒其间，连接着每一户人家。每户一院，每院一景，一景一特色。或清幽雅致，或古朴典雅，或生机勃勃；有的以水景取胜，小桥流水绕屋而过，鱼儿在水中嬉戏；有的以花木见长，四季常青的盆景与姹紫嫣红的花卉相映成趣；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学校里书声琅琅，新盖的教学楼里，清脆的童声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回荡，阳光透过崭新的玻璃窗洒在孩子们稚嫩的脸上，映出专注而灿烂的笑容。

车间里机器欢唱，轰鸣声如同激昂的交响乐在宽敞的空间内回荡，巨大的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将原料源源不断地送入各个加工环节。生产的不再是粗糙的矿石，而是经过精密提炼和复杂工艺处理后的精致化工原

料——那些晶莹剔透、色泽均匀的颗粒或粉末，在特制的容器中静静流淌，散发着淡淡的、独特的化学气息……

夜，是尧治河的静谧序曲。当最后一缕夕阳恋恋不舍地隐没在连绵的青山之后，尧治河渐渐沉入一片温柔的暮色之中。远处的山峦轮廓在夜色中变得朦胧，像一幅水墨画般晕染开来，近处的房屋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如同散落在黑色丝绒上的碎钻，温暖而宁静。当万家灯火次第亮起，与满天繁星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人间，哪是银河。

晚风带着山野特有的清新气息，轻轻拂过脸颊，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的湿润味道，沁人心脾。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或是远处传来的几声鸡鸣，衬托乡村夜晚十足的祥和与安宁。

广场上，音乐响起，老人和妇女们跳起广场舞，孩子们则相互追逐嬉戏。农家乐的灯笼亮起来，诱人的饭菜香味从灯笼的间隙里悄然飘出……

村委会的大楼里，老书记孙开林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明晃晃地亮着。

他伏在案头，有些花白的头发在灯下格外显眼。桌上铺着尧治河最新的规划图，他的笔在上面缓缓移动，时不时停下来，沉思良久。

窗外，尧帝神峡的瀑布声潺潺作响，隐约传来，仿佛在为这山、这人，吟唱着一曲永不停歇的赞歌。

一条无形的路，还在他脚下，向着远方，延伸，延伸……

那路上，有尧治河人的昨天、今天，还有更加光明的明天。

# 黄龙观的路

■ 杨龙声

从襄阳到保康，沿马桥过汾清河，走保神高速，跨上笔架大桥，公路就分了岔。一条向左拐弯儿，去了尧治河村，一条从大渠拱桥进观沟，上了太阳山，一路蜿蜒盘旋，就到了黄龙观村。

太阳山上的黄龙观村，自然条件无法跟一展平阳的中坪村相比，也跟不上河边的鳌头山、鸡公岭，但它的名气却很大。六柱垭景区刚刚晋级为国家4A级景区，是全省十大最佳避暑胜地之一，黄龙观村也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公园乡村等诸多荣誉。

黄龙观村过去叫新华大队，乡里干部们去检查工作，河边上的人要到那里走亲访友，便会说“上新华”，或者干脆说“上坡去”。一个“上”字，足以说明那里山很大，坡很陡。上新华的路实在太难走了，河边的人不是不得已，一般不会上去。山上的人不是不得已，也很少下来。1982年地名改革，新华大队更名为黄龙观村。黄龙观村民祖祖辈辈都盼着通公路，一直盼到1997年，才算有了着落。为了开采六柱垭的磷矿，黄龙观人历尽千辛万苦，前后用了两三年时间，总算修通了一条进村的毛路。

刚修成的毛路，弯多坡急路陡，只有一车多宽，隔多远才有个会车的地方。拉矿的师傅恼火得很，毛路晴通雨不通，一下大雨就会被冲垮，维修好起码得半个月。若有一辆大车坏在半路上，其它车都被堵在后面，

一堵就是好几天，车不修好谁都别想走。

过去，困在高山上，黄龙观人几乎与世隔绝。他们为路着急，为路所困。上街卖点山货买点油盐，全靠甩腿儿。要想富，先修路，得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好公路才行。运输跟不上，开矿的企业也不景气。矿山不景气，集体账上就没得钱，村民们还得靠种田糊口，农闲时去神农架大岩屋打窑烧炭挣点辛苦钱，日子过得仍然很艰难。

2005年秋天，村委会换届选举，章祖良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在随后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章祖良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从这一天起，黄龙观村的历史翻篇了。

章祖良是后庄人，四十出头。他烧过炭，做过小生意，在村矿上管过生产，做过销售。后来他抓住机遇，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开门市部，办矿粉厂，贩卖矿石，赚了大钱，然后在镇上买地基，建了个宾馆，钱生钱，利滚利，就成了马桥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在此之前，镇领导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回黄龙观，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可一看到黄龙观的现状，他不想蹚那滩深水，就没有答应。这回，大多数乡亲都投了他的票，都希望他回来，他就不好推脱了。

章祖良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村民的出行难。村里成立了公路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向社会公开招标。组建了十几个生产班组，整天工地上炮声隆隆，机器轰鸣。

公路从太阳山脚下开始，逐步向村委会方向推进，他们要把窄路扩宽，把弯路改直，把陡路变平。

公路改扩建工程量很大，好几百人苦战一冬又一春。三九天里，不光人冻得受不了，连柴油空压机也打不响，他们就架起大火烤，给油箱、水箱加温。为提高效率，章祖良从外地租来一台挖掘机。这家伙力气大，干活快，可长期租用不合算，村里便筹钱买回一台新挖掘机。几百人从入冬开始，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四才放假，第二年正月初六又上工了。太阳山三个大回头线基本扩修到位之后，又开始突击四脚石上面的大上坡。

那天一大早，章祖良把车停在太阳山转包上，在公路边站了半天，他在观察，在思考。太阳山本来就是块枯山包，到处沙石裸露，猴毛针草多，树木稀少，而且长不高。山坡上只有些柃木、土楠木、花栎树，在靠着顽强的生命力艰难生长。因为缺土，几十年才长到人把高。再加上以前做饭都靠烧柴，稍微大一点的树，都被坪里人砍走了。当年修毛路时，把碎石直接往下面倒，山坡被砸得光秃秃的。现在，公路下的草木刚缓过气来，秃子山好不容易又变绿了。植被必须保护好，这次再也不能蛮干了。

上工之后，章宜良把指挥部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终，大家意见一致，扩路的废渣一律装车运走，拉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堆放。坡上那些灌木丛，再不能遭受灭顶之灾，再不能让太阳山上的植被受二次伤害。对于这种做法，少数人一开始很不理解，资金本来就困难，这么做无疑是花了冤枉钱。章祖良就给大家算生态账，他启发大家，每做一件事都要统筹兼顾，不能

顾此失彼。公路修宽了，山坡却被砸得光秃秃的，那是得不偿失。其实，从那时开始，他就打起了搞乡村旅游的算盘。

再以后，无论是修路还是开矿，黄龙观人从不让碎石满坡乱滚乱飞，不让沙石尘土到处乱倒。他们把碎石废渣集中堆放，积沙成塔，移山填沟，才有了现在的村委会广场，才有了六柱垭的山巅平川，才有了全省首家高山运动场，才有了如今的六柱垭4A级旅游景区。

凡是到过黄龙观的人，都说黄龙观村委会这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不俗。殊不知，这里虽然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大队部、村委会，还有学校、卫生室，但以前却只有那么一排歪三扭四的干打垒。房子陈旧不说，门前的场子也小得可怜，还是三个尖角子形状。宽的地方才两丈多，窄的地方只有几尺。门前一道大坎，坎下有棵核桃树，一片并不旺相的竹园，下面是条臭水沟。

二组有个刘启银，当年在这里读书，一下课就蹦出教室，跟人比赛打鹞子翻身。乐极生悲，他一家伙栽到坎下竹园里，脑壳上被竹茬子划了一条几寸长的口子。就这么点小场场儿，叫人怎么运动呢？当年学校学生最多的时候，做广播操基本站不下。而现在的村委会广场，造型独特，宽敞大气，花草繁茂，边上还有一百多个停车位。这么大的场子，都是用废渣碎石填起来的。

2006年正月，扩建公路正忙得不亦乐乎。章祖良突然接到电话，说后庄老家大伯病情严重，需要马上送医院。那几天，马虎营的公路不通车，新路面和老路面错位，车根本过不去。堂哥听说路不通，急得直跺脚。章祖良更着急，打小大伯处处关照他，对他恩

重如山。幸好，村委会场子里头天晚上停了一辆车，可以先去后庄把大伯接过来，到了土地岭再转车送到马桥。唉，交通问题是头等大事，没有一条出山的好公路，啥事也办不成。尤其是突然遇到个紧急情况，更是干急不出汗。

派去接大伯的车还没过来，章祖良盯着对面的山梁子出神，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后庄跟前庄，中间只隔一条梁子，走起来却是那么远。公路从后庄上垭子，七弯八拐，坡度大，路又窄，车子爬坡太费劲了。他指着对面说，我想打一条隧道，从山脚下直穿过去，几分钟就能走到。旁边的人听了，觉得他在讲一个神话。

章祖良一旦说出口的话，哪怕是神话，也要拼命做到。一年之后，后庄隧道便通车了。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组几十户人家的出行问题，从苏溪河运矿石出山，距离也缩短了不少，大车也不用再加大油门爬坡。光是节省下来的运费，很快就把打隧道的投资赚回来了。

进村主线公路扩宽之后，全程双车道，运矿石出山风雨无阻。交通方便了，行车安全了，矿山企业的效益剧增。可砂石路再宽再平展，也怕水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2008年春，硬化公路的攻坚战又打响了。从拱桥到村委会，接近8公里，每公里70万元，加上附属工程和安防设施，总投资800多万元。进村公路从扩建到硬化，都是全村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扩公路，打隧道，硬化公路，都要有专业人员做技术指导，蛮干是不行的。马兆福是桃坪河村人，文质彬彬，技术过硬，搞了一辈子测绘，已退休多年。大年初三，章祖

良登门拜访，把马兆福请到村里来，让他发挥余热。第二年春节，章祖良又去给马师傅拜年，随同的还有一名回乡大学生。他郑重其事地交给马师傅一项新任务，一年之中必须把这个徒弟带出来。

章祖良大会小会上总在讲，任何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培养人才至关重要。缺乏人才，发展就没后劲儿。老是请师傅带徒弟，不是万全之策。随即，村里出台优惠政策，对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哪家出个博士生，村里奖励一万元，硕士奖八千。有播种总会有收获，好政策总会结硕果。前些年精心培养的人才，现在都走上了重要岗位。马师傅的徒弟杨德兵，现已成为矿山企业的一把手。矿山技术总工杨兴业，是村里出钱在河南理工大学委培出来的。每年村里有哪些孩子考上大学，当年的毕业生有哪几个，章祖良都记在心里。能挖到手的，他都要想方设法挖到村里来。近十年间，不足900人的黄龙观村，就出了79个大学生，有5人考上了研究生。

黄龙观村有五个村民小组，鸳鸯池在五组，处于全村最西边。黄龙观村七条梁子八条沟，出门不方便，鸳鸯池人出行更难。五组人到村委会，得翻过两架梁子，急上急下，走一趟得个把小时。别的地方路都修好了，就这里还没解决好，群众有意见。前几年进村的主线路修通之后，从四组羊圈岭分岔，绕过几道梁子，修了条毛路到鸳鸯池，可因为路况太差，一下雨就没法通车。章祖良上任之后，几个老党员隔三差五来找他，说后庄都打了隧道，我们鸳鸯池咋办？

作为一村之主，哪些事要做，哪些事在急，哪些事可以先缓一缓，章祖良心中都有

一个盘子。其实，就算鸳鸯池人不来找他，他也早就有了打算。后庄隧道还没竣工，他就带着技术人员上杜家洼，爬茅户梁子，过干沟，到小池垭，反复勘测。隧道的掘进方位已经定下来，数据也有了。鸳鸯隧道全长1600米，说动工就动工。只是因为不断出岔子，远不如后庄隧道顺利，几次开工，又几次搁置，前前后后，拖了四五年才贯通。

后庄隧道距离短，穿过两条山梁子，中间隔条沟，四个作业面同时掘进，只用了几个月就打通了。而鸳鸯隧道一拖再拖，除了施工难度大、资金跟不上，也有人为因素。打隧道的包工头，因为矿山收归集体经营，对村里有意见，经常以资金不足为借口停工。后来，通过多方协调，才把问题解决了。村里跟以前的包工头结清了账，中止了合同，转包给别人，才一鼓作气把隧道打通。

按说，村里的一些零星工程，承包给本村人去做，让他们赚点钱，也合乎情理。但通过几年的实践，章祖良总结出了经验，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都公开招标，无论本村人村外人，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按照合同，村里把一些工程承包给外地老板做，垫底资金不用村里操心，进度能跟上，质量也有保证，村里也省事多了。章祖良经常说，好多东西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没有谁天生什么都会。搞农村工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灵活机动。铁匠无样，边打边相。

以前，鸳鸯池人出行的困难大一些。遇到阴雨天，车辆难以通行。就在鸳鸯隧道贯通的同时，之前修的从羊圈岭至鸳鸯池的外线公路也硬化到位了，旧貌换新颜。鸳鸯池人这次是双喜临门，里外两条公路，形成循

环路，想走哪条就走哪条。早上起来做饭，发现面条没了，骑个摩托过隧道到村委会去买，一去一来只需十几分钟。村委会小区的农户把饭做好了，喊鸳鸯池人过来喝酒，一个电话，根把烟的工夫就到了。

鸳鸯池人后来居上，交通条件大大改善，满意装在心里，微笑写在脸上。同样后来居上的还有三组的六柱垭、马虎营。六柱垭是全村最高、最偏僻、条件最差的地方，山高坡陡气温低。农户们像鸡刨食一样勤扒苦做，粮食还是不够吃，年轻小伙子说媳妇都难。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六柱垭先后出了两个高考文科状元，可惜阴差阳错，因为体检问题，都没读成大学，没能跳出农门。好多人私下议论，说六柱垭的风水有问题。

六柱垭的风水没问题。这里的磷矿石品位相当高，如今还成了国家4A级景区。章祖良认为，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大概是五十前吧，六柱垭杨家的二孙娃子起床后对他爷爷说，昨天夜里做了个稀奇梦，梦见六柱垭通了公路，从马虎营上来一辆汽车，司机还按了几声喇叭。爷爷正忙着，不耐烦地说，滚一边去，你真是在说梦话。哪晓得多年之后，这个梦还真圆了。1998年深秋，六柱垭的运矿公路修通了，六柱垭真的上来了汽车，一辆接着一辆。

虽说六柱垭的公路通得早，但六柱垭人出行并不方便。运矿的公路窄，经常塌方。阴天路打滑，矿车经常歪到边沟里。搭矿车风险也大，而且还绕了个大圈子，从六柱垭到余家湾，过灰包岭下前庄，远了一对半。2008年春上，从红土包过马虎营直上六柱垭的公路修通了。六柱垭人兴奋不已，觉得这次机会来了。几家子铁了心，推倒摇摇欲坠

的干打垒，请车拉砖、拉沙、拉水泥，准备盖新房。才修通的砂石路，坡度大，重车爬不动。司机加足油门往上冲，冲不上去又倒回来。再冲，还是不行。只好把水泥砖头卸下一半，再猛踩油门往上冲，才勉强上去。尽管吃苦受累费尽周折，可他们最终还是住上了小洋楼。

再后来，走灰包岭的运矿公路和上马虎营的直线路都硬化了，装了钢护栏，成了循环路。这边上那边下，那边上这边下，任由你选。房子做了，家里有钱了，条件改善了，六柱垭的小伙子再也不为说媳妇发愁。高坎上杨龙高的两个儿子，说结婚很快都结了婚。大媳妇还是襄阳市区的，漂亮又能干。二媳妇是老二在六柱垭景区上班时认识的，当时在九路寨景区当导游。老二后来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县交通局。当年的两个文科状元未成正果，而他们的孩子都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替他俩圆了大学梦。六柱垭的风水真的没问题，事实证明，奋斗不仅能改变环境，还能改变命运。

黄龙观村，面积只有23.8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千。大集体时曾经是七个生产队，后来，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松柏岩并入五组，苏溪河并入一组。五个村民小组，或者说五个片，东西南北中，村委会在二组，居中心位置。

在一个专题片中，村干部这样介绍：以前干部入户检查工作，转完一个小组需要一整天，弄不好还得摸黑，转完全村需要五天时间。而现在到农户去检查，开车两个小时能把全村转完。这句话，准确概括了黄龙观村交通条件的根本改善，很实在，一点不夸张。这句话，听起来平平淡淡，但要得好看，

累死好汉，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这里的干部群众心里最清楚。

村委会在二组，是全村的中心点。从大集体到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全村的大会大多是在这里开的。没通公路的年代，到这里来开个会，最远的要走十几里路。一组苏溪河、大炉子，三组神盘沟、周家湾，五组松柏岩、曹家坡，没有一个是多一个小时到不了村委会。现在，公路修到了各家各户，村委会要开会，在微信群里发个消息，大家都知道。早上按时起床，不用着急，车去车来。村委会广场上，小轿车停得满满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说起村里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冯家虎娃子总是滔滔不绝。虎娃子大名冯自平，老家在苏溪河，紧挨董家沟村，跟堰垭村也只隔一条梁子。虎娃子是个勤快人，也是个爱热闹的人，谁家过红白喜事，他都要去走人家，帮忙烧水、端饭。可当年住在苏溪河那边，单家独户，到哪儿走人家都远。晚上，别人都上桌子喝酒了，他还打着火把在路上摸。来晚了，上桌子喝酒，别人硬说后头来的要罚三杯。虎娃子听了直摇头，说住偏僻了，花钱上礼是小事，关键是路难得走。酒也不敢多喝，回家时摸夜路过羊信鼻子，几十丈高的门板崖，能吓死人。就因为尝够了交通不便的苦头，村里号召偏远农户搬迁，虎娃子一咬牙下了狠心，把房子做到了村委会旁边，来了个一步到位。这几年，他在旅游公司上班拿工资，成天乐呵呵的。

黄龙观村从打响太阳山扩建公路的第一炮，到主线路硬化、装防护栏，接着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地修建了通组、通户公路。全村的公路变平了、变宽了，主线公路硬化

了、刷黑了，家家通了水泥路。在村里的“三资”管理平台上，村民们看到：拱桥至村委会公路全长7.8公里；鸳鸯池公路3.5公里；后庄至苏溪河公路3.2公里；全村隧道总长度4597米；第一批安装太阳能路灯685盏，第二批又安装了210盏……

路路通带来了产业旺，黄龙观的矿山企业越来越红火，核桃产业硕果累累，乡村旅游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矿旅、农旅、文旅“三旅融合”的良好格局已基本形成。景点越建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襄阳的、武汉的，省内的、省外的，都慕名而来，到六柱垭避暑、滑雪，乘缆车到苏溪河欣赏峡谷风光。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进村只有一条路，矿车和旅游车有些“打搅”。负重的矿车冒着刹车水的雾气往下走，游客的小车一辆接一辆进村来，显得忙乱而无序。再加上城里

游客走山路本来就发怵，突然遇上迎面而来的矿车越发紧张，长此以往，难保不出事故。这不是个小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村“两委”决定：实行矿旅分流，打通观沟四脚石至滚坛沟的隧道，将苏溪河矿山公路与之对接。工程竣工后，运矿出山直接从苏溪河进隧道出观沟，不再走太阳山，太阳山进村公路作为专用旅游线路。这条隧道全长1850米，比鸳鸯隧道还要长几百米，是全村最长的隧道。

决议形成，说干就干。2025年5月4日上午，一声爆破的闷响之后，作业面上射进一道亮光，隧道通了！隧道一通，矿旅分流，进村公路安全了，卫生了，安静了。环境越来越优美，游客越来越多，旅游蛋糕也越做越大。毋庸置疑，照眼前这条路走下去，黄龙观人的日子也将越来越好。

## 征稿启事

2026年，《汉水》杂志将重点推出“新时代报告”“新大众文苑”两个栏目，现面向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征稿。

新时代报告：主要刊发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所有书写当下襄阳城市、农村的典型群体、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并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的作品，都在征集之列。作品务必突出真实性、典型性、文学性，篇幅在6000—12000字以内。谢绝“新闻报道+刻意描写”式的敷衍之作。

新大众文苑：主要刊发新大众文艺作品。所有反映当下襄阳基层大众追求幸

福生活、追求美好向往、追求人生价值的故事，都在征集之列。题材可以是网文式故事，也可以是个人口述。作品既要体现真实性，还要有感情、有温度。篇幅在3000—5000字以内。谢绝虚无、空洞，伤春悲秋类的应景之作。

应征稿件请注明“新时代报告”或“新大众文苑”字样，发至《汉水》邮箱：

3960822371@qq.com

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6年1月18日

# 襄阳市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分会正式成立

2025年11月29日，襄阳市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南漳县文化中心举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文艺报》原主编梁鸿鹰，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省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普玄，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阳继波，襄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桂全宝，襄阳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涂玉国，南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杜琛等领导 and 嘉宾，与来自全市各县（市、区）作协的9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选举李道立为会长。申东辉在讲话中，对襄阳市作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桂全宝在讲话中，要求报告文学分会要始终坚持传承襄阳文脉，聚焦发展实践，努力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精品力作。摄影：刘志强



领导和嘉宾为报告文学分会揭牌



文学名家同与会作家分享交流



领导和嘉宾同与会作家合影留念

封面书法：米 芾

封面设计：黄有柱

